

一個丑角所見的世界

卓別林著

杜宇譯



442
人

44
115

442
+1

活生

一個丑角所見的世界

卓 別 林 著

杜 宇 譯

上海金匯圖書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

一個丑角所見的世界

每冊實價國幣肆角
外埠酌加郵費

原著者

Charlis Chaplin

譯者

杜宇

發行者

生活書店
上海福州路

第三八四號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廿初版



卓 別 林 肖 像

目次

訪問英國·初戀的回憶·····	一
思慕海蒂首次訪問英國·····	二
「城市之光」完成之日·····	四
萊夫巴登的回憶·····	六
倫敦羣衆的狂熱·····	九
追尋十年前的印象·····	一
阿斯達夫人·····	二四
與蕭伯納一席談·····	二五
海德公園及其他·····	二九
埋葬查齊爾王的刑場·····	三〇

蘭伯斯街及其他的追憶·····	三一
死過去的我·····	三四
英國的監獄·····	三六
麥唐納首相喜歡散步·····	三九
菲利普爵士和路易喬治·····	四四
假使我是一個政治家·····	四六
道拉法苦爾廣場的流浪者·····	四九
我的母校·訪問貧民學校·····	五〇
我在這張桌子上哭了·····	五四
我的朋友查齊爾爵士·····	五六
查齊爾爵士·說我可當一個議員·····	五八
懷舊的倫敦之二·····	五九

荷蘭紀行·····	六三
荷蘭的農村·····	六四
比倫敦還可怕的柏林的歡迎·····	六五
德國的藝術家們·····	六六
鮑茲塔姆宮殿·····	六九
柏林之夜·····	七一
愛因斯坦教授的電話·····	七二
愛因斯坦教授的兒子·····	七四
我的景氣觀測論·····	七五
愛博士舉我為經濟學者·····	七七
柏林最後的一夜·····	七九
寂靜的維也納的馬路·····	八〇

塔尼猶布河·····	八二
匈牙利女郎的接吻·····	八三
巧克力的兵士·····	八四
憧憬的威尼司·····	八五
從背上擲下來的我·····	八六
在威尼司的旅舍·····	八七
威尼司的街·····	八八
巴黎的雜沓·····	九〇
拿破崙之墓·····	九一
白里安爵士·····	九一
和詩人諾愛依伯爵夫人談話·····	九三
匿名信和萊齊昂·奧布·歐那勳章·····	九三

會到捷克森父子.....	九四
我扮演狗時候的回憶.....	九五
比利時國王訪問記.....	九七
我的椅子非常的低.....	九八
我與飛機.....	九九
我的電影產生在加利福尼亞.....	一〇〇
我變成蟹子.....	一〇一
我對法國紳士的飲酒戰.....	一〇一
到諾爾曼帖獵野豬.....	一〇三
到維司特敏特公爵的別墅.....	一〇三
狩獵問答.....	一〇四
野豬的足跡.....	一〇七

要摔倒的我的騎馬式	一〇八
我的騎馬珍談	一一一
狩獵的幾點鐘	一一三
南法紀行	一一六
里維拉的美國人	一一八
蒙帖卡羅之夜	一二〇
梅特靈克的印象	一二二
與魯道伊茲談文藝	一二四
人的命運・我自己的故事	一二六
我的發軔時代	一二九
我的護神	一三一
我幾乎被免職	一三二

自導自演的發端時代·····	一三三
和H·G·威爾士談話·····	一三四
枯拉斯的街與薔薇油·····	一三五
因為吊襪帶被羣衆包圍·····	一三六
H·G·威爾士的相對論原理·····	一三七
H·G·威爾士的禮帽·····	一三八
我在此次旅行中的信條·····	一三九
參觀阿劇賽里亞·····	一四〇
佛蘭克·哈利司的印象·····	一四二
我的惡作劇懺悔·····	一四四
在畢阿里茲避暑地·····	一五六
鬥牛——死的跳舞·····	一五八

英國國會·····	一六三
和甘地一席談·····	一六四
我對甘地主義不表同意·····	一六七
甘地的祈禱·····	一六九
奧德林·毛萊爾夫人·····	一七〇
我的愛情論·····	一七一
阿瑪里洛市的招待·····	一七三
我做江湖戲子的時代·····	一七五
訪問曼徹斯達·····	一七六
在布爾霍帖兒·····	一七七
布爾霍帖兒怪談·····	一七九
我對我自己也厭倦了·····	一八一

到瑞士去·····	一八二
我的滑冰漫談·····	一八三
再到意大利·····	一八六
未會見墨索里尼氏·····	一八七
在羅馬·····	一八八
哥倫坡·····	一八九
康地的聖池·····	一九一
新嘉坡與錫蘭·····	一九二
爪哇的淋水澡盆·····	一九三
卡洛埃之枕頭·····	一九四
海黎島·世界的樂園·····	一九五
幻滅的悲哀·····	一九七

美人在何方·····	一九八
賓客一律須著禮服·····	二〇〇
優美的土人跳舞·····	二〇一
神秘的孤島之夕·····	二〇三
從土人的生活中我學了些什麼·····	二〇三
可羨慕的土人生活·····	二〇五
土人的求神祈禱·····	二〇六
難懂的土人音樂·····	二〇八
土人的死魂靈·····	二〇八
土人的戲劇·····	二〇九
用可果汁乾杯·····	二一一
乘飛機到爪哇·····	二一四

憧憬的日本·····	二一四
五·一五事件·····	二一六
日本戲劇小感·····	二一七
歌舞伎座·····	二一八
我的露骨的日本觀·····	二一九
由美國來再到美國去·····	二二二

訪問英國·初戀的回憶

在對於戀愛名譽財富都感到了幻滅的悲哀的我，好像什麼事物也不能再感動我了。在我工作的世界外，什麼東西也不值得關心的。說到工作，我也不斷地幹了二十年，到現在又覺得不勝其煩了。於是我希望得點感情的刺激。

因為對戀愛對人類都厭倦了，所以和一切的自己中心主義者一般，我只注意到自己。並且，我很想看一看在夢里活着的青年時代的追憶。現在它們離我那樣遠——實在想不起來——好像在夢裏一般。我希望我能重新捉到兒童時代的心境與感覺。因此就想跳進雲烟般的過去中，尋找它的焦點。這個好奇心興奮得使我去買了一張倫敦地圖，在加利福尼亞我的住宅中，一面計劃着行程，一面看着在少年時代感動過我的場所，於是回憶的線就由此而彼地交織起來了。

我憶起那使我憂鬱的高工場的土牆，那使少年的我懼怕的許多房子，和喚起

我淒涼的回憶的許多大橋。我把少年時代的悲哀和快樂，再度在心裏微微地體味了一下。我想看我從五歲的幼兒時起住過二年長時間的孤兒院。和在那個運動場所遇的寒冷而孤寂的生活。我並想看看在落雨天我們遊玩過的體操場。和在船頭附近抽着鼻涕所過的生活情形。還有一家有狹而長的棹子和椅子的大食堂。當我們走進飯館，迎鼻而來的鏽屑和牛犢的香味，等等。

在昔日的回憶中，有幾件特別顯明的事情。假如沒有許多事來麻煩我，我願意再站在那目標的正中。昔日許多的地方也都變遷了。那個學校也許已經毀壞了。若這一次再使我失望那真是遺憾的事。

我第一次訪英旅行是失望了。在那裏沒有所謂專誠來歡迎我的人。可是到處都是熟人，無論誰對我都很親熱。但在某一意味上說是失望了。關於這事留在下邊再說。

在敘述這事之前，第一要溯到靠我自命為雜藝場的短劇藝術家，維持我孤獨

的生活，在精神上感到飢渴的十九歲的青年時代。想一想那時候淒涼的生活吧。在那時給我帶來在我的環境裏所不能有的，就是在八月的一天晚上發生的事情：這並不是什麼羅漫司，也並不美麗，然在我孤寂的時代已是意外的了。

那時候我們正在郊外的市外劇場表演，其時正要臨到我自己的節目，我在舞台旁邊等候着，此時舞台上少女的跳舞。其中有一個女人幾乎滑到，於是在後面的人都忍不住悄悄地笑起來。就中有一雙特別大的茶色眼睛叫作碧兒奈特的舞女笑得很可愛。

碧兒奈特正面對舞台旁的隙縫，我恰好能看見她的側面，她的美麗是我從來沒看到的，我不覺恍然如入夢中。這時這個女郎突然發覺我在窺視她，於是微笑的臉兒突變為羞澀的表情。

但當她從舞台上回來換衣服的時候，不知怎麼她忽然托我看守她的上衣。這衣服上充滿了 Lavendre 的香味，從這時起我就完全愛上這個香味了。

不久跳舞完了，她過來取她的衣服。

「謝謝。」她說着，我們相對微笑，但那不做美的少女歌舞團的經理走過來催促她說：

「喂！快走，要晚了。」因為她們還要再到另一個劇場表演，所以她急忙把自己應用的東西收拾起來。

這時候我不禁喊道：「請把手遞給我，」乃抱着化裝匣，打開了劇場出口的門。

「明晚再會吧，」她振起精神說。

我像患了臆病一般站在劇場的出口，也不想回去，祇點着頭。

她在臨去的時候，又回轉頭來，臉兒腩腆着說：

「不要忘記啊。」

「那能忘記呢，」我回答。

我們就這樣開始了。每天晚上我們相會幾分鐘又別離了。因為兩個人都忙於舞台的訓練，白天簡直沒有時間相會，我們遂約定在下午四點鐘，在開寧格頓公園的入口處聚會。

爲此我把我的服裝完全改變了。穿着達伯兒布萊司特式的上衣，腰狹得很合身。戴着達比帽和手套，又携着手杖。袋裏三十先令的銀幣叮叮鐺鐺地響着，樣子很焦急。

那天簡直像星期日一般，用過的電車票散在靜寂的馬路上，被風吹得團團地轉，一個賣報的也沒有。還差四分就是四點了。我一面在腦裏思量着那流入舞台化妝的女人是怎樣的姿式。不知怎的我不能清楚地把女人的臉兒在空中描出來。我等得很焦急，心神恍惚不定。如果她已經離開舞台就應當來了，我的腦裏想了許多的事。

好容易我看見一個像她一樣的女人走近來了。那女人走得愈近，我的心愈下

沉了。可是我所想像的美，這個女人一點也沒有。但我的精神恢復了，也有了勇氣了。我無論如何也得把她看成我夢中的人物，因為失望是殘酷的。

那個女人已經走到我面前了。她先向我看了一眼。我微笑了。但她接着又向我白了一眼匆匆地走了。不是她！天哪，不是她。我什麼也不想，只是嘆息。一面仍舊焦急地等待着。已經過了四點了。

電車靜靜地來了又停下了。客人一個一個地走下來。在最後，一個穿青色的賽治服異常漂亮的女人下了車向我這邊走來。我即刻認出是她，那一點不錯是海蒂。她比我所想像的還可愛。那一天是怎樣一個非常的日子呵。

那天晚上，我送她到了家，回來在泰姆士河沿走着，我心裏充滿了快樂。我要怎樣表示我的幸運，怎樣地歡欣鼓舞呵。但我的袋裏只賸下十九個先令的銀幣了。

我到附近一家咖啡店，把我所有的錢都化光了。飽餐了一頓紅茶和夾肉麵

包。這即是所謂青年時代戀愛。

已發生的事是不可挽回的。可是對於這種插話式的戀愛，她只給與兒童般的思慕之情，而我自身可由此在精神上開始發展，已達到所謂美的意味了。我不是被她迷惑了嗎？我心裏這樣想。然而她不久就倦怠起來，因此我們就分手了。

對於青年人們所熟知的單戀的渴思我切實地感到了。此後，我們一同到歐洲大陸一家戲院表演，有二年之久我們不時地相會。但在這以後的會見，只有在不可預知的場合了。

有一次我正穿過皮卡帖里街的時候，後面來了一輛汽車，我回頭一看，一輛黑色的汽車迅速地停下了。從汽車窗口一隻帶手套的手向我招呼着。我想也許是認錯人了。但接着有叫「查利！」的聲音。

我走近前去，汽車門打開了。海蒂一個人坐在車裏對我打招呼。她離開那家

戲院就和住在大陸的她姐姐同居。她姐姐和美國一個富豪結了婚。我走近汽車聽了這件事。

她很親熱地看着我，一面說：

「現在把你的近況告訴我一點吧。」

「沒有什麼好消息報告你。我仍舊幹我從前一樣的工作，仍在逗引觀客們歡笑。但我很想到美國去試一下命運呢。」

「那麼，等到美國再會吧，」她住口了。

「呵，我的書記已經約定了嗎？」我譏諷地笑了。

「不要這樣說，我是誠心實意的呢，」她堅決地說。「我一直到現在仍常想起你呢，但是你的精神還好嗎？」

我像是再度回到天國裏一般。雖然這樣，但我心裏明白現在比從前更沒有希望了。

就在那天晚上，我們兩人一同訪問了海蒂的哥哥和母親。第二天海蒂就動身到巴黎去。我們話別時，她並約定互相通信。但是通了一次信就斷絕了。是從她那方面先停止的。在那以後我就到美國去了。

此後不久，我又接到她和她姐姐一同到美國後寄來的一封信。想和她相會，在我是困難的。以她那樣的身分，常使我感到我的卑下。雖然這樣，但我仍常到第五街她的住宅附近散步，希望能夠偶然逢到她，然而我一次也沒會到。因此我二次與她相逢的希望終於打消了。

以後我轉入電影界，突然成名了。

我爲簽一張百萬元的合同到了紐約。這一次我滿希望有會見她的機會，除了這事外，我再沒有別的事了。我會到她的住宅去過，又給她寫信，但都沒會到。精神上稍微覺得不快。雖然這樣，但我仍舊停在紐約，心裏總想或者能遇見她一次。

紐約一家報紙曾用很大的標題登載着「卓別林隱居何處，頗難尋覓」的消息。但後來就沒有下文了。若在那時候誰對着第五街一家住宅停下的汽車用眼一看，那麼諸位記者們所探訪的人也許能夠找到吧。

在結果我去會見了她哥哥。我請她哥哥吃了一頓晚飯，她哥哥知道我很尊敬海蒂，所以一談到她妹妹的事情，神色就有點不對。因此在吃飯時，只談我自己的事。

最後，我把問題中斷，問道：「那麼令妹近來還好嗎？」

「托你的福，她現在仍是那樣。你大概知道吧，她已經結婚了，住在英國。」

我即刻離開了紐約，決心放棄了一切愚蠢的事情，專心理頭在工作裏。

此後的一年間，我有時想能不能找出成爲她的特癖的字，所以不時地注意信件，有一天我接到一封信。

我立時認出發信的人。馬上打開一看。

這封信署名是「××夫人」，只用括弧寫着海蒂。信上這樣寫着：

「我們好久未見了，你還記得我嗎？我是常常想起你來。但我連寫信的勇氣也沒有。」

這真是所謂命運的諷刺了。她竟連寫信的勇氣也沒有！

信的結尾這樣寫着：

「如果你到倫敦來的時候，我希望能會見你。」

這封信的語氣想起來是異常疎淡。然而因此可使我決定到倫敦去的計劃。再和她相會是怎樣一件非常的事呵。但這次的相會不會再有青年時代的感興了。這只是精神上的冒險呵！

我自己想無論這次發生什麼事也再不會失望的。我把這件事完全看成哲學的了。

思慕海蒂首次訪問英國

這時候我着手拍攝的電影，再有幾星期即可完成，我的工作也只賸了整理，在最後到底跳上了到英國去的船。

船到了沙桑浦東，當地爲我開了一個盛大的歡迎會。市長也出席了。又有許多的宴會和集會招待我，幾百封電報和無線電等待我，這歡迎的狂熱真有點可怕。

到港口後，海蒂的哥哥也來歡迎我。我心裏想大概她也一塊來了吧。因此我很親切地應酬她哥哥。但是她沒來！我會見了新聞記者，又在火車上受羣衆盛大歡送之後，我們即刻向倫敦出發了。在火車上海蒂的哥哥蘇尼坐在我旁邊，對我談着倫敦的熱鬧和等待歡迎我的種種事情。我很有禮儀的聽着，但我心裏可充滿了另外的事情。會到海蒂的歡喜啦，她要說什麼啦，她對我是怎樣的態度啦。我

像在夢裏一樣墮入這種種的思想裏。我的心雖耽於這種思想裏，然外表可裝着若無其事很自然的樣子。但無論怎樣掩飾也不能瞞過自己的。

在車廂裏只有我和蘇尼，到這時候，我的精神也疲憊了，但看蘇尼的樣子好像有什麼心事很不寧靜。他仍照例迴避着談他妹妹的事。我們的談話中斷了。我轉眼去看火車窗外廣曠的綠田的全景。在最後我急把思路絕斷，問道：

「海蒂小姐還在倫敦嗎？」

「海蒂嗎？」蘇尼靜靜地說。「我想你也許已經知道了。她在三星期前就不在了。」

我從前雖說無論遇着什麼事也不失望，但是這次實在太意外了，太殘酷了，我對她還不能斷念，這真有點驚人了。我是受騙了，我想我已失去了一個經驗。我的休假旅行已成爲無意味的了。

直到現在我的模糊了的理想還未死。雖然已是一個微弱的希望，痛快地說，

不會再有實現的一天，然可常常在我的心底活着。我自己的成功，想起來好像是獻給誰的花束。可是現在連呈獻的場所也沒有了。

所以我決心這次不再失望。對別人過分期望是一件危險的事。別人雖重要，究竟是另外的人，終要通過我們的生活而成爲過去。

想起來只有倫敦是不變的。即使倫敦少有更變之處，然我所受的整個的感覺是不變的吧。在我想我能夠在倫敦把握到我的青春時代的殘餘的幾分之幾，對我也是很大的報酬了。

「城市之光」完成之日

這次「城市之光」完成之日，在我是無上安慰的一天。幾乎有二年的長時間，經過無數的忙亂與焦心，最後終於把它完成了，看起來簡直像走到長距離競走的終點一樣。

大抵當一張影片完成之後，爲着休養神經，常常要睡一兩天的。但這一次可遇着一些特別麻煩的事情。像編製音樂曲譜，在畫面上配音等事，這都是耗費神經的工作，終於直等到在銀幕上試映時才算一切都妥當了。

試映影片每次都是討厭的。自己每次看到電影的失敗，常覺得如果這不是自己製作的就好了。然觀衆可興奮着熱心地等待影片的開映。

我繼續思考着這些觀衆的熱心。爲什麼呢，假如自己是一個觀衆，就不會失望了嗎，我心裏偷偷的這樣思索着。但是，自己把捉迷藏的木板渡過去，就不能不去接受神給我預備的東西了。我擔憂地等着在我耳裏觀衆最初的笑聲，怎樣好的音樂我也聽不見。

那天晚上，愛恩斯坦教授夫婦在我家裏晚餐，飯後就一同到戲院去了。在影片開映的時候，我坐在他們夫婦的中間，我不時地偷看着教授。他是怎樣不事修飾的人呵。在他那樣偉大的頭腦裏，仍舊和小孩一樣一心地那樣喜歡電影，這真

是想不到的事。

教授一面笑着，一面「好極了！」「真可愛！」的喊着。關於教授的事情容後段再述。

朋友們都一致保證這次電影的成功。我於影片試映之後，第二天晚上，我就計劃到紐約去了。

萊夫巴登的回憶

到了紐約，我就勸告現在已成爲故人的萊夫·巴登（名漫畫家兼作家），願以客禮待之，同到歐洲去旅行。萊夫最近因陷於憂鬱中，已宣布要自殺了。可憐的萊夫。不幸的萊夫。我想想我自己，想起來像賭博完了一般。

然我並沒有輸給生活。在肉體的痛苦之外，沒有什麼成爲問題的事。我們的悲劇的增大，都是我們自己使它變大的。

萊夫在工作上已走到末路了。他的不斷地勞作，也許是他近來自殺的原因。我對他總算用盡心力了。藝術家誰都有陷入沼地的時候。同時，藝術的園地裏也有肥沃的時候；也有用新的經驗灌溉，把鋤頭掘進而將過去的經驗掘回的時候；然後再把結實刈進，即是所謂收穫吧。我接着又笑着對他說：「你所需要的是冒險，所以還是同我到歐洲去吧。」

他接受了我的勸告，遂乘着毛萊達尼亞號輪船一同到英國去。

忙亂中旅行則旅途越長，我計算起時間來了。

我們一行五個人：我的朋友萊夫·巴登和卡爾·洛賓森，秘書，及我叫慣了「我的禮拜五」（魯濱孫飄流記裏的忠僕）的高野。高野是什麼都做的。他是看護夫、乳母、侍者、秘書、和保鏢。他是日本人，他爲我什麼都肯做。

萊夫快活起來了。我想對他稱贊英國。在三年前萊夫是一個親法家，那時正是我鬧離婚事件的時候，我避開了美國，到法國和萊夫一同住着。

「美國還沒開化呢」萊夫說。「藝術家的生活，在『清教徒』人們的眼中是看不慣的。但是法國則不同了。法國人對於這類事情有着很好的理解。」

萊夫最近剛由法國回來。在法國住着就滯停下了，這大半因為在法國可以充分工作的緣故。

萊夫對於所謂正直之所的英國和英國人是不喜歡的。他說英國人因為古風的傳統，和被前世紀的習慣所囿，所以成爲一種奇妙的冷靜的國民。是紳士架子的俗物的集合。但我可提出抗議。所謂紳士架子是一切國度的國民之缺點。但在共和國裏也是一樣的。就以美國而論吧。社會的階級，對俱樂部員選擇的紛忙，和妄自尊大的俱樂部。無論職業和運動，也都在紳士的規律下舉行。假如你一家能繼續兩代 Polo（馬上球戲）的威權，那你的社會地位就不會動搖了。

這樣的談着時間過得很快。我們對於一切事的贊否和論爭，直辯論到深夜，始各自分手。

我們預備在沙桑浦東上岸，但是馬爾考姆·強貝爾先生已知道我們要在那裏下船，名人對歡迎一項到底是過人的。沙桑浦東在強貝爾先生的任內，我們因此在普利木斯下船了。

倫敦羣衆的狂熱

我們到的時候是早晨七點鐘，但朋友們已都來迎候了。接見新聞記者之後，我們平安的登上了到倫敦去的火車。在火車上遇見幾位新聞記者，其中有幾位向我要求特別的接見，我不能不辭退。這種事情一旦開始，我自己的時間一分鐘也沒有了。

但是他們善會體察，遂給我數分鐘的假寐。醒來一見，我已在三個照像機之前了。從睡時直到醒來，我的所有的狀態都被攝去了。

英國鄉村的屋宇都用紅煉瓦，周圍繞以綠的田野，看來頗爲幽靜。其中也有

美國式小平房的新住宅。比較前次來英時，建築物已增加不少。萊夫這時正在帖洪雪鄉村的美麗的夢中。

不久到了倫敦。車站上的羣衆擁擠異常，從火車上下來時攝影機一齊向我投射。警察盡力把羣衆驅散開，人們興奮如狂。我快樂的看着這一切。我們被人抬舉着前進。羣衆雖左擁右擠，但我覺得很快樂。那情形想來像擁抱一樣。

我凝視着這些熱心的人們的臉兒。因興奮而活躍的腫子，和傳達他們親愛之情的眼睛，把我們同樣的心情也擦撥出來了。那是我的歡迎，也是他們的歡迎。

不知是什麼原故，倫敦無論何時都深深的牽引我的心。這是因為我愛倫敦人的緣故嗎？倫敦人們是我的同夥。我也是他們中的一個。凝視着他們的臉兒，可以看出他們精神的饑餓，和內心的願望。他們感動已極，口也不靈便了。只由他們一心地牽着我的袖子已可以表現出來了。他們的生活是怎樣的貧乏呵！在我手下只要能給他們很平常的事情，在他們就不知怎樣感激了吧。

我回顧萊夫，他眼裏含着淚。啊！即使他不哭，我也要哭吧。但我仍自制着。眼淚已流出來，簡直要哭出聲來了。直到我上了等待着的汽車，一路上所接觸的都一隻一隻伸出的手，我把手緊緊地握着。

離開車站時，歡聲雷動。在「查利萬歲」的呼聲中，我們向卡爾登飯店前進。

追尋十年前的印象

我的同伴很顯明地被感動了。我自己的心情也異常複雜。我記得我爲強烈的快樂和憐憫之情所激，而我的心成爲空虛的了。我深深地坐在車墊上，我現在又在倫敦了。離前次來倫敦時已經十年了，我這樣自語着。但是種種的感情擾亂了我的心，我不能把現在的心情充分體味出來。一切的東西平面的看過，我的印象也是表面的。我興奮得癱瘓了，乃深深地埋在車墊上。

羣衆在旅館前等待着。我的心再度被深深的感動了。人們的情愛把我的心傷害了，但這是美麗的痛苦。車到了卡爾登飯店。在少年時代的我，常常幻想將來能在這個飯店佔據幾個房間，也會幾次地跨足仰視着它那堂皇華麗的大門。進了飯店的大門時，這個思想一瞬間通過我的心，但在表面上，佔有這一切，現在好像是很當然的事了。

我們經過寬闊的房間。信件和請帖在等待着我們。那天晚上，我們在菲利浦薩生爵士的巴克林之宅邸裏晚餐。

財富之爲物，大概是特別製造來妨礙某種人的東西，但菲利浦先生則是一個在他的官府裏把自己的地位建築起來的富青年。我對此公在政務上處理的機敏，常常覺得對於他的國家實可稱爲能幹的奉職。

第二天早晨，我和雲雀同時起身，在早餐前，到西區市稍作了一番適度的散

步，然後雇了一輛街車，到從前住過的開寧格頓去。

晴天，是一個難得的好天氣的早晨。每逢經過從前熟悉的場所，我快樂得顫慄起來。我懷念的可愛的倫敦，仍舊和從前一樣。早晨八點鐘，我看見這裏我懷念的街市的情景，不覺哭起來了。

那並不是可憐自己。那是爲夢的實現的美感動得落的淚。過去含着微笑很親密地立現在面前。昔日的感情感覺像一個不可思議的夢一樣重新醒來了。

立在開寧格頓公園的時候，看見在長椅上坐着一個女人，在她前邊的草地上有一個小孩跳跑着。

我看見這個小孩正好像是在跑着一樣。當時我是五歲光景。那時在同樣的洛瓦台上的女人仍坐在那兒。正像我的母親一樣。

想起當時的情形不知怎樣起了一種絕望的感覺。我那時對一切事還不能十分領悟。那時我正在前面兒童運動場遊玩，回到母親坐的地方不覺吃了一驚。我從

後邊就看見母親像在悄悄地哭泣，我很駭怕地走近母親身旁，也一道哭起來了。不知到了什麼時候，好容易母親止住了哭過來安慰我。

此後我們馬上就到貧民院去了。從那時起公園成爲使我憂鬱的地方了。

我臨出門時萊夫還未起床，但回到飯店一看，他在牀上幾乎快吃完早餐了。在他的棹上有英國美味的板魚，和燒烤的馬馬萊特，然我可想吃青鱗魚。我雖離開英國十年，但還是很想吃這種魚的。我隨吩咐侍者做一盤青鱗魚，要用粉塗抹，並加牛油。

早餐後，把外來的信件加以分類，把應親自回信的特別留出來，爲着這種工作，我在倫敦停留期間，特別用了三個秘書。

阿斯達夫人

萊夫和我被請到阿斯達夫人家中午餐。到了阿宅，經過一個廣闊的喬治王朝

時代的房間，家具雖不多，然都是趣味高尚的裝飾品。

阿斯達夫人是一位性格很强的女主人。當阿夫人到這間房中的一瞬間，室內的空氣像通過電流一樣，全室的人的靈魂上即刻感到了一種舒展的溫和。她接着即將別的客人介紹給我和萊夫。

與蕭伯納一席談

這是一個很大的集會。在壁爐左邊站着一位身量很高的白髮老紳士。自然誰都會即刻認出這是蕭伯納。從他那帶幾分深思遠慮的態度上即能看出來。

阿斯達夫人給我介紹了。我微笑着說：「不用介紹，自然這位是蕭伯納先生了。」接着我又神秘的低低地笑起來。我感到像被壓迫似的話也說不出來了。

然而阿斯達夫人留下我和蕭伯納獨自去了。把我們兩個和這屋內的人們隔離開，給我們特別談話的機會。

我覺得很拘束，只嘻嘻地笑着。不知道說什麼好。

兩個人仍舊凝視着脚下。

這個可怕的沉默怎麼也打不破。我只談着關於天氣的好壞，幸喜在這當兒阿斯達夫人走過來，告訴要開始午餐了。在吃飯之間，阿夫人談笑風生，她有很好的口才，當她摹仿開納因帖戲院的女騎手的樣子時，圍座的人無不笑倒。

午餐以後，女客們退到另外的房間，只剩男客們坐在椅子上，一面喝咖啡，一面談笑。大家的談話都有點裝腔做勢，什麼事也不觸到。我自己因為完全無用，只感到了閒適的快樂，乃決心只作一個聽者。但是蕭翁用三言兩語，引起全室人的笑聲。這真是太好了。他和靄地把各方面所見的事物向我解釋。

談話的時候，我因坐在他對面，所以能夠細細地觀察他。他的顏色驚人的紅潤。他的眼睛如碧空般明亮，簡直和青年人一樣，說話時異常銳利堅決。我幻想

着沒有鬚髯時的蕭翁。他的下顎很長，下唇又厚，表情很親切。蕭翁給我的印象並不像所謂諷刺家。他的聲音像一個高僧一樣。

蕭翁說話的時候，我一面傾耳靜聽，一面在心裏下了判斷。我敬愛蕭翁。我尊敬他的智識，但是因此更使我不知所措了。他不是說過一切的藝術都是宣傳嗎？

我則說這樣的前提是限制藝術的。我想藝術的目的是側重感情乃至色和音。這在道德方面，不拘表現怎樣的人生，藝術家更應當把視野放廣。關於這一點我想聽蕭翁的議論，但這個論爭想來定要被他的智力所贏吧。

後來我們到了花園，我和阿斯達夫人，愛米喬生女士，及蕭伯納一塊拍了一張像。

「在這時有一個攝影師對蕭翁說：「請向這邊一點。」

「蕭翁有點氣惱說：「不再照了。不能只向這邊呵。」

我辭別主人家的時候，常常是最後的一個。因為客人都走了，阿斯達夫人和萊夫及我三個人，乃圍着棹子交換種種的談話。我們談到政治問題。並論及工黨政府的未來、危機、和其原因。回去時幾乎是吃茶的時候了。

在步回卡爾登飯店的歸途中，萊夫對蕭翁發表他自己的意見。

「他是一個非常有魅力的人。有着偉大的頭腦，喜歡調弄思想。雖然如此，但在他身上可看不出像報紙上所稱的靡菲司特型。據我看來，蕭翁爲着隱藏自己的感情，而使用智力的防護器，總之，他是一個深情的紳士。」

「你對這話有什麼意見？」萊夫更進一步追問我。

「蕭翁對藝術的態度，和對朋友的友情，多少表現出這種事實的。例如在已出版的他給佛蘭克·哈利司（Frank Harris 蕭伯納傳的作者——譯者）的書信集吧，在那裏邊即不客氣的說真話，可是信裏又含着深湛的友情。」

無論怎樣說，倫敦總是感動人的。對於倫敦市沒有精通的事。我踏着十年前

同一的土地，追尋着浪漫蒂克的傳說，又浸在那個空氣中了。

海德公園及其他

豐富的世界。海德公園，蘭開斯達門，利貝德街，苦洛斯烏納廣場，這些場所都有各自的靈魂和性格的。

希臘式的華麗的柱頭，像優美莊嚴的步哨般的渾圓和整齊的並列着，這是有莊嚴的建築物的苦洛斯烏納廣場。我自己覺得這個地方像表現英國著名人物輩出的維多利亞王朝的美一般。

在我眼前浮現出這樣的情景：四匹馬的馬車的駿馬跳躍着，嘴裏吐着泡沫，因為是去訪問所謂哈馬司登和治司萊等流的人物，所以從僕得意地把馬車門打開來。

然後我看見打着黑領帶，像是要使人賞識他的束裝的美一般，戴着黃色絲帽

的上流紳士，和裝腔做勢的貴夫人們，穿着下裾廣大的裙子，得意地把袖子脹大着，拿着象牙柄的小洋傘，在早晨散步，好像是爲使她的狗運動似的。

埋葬查齊爾王的刑場

我到了道拉費爾卡廣場，接着又經過議院前的大街。我會經幾次走到這裏，在美麗的查齊爾王的饗宴場之前佇過足呵。

穿過這建築物的廣間，查齊爾王走向刑場，經過室隅的窗子，走向對面置好的斷頭臺。那時的窗子現在仍被保留着，那斷頭臺石造的部分現在也還存在。

我保持着旅行者的資格。我喜歡憑弔古蹟。我在各種的古物之中能看出我的感激。我會把自己比擬做查齊爾一世，心裏想像着當時國王大概也在這裏，後來經過窗子走到絞首的地方。這次次則站在遊覽人的立場，把自己看成當時的一市民來考察。

蘭伯斯街及其他的追憶

後來又只剩我的回憶了。蘭伯斯、開甯格東、柏克街、到西區維司特般司特大橋接連的道路等等。在兒童時候那附近的商店仍能清楚地回憶起來。

賣假腿的舖子，掛着染色的怕人的人體解剖圖，並表明着像深海底所產的珊瑚一般的人造的神經的迷宮 (Labyrinth)。

還有不雅觀的出售女人用的緊身裙商店，在這裏有怪樣的女人蠟模型，飾以美麗的髮飾，聳肩空笑着。與這家不雅觀的商店並列，中間還有一家外觀倒還像樣，刷着天藍色的齒科醫院的門面，黃銅的裝飾閃閃發光，在進門處又有一個小的飾窗。

兒童時代的我常常伏在這個飾窗上凝視着樣子很堅固的假牙齒。假齒看着和真的一樣，只是沒能力。窺視這個窗鏡已成了我的習慣，自那以後經過這許多年，現在這個房子仍在那兒，只是顯得很頹敗。飾窗內只擺着一套假牙齒。而窗

鏡也照不出昔年的我了。時代終於變了，並且不是平靜的。

郎比司，手風琴的古風的調子之街。我一面步行在黑暗的街道上，一面懷舊的歌曲到了口邊。

爲什麼我把布魯姆茲海裏的

屋頂陋室拋棄了，

在這兒一星期一英鎊，

你的大名可以過活。

我唱着這支往昔的小歌，不斷地想起許多往事。懷舊的回憶像潮一般在心裏引起來。街上行人不斷，恍惚如在霧中。我只看見許多房子的輪廓。我在這條貧陋而參差不齊的街上，如像訪問仙女之國一般來往地走着。昔日的歌曲又浮上口邊了。

請不要憎惡過去，

過去向你說聲饒恕，

現世是短促的，爭辯何等可惜。

人心破裂了也不值得。

爲着過去我們重握手，

和好如初吧，我的朋友。

我在星期六晚上，聽見倫敦人用手風琴反復地拉着這個華爾滋的曲調，在這個房子前走過。拉這曲調的人漸漸走遠了，聽不清了，最後消滅於黑暗的夜中。

然後，這一次我又走向炸魚店，在店外站着。我買了一片炸魚，然而我再沒有做什麼的勇氣了。在食客之中也有認識我的，因此我在大家不注意之下，悄悄

地向黑暗中溜走了。

此刻若是聽見手風琴，我無論什麼都能做出來，但是手風琴已經聽不到了。經過一家門前的時候，不知誰家打開無線電收音機，於是莊嚴的交響樂在耳邊奏起來了。這是怎樣矛盾的事呵。在這樣貧陋的街上聽到這樣華美的音樂。已經十一點了。我不能不轉回去。

西廣場！海德拉姆瘋人院的背面。我回憶起我幼年時代的姿態。那時我大約有三歲光景，我們住在此地一所大房子裏。

死過去的我

住在此地的時候，我會把半個盤尼的銅幣囫圇地吞下去，已經陷在半死的狀態。我到床上從錢箱裏拿出來吞的。在這以前，我的哥哥常把錢吞下去再從鼻孔中出來變戲法，我很欣慕他。自然我是真吞下去了，於是就惹起了一個可怕的結

果。

隨後就是一場大騷動。我的神志喪失了，我被人倒懸起來，使身體平靜着，用手掌拍打和探試，在房間明亮的燈光下繼續的進行着。後來不知怎樣都歸於靜寂，我也睡了。

在這事件發生後不久，我又惹起家裏人一次大笑話。我在床上遊玩着，忽然又得了一個大發見。那即是母親的腳踝骨的骨頭。

我心想骨頭和半個盤尼的錢幣一樣是可吞的東西，但我究竟不知道可以不可以，於是叫道：「伸出這樣大的東西，這樣的大骨頭也可以吃吧。」

在繞向西廣場的時候，我來到一家文具店之前。在這裏出賣着玩具、點食、和烟草。那商店的氣息引起我往昔的回憶。是聖誕節的氣味。在窗上擺着裝有各種動物的諾阿的箱船。我忍耐不住，隨大搖大擺地走進去，買了一隻。那繪具的氣味，裏面裝滿了鮑層，用手摩撫着懷念起許多事來。

英國的監獄

我早已想看英國的監獄，很想自己隨意去看一下。我決定去參觀倫敦的中央刑事裁判所，和暫被幽禁的奧爾特白萊和奧斯卡王爾德的華茨華斯監獄，我把手續已辦妥當。

倫敦的法官很親切的招待我們，並答應我們去見奧爾特白萊，我們按着預定的程序參觀。我們並旁聽了二個案件，旁聽完後並同法官們一塊吃午飯。

我們旁聽了一件向情人臉上倒硫酸的案件，當法官判決那個女人的時候我們也在場。那個未決的犯人，有種種理由給她辯護。她說是因男的虐待她而出此。幸喜當時男的迴避過硫酸，所以被害者自身沒有預備供詞的。問題的要點，是在這種行為是有計劃的呢，還是出於偶然的呢。

法官結果宣告說：「傾倒硫酸是犯着可怕的殘酷的罪的，但是這種行為如果

是出於發作的，則刑罰應比較輕微。如果是出於有計劃的行動，則須處以十年的極刑。」

決定罪狀是陪審官的任務，據說那個女人的性情尚溫和，並提出各種和被告有利的事實請法庭考慮。結果陪審官判決有罪，但認這種行為不是出於有計劃的行動，所以希望從寬處置。最後判處那個女人六個月的服役。想來這是很公平正當的裁判。判決這件案子不到二十分鐘。後來我們因吃午飯而休庭。

我們在排成丁字型的桌旁坐下，一共坐有二十幾個人，裁判長的兩旁侍以各位法官，他自己則居於主人的地位。午餐的費用一切都是倫敦的裁判官自費，這種自己會賬的辦法，是由古來的習慣而成。

這次在場的樣子，頗有類同戲劇的地方。也可以說是陶爾萊陵劇場的後台。推事們脫了飾着桂花的法官服，樣子比先前隨便多了。只剩法官還穿着嚴肅的服裝，帶着薩姆爾·約翰生式的領子。

飯後照例端上紅的蘋果和精選的點心。裁判官敬讓大家。這時有五六個推事在作飯後的談話。我也乘機站起來答謝。

從這兒出來我們被引導到華茨華斯監獄，由獄長導引參觀各部。英國的犯人一向是非常的沉默。但爲什麼直到現在仍舊保持着這種沉默，我真是不了解。從人間把人類社會最文明的要素，即所謂言語也奪去了，想來實在是非科學的。

最後，我們又參觀了判處死刑的犯人監房，和死刑執行室。在圈套上剩了一些白堊，這些白堊即說明了從前執行死刑時那不幸的人所站立的地方。燈的樣子很難看，像戲劇裏一樣。燈懸得很高，從小窗裏照出我們的影子。在美國用一種沉思的方法，犯人雖然離了圈套，也像只把繩子切斷一般；而英國人則不同，簡直就把槓子拉去。這是執行死刑人的任務。樣子很憂鬱的，幸喜那一天沒有等着執行死刑的人。

我們和監獄長夫婦一塊喝了茶，這個訪問就算告終了。他夫婦二人都善於應

酬，很親切地款待我們。

麥唐納首相喜歡散步

我在加利福尼亞時會見過阿利斯帖亞·麥唐納君，他的令尊就是當代英國首相拉姆賽·麥唐納氏；在我被招待於建在奧利窺·克洛姆爾的古戰場，巴金卡姆賽壯觀的小山之間的齊埃卡斯鄉村的官邸時會見了。

和阿利斯帖亞君一同到了首相官邸，在途中我們遇見正悠然散步的首相，和他的令愛伊膠貝爾小姐。我被厚意的歡迎，乃下了汽車，我們隨成了散步的同伴。

首相是一位有着夢想家的眼睛和臉色很好的主人，說話少微帶點蘇格蘭土音。首相喜歡走路，我登上了小山的頂巔，縱覽巴金卡姆賽的壯麗的景色，但寒風吹得很厲害，我們於是逃回官邸中，在客廳裏吃茶點，並看到了克洛姆爾的遺

物。

終於我們在溫暖的火旁，很舒適地坐下來。我心想這正是稍微談談政治的好機會了。談話的題目轉到我這次訪問英國上。

「比較十年前我來的時候，英國看來是很有變動的。」我說。「在從前泰姆士河岸還有睡倒的白髮老嫗，商店的物品也很貧弱，小孩們也襤褸可憐。

「但是現在可不同了。現在河岸邊已沒有睡倒的老嫗了。商店的物品也豐富起來。小孩們也有神氣了。再說到失業救濟金等事吧，但我覺得那完全托庇於英國的貯金。而這個貯金又是托庇英國產業車輪的迴轉，因此，無論從何處出發的東西，金融的流通都是必要的。」

但首相什麼話也不說。他用着「是那樣嗎？」的表情，只是點着頭。從他口裏聽到政治的談話，是一件難事。

這天晚上，比貝絲珂公主招待我晚餐。這是一次愉快的晚餐。首相因為應

酬，所以說了幾句至可珍貴的話。

我被引到廚房裏，和這宅中的底下人談了很長時間的話。那廚子說話尤其親熱。因她是從曼徹斯特來的人，所以我聽了不少關於我在那裏居住時的事情。因此我對這次相逢更覺得親切，我也把自己常住的房間裏的壁爐的飾台貴重的地方向她解釋。

「我很喜歡那個。」廚子一面指着裝在鏡框中一張王室一族的新聞像片，一面說：「自然這不能合你在一塊，但另外再裝上一張吧。」

「無論到那裏都不能那樣說呢。只要能在你左邊就成了。」我腆脰着說。

阿利斯帖亞·麥唐納先生晚餐後，就回倫敦了。我們在外邊被新聞記者包圍着，照例遭逢着一些質問的攻擊。但現在我對這種會見所遇已多。我對一般的問題，只用一句話來回答，間或遇見糊塗的問話時，只以微笑答之。

後來這樣的接見就開始了。

「對於首相頗感興趣吧？」

「呵。」

「談到政治問題嗎？」

「沒有。」

「你在首相面前照例走着你那令人發笑的步法嗎？」

微笑。

「在喜劇照像中你總是討人喜歡嗎？」

再微笑。

在這樣的會見之下，我只用「呵」和「沒有」和微笑完結了。

星期一的上午我出去買東西。在倫敦購買什物不是一件怎樣快樂的事情。我買了一件華美的寢衣和一件化裝服，還有三四樣別的東西。這些東西都是我從少年時代就想望的。我曾經怎樣眺望着巴林格頓拱廊的美麗的衣裳而欣羨呵！若是

我是一個資本家，我真要把一切東西都包買了下來。

接着我就在克阿苦利諾和路多爾夫·查齊爾氏及另外幾個朋友一同用午飯。

著名的政治家巴龔海特爵士的公子也在座。恰好這時候他正在爲他有名的父親作傳記。想來這一定是一件很吃力的事吧。所謂傳記這東西，必須寫得能使人看出一個偉人的肖像的必要的光度和同樣深的影子來，那就須得離開了主觀冷靜地描寫。

午飯後我即刻離開此地。

我有好幾次想去訪問達瓦橋。也會幾次夢見在那橋上行走。無論什麼時候景物都很明晰。現在我要看看在我夢裏的背境是不是真實的。

萊夫說我是一個瘋子。但我則和他強辯。我因爲厭倦了坐汽車看倫敦，所以決定坐兩層的公共汽車。上梯子的時候因爲人多混亂，我自然容易滑倒，結果我的褲子被撕破了。這件小事發生後，公共汽車裏認識我的人，忽然起來都聚集在

車外。我已經來不及躲避了。於是在明信片 and 袖珍簿上簽了許多名子之後，我不能不下車了。

我已經叫了一輛汽車。萊夫說是不可以，我於是再和他爭辯，這次本來想避免羣衆，然而羣衆已經都集到我們後邊了。非常神經過敏厭羣衆的萊夫，不禁喃喃地說：

「查利！留心呵，騷動啦！」

我急忙轉灣登上了汽車。但是達瓦橋不像在我夢中所見的一樣，因此使我非常失望。我從此以後不再把夢裏世界的景物看成實在的了。

菲利普爵士和路易喬治

第二天在下院和菲利普薩生爵士同棹吃午飯，飯後又赴下院路易喬治室中的茶會。我即刻認識了這位偉大的政治家的魅力和爽快的態度。

路易喬治有使人一見卽刻心裏感到暢快的魅力。我在一不留心之間，不覺談到對失業者的救濟的種種計劃和事業。我主張把已沒有貧民街的倫敦西南面，進而改造爲近代的商業中心地，我說話的時候，路易喬治很忍耐地用他的大耳朵熱心地傾聽着。

我說：「倫敦太狹小了。馬路上行人太混雜了。在這樣狹窄的地方汽車來往的速力交通就不能自由。這是對英國商業的大打擊。」

他雖裝做很有興味的聽着，但隱約可看出疲倦的樣子，這時菲利普爵士看了一下時鐘。因此我卽起身告別，並說希望不要因我不堪入耳的話而打擾了他。

路易喬治善於應酬地說着「那裏的話」。又說：「星期三可斯達夫人在下院招待你聚餐，我也是被請之一，那麼到那時候我們再會吧。」

於是我們握了手，我就告辭了。

阿斯達夫人的晚餐是一個非常的聚會，阿夫人在這天晚上把任何黨派的代表人物都招待了，大家都在同一立場上相會。

被請的人物中有保守派，有自由黨員和勞動黨員，並有共產主義者。二十個人面對着一張棹子。阿夫人的右邊是路易喬治，左邊是我。和路易喬治對面坐的是體格強壯的蘇格蘭人的共產主義者卡庫烏特。在歐洲大戰時，路易喬治會把他下過獄的，但現在他們兩位竟在一塊聚餐了。

飯後，有人提出假若有墨索里尼那樣的權力，應怎樣把英國從現在的危機中救出來的問題，請各人自由發表演說。我被推為首次發言人。不知是什麼緣故，我這次一點也不慌張。天使忌諱私語的時候，愚者則發出大聲來了。於是我就開始發言了。

假使我是一個政治家

「第一我希望把政府縮小。現在世界上的政府太多了，因此感到支出過多的痛苦。我要把許多銀行都收歸爲政府所有，並修改銀行及證券交易所的規則。同時設立國家經濟局，統治物價和分配以及利益。

「然後把英國的殖民地合併，作成一個經濟聯盟。再爲減輕預算的目的，發行假證券。以作收買煤和支付地租等對內的用途。以俟經濟狀態恢復，再漸次停止發行證券。

「我採取國際主義。爲着貿易的世界共榮，廢除金本位制，然後採用通貨膨脹政策。

「在已被限制的金的儲藏量，不足用以作爲繼續增加的人類的交換媒介的。尤其在勞動之中，耗費人力的地方日漸減少，在今日更是這樣。金本位的計算方法是很小的。已經不能計算人類的生產額。非有更大的計算方法不可。作爲交換手段的黃金，和用兒童玩具車去運煤同樣的不能增加能率。煤雖然一車一車地運

輸着，也不知何時才能運完。等到運到各個家庭時人也快凍死了。所以白銀比什麼都有更大的測定的。擴充了載貨汽車，然後再講求相當的分配法即很好了。煤是很多的，而燒煤的爐子更要使之富裕。

「我將在我權力所及的世界中，去做那不可能的事，我並希望能提高大英帝國的生活程度。」

「我要採用縮短勞動時間政策。並且凡是到達二十一歲以上一切的男女，他們所得的工資最低限度可以使之愉快的生活。凡是個人的企業，我贊成只以不妨害大眾的進步和幸福爲限。」

我的演說受到善意的歡迎，接着又有許多啓發的和許多認真的演說繼續着。其中也有悲觀的論調，又有人對於黃金發表意見，說黃金就是對於刺激產業的新事業也不會促進的，所以是一無所用。

最後由路易喬治把大家的演說內容各加以考慮，並各加以檢討，對其中許多

的演說表示一部分的贊成，但他對於自由貿易的方針，仍舊堅持不動。

這晚上路易喬治把作人的表率的才能充分的顯示出來。他有興味的傾聽着，對快樂的噤舌持着同情，他以生成的（天才的）獨特的力量與確信，給與賢明的建設的批判。

道拉法苦爾廣場的流浪者

萊夫和我常常在半夜裏遊蕩倫敦。在白利特路的後方慢慢地走着到薩米爾。約翰生熟知的地方。在這裏，好像又回到十五六世紀之中一樣的感覺。

一天晚上我們經過道拉法苦爾廣場，有幾個街頭流浪者，我被他們注意了。
「查利來了。」其中有一個走到我面前阻着去路。

但其中又一個人大聲地喊道：「快到這兒來，不要亂擋路。你不知道誰來了嗎？」

我被這種尊敬的照應感動了，覺得很快樂。我們不是陌生的人，我是他們的
朋友。我對此深深地感動了。倫敦人是怎樣良善的人們呵。

我再說一個快樂的應酬，在一個冬天我經過派美爾路時，有一個人很精神地
走來了。圍着體面而風采的圍巾，是一個老紳士的態度。他認識是我，特把道讓
開恭敬地脫下帽子。

他的態度是那樣誠實和率直。使誰也想去要求握手的，他那面上的微笑，和
單把帽子脫下的態度，使我深深地感動了。

我的母校·訪問貧民學校

今天我終於到我從五歲到七歲經過二年期間的貧民學校。我到歐洲旅行的目
的 對於這個學校比什麼地方都想去一看的。這個地方葬送了我的生活中最憂鬱
的時光。對於我這裏是監獄，是恥辱之家。那時我們過着非常貧乏的生活。而貧

乏即是罪惡，在七歲的幼小的我就知道了。

可是我既到了這裏就不能不回顧過去。我把想去的地方直對汽車夫說了。但我只知道這個學校的名字。至於這學校設在那兒我一點也不知道。對我的尋問，汽車夫現着爲難的樣子。最後終於聽見他的回答了。

「呵——那是在海格特方面吧。」

謝天謝地，總之他知道這個地方。一路上都好像看見過似的，有一個地方很像盤子。在兒時的心裏覺得學校簡直是設在鄉村裏一般，但現在則有許多建築物聳立着了。在一個十字路口停下了汽車，車夫向警察問道：

「到貧民學校的路往那兒走？」

「那叫做布比哈齊吧？」

汽車夫回身問我道：「到布比哈齊去嗎？」

「布比哈齊是什麼地方？」我低低地的說。

「就是瘋人院。從這兒稍微轉一灣就是。」警察用他的 *Helmet* 帽指着說。
我隨堅決地說：

「不是，不是。是兒童學校。是孤兒院。」

「哦，孤兒院。從這兒去只有二哩路——從這兒往左轉。」

我隨嘆息了一下，但我們經過的路旁已建築了房屋。可是車往左一轉灣，在眼前就看見空地和田野，再從一條小道轉灣，不覺一座羅馬式圓柱的建築物就聳立面前。在兒童時代所熟稔的東西，現在又會見了。我歡喜得顫慄起來，從汽車裏下來就急忙地走進去了。

我們也沒有介紹信和許可證。到這兒來准不准進去完全聽其自然。我們經過了一個房間，會見了校長。

「呵，想不到你竟到這兒來了。」校長說。「關於你的到來的風傳已很久了。其實我只在翻閱舊文件時才看到你進校的日期，和一八九六年出校時的記

錄。上面寫着「一八九六年三月十日，被母親領去，西德尼·卓別林。同上，查爾斯。」的呢。」

萊夫和我都笑了。萊夫批評道：

「如何，你只是『同上』那樣呵。」

校長非常懇切地招待我們，請我們在參觀學校之前一塊喝一杯茶，但我則希望趕快參觀學校的設備。我因為不願多所麻煩，所以謝絕了校長的好意。校長乃叫一個校役引導我們參觀。於是我們就開始參觀了。

在我兒童時代的內院仍舊存在着。幼小時看着好像很大，但成人時看來又覺得小了，可是大小同從前一樣。院內有服裝店，有學校的台階，有刑罰室，又有磨擦早晨踏霜的靴子的磨靴場。此外還有寄宿舍，及怪麻煩的洗手室。我走進裏邊，臉好像要碰在牆上般的做起洗手的樣子來了。登上台階一看，直到現在什麼也都沒更變。和昔日同樣狹窄的疊綴式的台階壓迫着我。我覺得台階太斜陡了。

於是當往上走的時候就感到和昔日同樣的壓迫。

是的，一切都與從前一樣。連兒童們也一樣。只是看起來比從前活潑和快樂些了。我走進一個大食堂。看見我當年的座位還存在——第四號棹子第三號椅子。但不知現在誰是這張棹子的主人。

我在這張桌子上哭了

就在這同一張棹子上，在某一個聖誕節，我在這裏偷偷哭泣的姿態清晰的回憶起來了。在聖誕節前一天我不知破壞了什麼規則。這一天我們都很快樂的進了這個食堂，等着接受聖誕節的宴席贈給我們的兩枚橘子和一個點食袋。

我正在心裏盤算用什麼法子消受我的贈品，我要先把橘子皮剝去，再把點食一塊一塊地在一天之中都吃光它。每個兒童都到這食堂的入口領取贈品，但臨到了我則不分給我。那分贈品的人走過來對我說：

「因爲你昨天做的事情，所以什麼也不贈給你。」

於是我坐在那第四號棹的椅子上很厲害的哭起來了。我的小朋友們都爲我向那人去講人情。而坐在我棹前的兒童，都各自把自己的點食分我一塊以補償我的損失。

我現在站在這個食堂前，幾百張笑臉都看着我，那些兒童們是那樣的快樂和活潑。和當年我在這裏的時候是怎樣不同啊。

那時校役看出了我的心事，於是說：

「現在的學校和你在那時候方針已大改變。從前是行着嚴厲的軍隊的教育，但現在兒童們有很多的自由了。」

是的。這是很明白的。只從兒童們在校長的面前也敢沒有限制的笑就知道
了。

校長對兒童們說了一聲「注意」。於是說道：「各位，你們曾經在攝影機下

表演過，今晚上就請你們來看電影吧。並且還贈給你們點食和橘子。」

我的朋友查齊爾爵士

我很快樂的等着和我的朋友烏伊司東·查齊爾爵士聚會的一天。萊夫和我被招待在康特州維司特哈姆他的美麗別莊相會。查齊爾氏在加利福尼亞旅行講演的時候，是我和他第一次的會面。

查齊爾氏的率直無飾的態度把我完全引住了。查齊爾氏雖在一句短話中也帶着舌音，他又像拿破崙般的向前屈着身。第一次給我的印象就很深刻。他是一位有着洗鍊的人格和不斷的思想的人。他又很會說話，有趣的話語常滔滔不絕地在舌上捲着。他除了政治家外還是一位漂亮的作家，同時又是一位畫家。

查齊爾和我討論把拿破崙的一生電影化。他說：

「無論如何做一下看。除了戲劇之外，再加上幾個可笑的場面。像拿破崙在

浴池裏，和穿着金飾的制服的皇弟發議論，他弟弟以為這正是俯視拿破崙的好機會。然而拿破崙可惱怒他弟弟穿的漂亮的制服，乃用洗澡水向他弟弟的華服上傾倒。因此他弟弟羞愧地退下去了。這不僅描寫這位大頭腦的心理，並且形容了他的可笑的动作。」

萊夫和我到維司特哈姆的宅邸時已經是黑夜了。我們在汽車裏帶着替換的衣服。在這樣寒冷的晚上，我們正需要洗一個溫暖的澡。

我在查齊爾氏的寢室裏換了衣服。在棹子上堆滿了書籍，各處都是書籍的山。最先入目的是一套布爾達克英雄傳，想見關於拿破崙的書籍一定也很多的。

晚餐時有幾位青年議員列席，使這晚上的談話增添了許多興味。查齊爾氏喜歡談論關於他自己的工作的話，他愛他的職業。在晚餐之中，幾位青年議員，發揮着很幽默的詰問和議論，在這盛大的機會下吐着豐富的語句。

查齊爾爵士說我可當一個議員

不知是誰說甘地是遠東和平的威脅。

我於是插嘴說：從發動革命這一點上看，甘地與列甯兩個人就是不同的。但從以民衆的力量作後援看，在一般的場合說，他們都是國民的要求的表現。

查齊爾氏笑着說：

「你做一個議員也很好呵。」

「多謝。近來我覺着我做一個電影演員就很好。可是我們爲避免革命，覺着應當漸漸地使之進化。但從各方面看來，這個世界實在有大加改造的必要的。」
可是大家都公認進步的政府仍是必要的，查齊爾氏又說爲着保持文明，應重返常態和安全，並有許多應辦的事業。

查齊爾氏的嗜好之一就是積存磚瓦。他的莊園周圍美麗的矮牆，即是他自己

修築的。在飯廳裏放着署名查齊爾的靜物和山水畫。萊夫·巴登和我有機會把那畫細心地鑒賞。對於此道內行的萊夫讚賞查齊爾氏繪畫的精巧。

查齊爾氏被一個可愛的家庭圍繞着，他的夫人及小孩，都是查氏靈感的泉源，快樂的種子。他實在是一個家族的人，又是一個熱烈的愛國者。因此在英國下院，他被稱爲今日最必要的和穩健的反動主義者。

明天是我的電影公映的第一日。爲免去羣衆的擁擠我先到了戲院，換了一件衣服。因此我只得在化妝室裏吃飯。這種事實在有點討厭。到處都像應當有人跟隨一樣，使人飯也不能吃清閒，想來只好走開。

五點左右萊夫和我離戲院，在化妝室裏偷偷吃了飯，等着九點鐘開幕。

懷舊的倫敦之雨

懷着愛的倫敦。照例在壞天的時候要下雨。在八點左右下起傾盆的大雨來

了。但是這雨並沒把人的精神淋濕，竟到了幾千人。我不時要到小屋的窗前，搖手招待，但我對於大家的好意和熱誠不知要怎樣去報答才好。

這一晚上的公映在大成功裏告終了。在公映之前，吉爾司白君是在倫敦我的電影配給權的主持人，因他辦理的手續很好，故公映結果甚佳。

在公映時，我坐在蕭伯納翁的鄰座。我一定要聽聽蕭翁對我的電影加怎樣的批評。蕭翁有四五次加以好評。

我想說幾句感謝的話，但因爲過分感動，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可是觀衆都很興奮。

公映後，我把凡是認識的人都招請了，在卡爾登飯店舉行了一個宴會。到會的約二百人。

烏伊司頓·查齊爾氏用尊貴的先生和女士們作演說的開始，最後，對我的招待致謝就完結了。

查齊爾氏說完後，我接着同樣的開始致答詞。「尊貴的先生和女士們」，說到這裏又用莊重的語調繼續說：「我的朋友，故財政大臣——」，所謂「故」這個字義，在英語是用作「故人」的意思。

接着查齊爾氏就喃喃地說：「有趣，故字用的好極了，好極了。」一面笑着
一面反覆地說。

「對不住。」我慌忙地說。

「不是，是從前，前任的財政大臣——」我到這裏又頓住了。後又接着說：「我的朋友，烏伊司頓·查齊爾氏是——」

說到這裏已經忍不住笑了。可是我的演說仍舊繼續下去。演說完後有餘興和跳舞。我偶然的遇見一個女人，一同跳了五六次探戈舞，但我的秘書就爲我担起心來。

「請稍微休息一會吧。再和另外的客人跳舞，報上登載着你的婚約呢。」秘

書對我小聲的說。

但是今夜無論誰說什麼話，我也要享受我應有的快樂的。

這樣的一直到早晨五點鐘，我們始停止了跳舞，我即刻就回到了床上。

第二天忙於檢查關於我的電影的批評，幾乎全部的報紙都齊聲稱讚，但有一家報紙顯明地寫着反對的批評。但可沒有惡評。我決心要享樂我自己的假日。我的朋友萊夫·巴登第二天決定要回到美國去。近來他的樣子有點變態。在五六天以前，他因為厭惡鐘的搭搭的聲音，把鐘錶都使它停止走動。這實在是不可思議的事。就連我們房間的電氣鐘錶也使之停止了。萊夫對於鐘的搭搭聲，觸在神經上好像是自己的供狀。在那個時候我對他的行動沒十分注意，但等後來他自殺了，我始領略他這種心理的意味。在這第二天他忙於他的出發的準備。他的精神很好，並計劃回去做自己的工作。這是他的最後的消息。萊夫並和我約定回去時通信，但他走後一點消息也沒有，直到在二個月後我滯在法國南部的時候，才在報

上看到關於他自殺的消息。唉，可憐的巴登終於死了。這件事使我非常的驚愕。像他那樣非常鎮靜的深思的樣子，想不到竟能做出這樣亂暴的事來，對於像他那樣有趣的有教養的人這實在是很難索解。他是我很少的好朋友中的一個，現在他死了，我感到了說不出的空虛。

荷蘭紀行

我被種種的請帖和囑托的信件所圍困，我不得不遷移住址。若不這樣，只是濫行交際，這實在是很麻煩的一件事。並且連對許多朋友一一會見的時間也沒有了。同時對預定的許多計劃也無暇顧及。但是遷移住址人們也難免妄加揣度，爲免去種種麻煩起見，除收拾行囊離此他行外，別無他法了。我突然想去訪問德國。我們先到了荷蘭，再向柏林出發，荷蘭不像別的國家那樣紛擾，然另有其特長。這裏有運河及像樹枝般伸挺的風車，有如割剪過的矮樹。在各處車站上出

賣填滿巧克力糖的荷蘭木鞋，上面結着天藍色的美麗的紐結。我買了幾隻贈送朋友們。

荷蘭的農村

荷蘭的農村是潔淨而美麗，再沒有比這裏更適宜的地方了。在路上有許多人騎着腳踏車，在這兒腳踏車到處都能看得見。

荷蘭的新聞記者們蜂擁地進了火車，都是非常的懇切，大都每個人都能用英語和我對話而不感困難。

有一個記者告訴我，在洛帖兒達姆（Rotterdam）為萊因河下流一個貿易港——譯者）正在建造一座裝飾我的半身像的橋。

「是的嗎？真好極了！」我很平淡的回答，我把自己的歡喜隱藏着，盡力用大聲說。但在下一個車站，我不能不從火車上下來了。

我的經理人即刻走來很興奮的慌張着說：「在洛帖兒達姆照着你的樣子建了一座橋呢，你知道嗎？」

「我知道了。」我輕輕地說。我裝得若無其事地走向車站的走廊。但我接着不動聲色地跑到電報局，把這個消息告訴我的哥哥。

比倫敦還可怕的柏林的歡迎

在一千九百二十一年我首次訪問柏林時，人們對我一點也不注意，在大戰中我的電影幾乎不能開映。但這一次可不同了。聽說德國已把我看成名人，籌備盛大的歡迎。實際上我確沒失望。在車站上特來歡迎我的人異常衆多。

到處都是人。我聽見用英語高叫着：「淘金的查利來了，馬戲團的查利來了！」（按淘金記及馬戲均爲卓氏主演之片名——譯者）。誰都像在夢裏一樣。新聞記者和警察一道鎮壓着歡迎的羣衆。

路的兩旁組成人的牆，想來這是比倫敦更盛大的歡迎。

在阿都倫飯店，也有很多歡迎的人。因此我急忙跳上電梯，走進我的房間。我即刻到晒台上向歡迎的人們招手。歡迎的人們則答以萬歲的呼聲。於是我離開了窗。回到房間我們喝咖啡恢復精神。

從朋友處接到的信和請帖又如山積。一個是英國大使館的。英國大使請我到他家裏吃晚飯，飯後並招待看歌劇。

德國的藝術家們

其後奇蹟（萊因哈特導演的傑作）的作者詩人馮夫爾苗拉來了。他說要為我在他自己住宅裏開一個藝術家的集會。我傭了一個女秘書，她的名子叫康蒂絲姚克。她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女人，她是一個現代的德國女郎，對柏林各處都很熟識。那天晚上我們一同到 Rathskeller 娛樂場，看柏林的名優基雅洛的戲。基雅

洛是美國式短劇的喜劇演員，翻筋斗的名手和藝術家。在表演時他聽說我在這裏參觀，於是他就把這消息對觀衆宣佈了。我被拉上了舞台。他用德國話不知說了些什麼。突然就把我抱起來，迅速地和我接了個吻。然後就滔滔地講起話來了。我只聽懂了馬戲團和淘金記等字句。

然後他就摹倣我的表情，觀衆無不捧腹笑倒。其次又用戲劇式的表情，聲調放低，說了許多的話。他的眼裏浮着淚水。又用適宜的表情指着我這方面，劇場采聲雷動。接着他又很快的變爲悖白，觀衆於是哄堂大笑。然後我們在暴風雨般的鼓掌聲中走下了舞台。

我對他說的話一句也不懂。但是基雅洛能隨意操縱觀衆的感情。第二天的日程表是同政府的高等官員茶會，其次是參觀監獄和警察博物館，晚上是馮夫爾苗拉招待晚餐。

午後我和幾個國會議員一同吃茶，大家對於德國將來的經濟都很憂慮。「再

難繼續維持一年了，」大家都這樣說，誰也是悲觀論者。

「假若真到了不能維持時要引起什麼結果呢？」我問道。

「破產！」他們這樣回答。

軍人和官吏的薪俸已停付了。一切的官府已沒有官吏。換言之，已陷於無政府狀態，也就是過激派時代的意思。他們的不景氣很深刻，前途很暗澹。

「即使渡過了今年也仍有困難吧。請稍微考察一下德國的大學狀態。青年們雖經過有名的教授考試在大學裏畢了業，但接着就加入失業者的隊伍，於是就不能不擔憂每日的麵包了。在這樣的狀態下當然要引起非常的事變的。然而就這種狀態也看不出更好的希望。」

回到旅館看見馮夫爾苗拉的信，因為要去看戲，所以晚餐吃得很早。隨後再在他的房中和幾個朋友一塊吃飯。餘興是音樂喜劇，在音樂、演出、角色方面都很優美。德國劇場比歐洲其他各國，在全體上說，舞臺技術是最好的。

我在勞動者劇場看了「麗麗奧姆」的演出，這是勞動者建造的和賴勞動者維持的一個可驚的劇場。也是在柏林被稱為能演最好的戲的劇場。實在就我看見的說已是驚人了。

在這裏有迴轉舞台，在白色的背景上用魔術的幻燈作成種種的場面。用這種方法可以使場面變化迅速，容易獲得驚人的效果。票價一律，也不用預約的。用抽籤方法決定座位，看完戲後就在馮夫爾苗拉的住宅裏吃飯。

我遇見幾個有趣的人物。福林克·伊勞阿金的作曲家弗利希·霍蘭達為我用鋼琴奏了一支小曲。接着就是叫着G的美麗的德國著名的女跳舞家的跳舞。為增加來賓的興趣，她把各樣的技藝都獻出來。G小姐為我們跳了一個美麗的舞。此外我又看見表演鬥牛的三四個有趣的藝術家，增加了不少 Bohemian 式的夜興。

鮑茲塔姆宮殿

第二天我們去參觀鮑茲塔姆宮。前德皇的外甥布洛西亞的亨利公爵做我們參觀宮殿的嚮導。菲利浦·薩桑爵士二日前也來柏林，所以我們就一同去參觀。

我們在鮑茲塔姆吃了午飯。街道異常清冷，已看不見昔日繁華的痕跡。這個宮殿的外觀，是先看得見房頂，樣子很怪，並不怎樣美觀。在外表上看很像一個拿着天秤的把戲匠一樣。

宮殿的周圍是美麗的，這凡是稱爲宮殿的都是同樣的吧。

宮殿裏的一切東西都像同一的點食一樣的顏色。珍奇的房間一個接一個。在黑暗得什麼都看不見中，我用盡了精神，心情很沉重。我只想藉此消遣，這兒有用貝殼綴飾的至堪驚異的房間。全世界的貝殼，像完全集中在這兒。我還是第一次看見各種貝殼集中在一處。像是爲謝肉祭用彩色裝飾的棧橋的底下一樣。在這裏人類的搜集力不能不說很辛苦了。

回到飯店和瑪琳戴德麗（藍天使影片裏的女主角——譯者）一道吃茶。這時

戴德麗正是在激烈的工作後回柏林休假的。

柏林之夜

關於柏林之夜的歡樂隨處可以聽見，並且就看見的說也不算壞。說柏林的咖啡館有很不規矩的行爲，這是誇張的謠言。即有也不過是男扮女裝女裝男扮一類的事。因此我們很想去看看沒經人們筆上記載的事物，乃到了一家咖啡館。我們一面覺得遺憾，一面非常的失望。實際上我們所看見的都是很平常的玩意，對這種所謂壞事，我們是很知道的。我們走進門來，音樂開始了，有兩個女人樣子的青年在跳舞。這是那晚上最惹人注意的。我們所看到的特點，就是這個未經人談過的這種跳舞了。每當新的客人進來的時候，先前那兩個青年就很快的開始跳起舞來，這就是所謂不正當的享樂。我因為看不大慣，乃趕快喝了一杯薑汁水，就跑出來到黑暗中了。於是像奧絲卡·王爾德說的那樣：「走到長而靜寂的街中，

這時曉光穿着銀鞋像害怕的少女一般悄悄地來了。」

愛恩斯坦教授的電話

今早晨從愛恩斯坦教授處打來電話。他剛從好萊塢回到德國，要請我去吃茶。教授告訴我他的住宅的路，但是我去的時候，找了半天也找不到他住的那條街。我們把汽車停下，就去問過路的行人，我說了街名，說了門牌號碼，但是誰也回答不出。這時我忽然轉了一個念頭問道：

「請問愛恩斯坦教授住在那兒？」

「呵，知道。」即刻得到回答並告訴去路。愛恩斯坦教授住在什麼地方是誰也想像不到的。因為像他那樣性格的人住在這樣的背景裏是不很合適的。教授是和一切的事物隔離的。

這是一座小而樸素的住宅，也不妨說是像一個工人住的較好一點的房子。在

他的房間裏，我只記着看見雜誌和照片，我想只這個就夠把這個偉人的印象表現出來。教授的眼睛就是一切單純的事物也能洞見。額上沒有縐紋。我們的視覺的雲霧和表面上思想的糾紛，由他一道光而掃成爲根本的東西，我看見愛因斯坦教授時有這種感覺。說話時的聲音雖很有力，但和私語一樣。

在洛杉磯我的住宅會見教授的時候，我當時很擔憂，預先感到了一種威迫，但教授進來的瞬間，我馬上就覺得非常快樂了。我即刻感到教授是一個真摯的深切的人。他的坦白無飾，使人易於親近，並使人忘記他是一個著名的科學家了。我們所歡迎的是一個很親切的朋友。是眼睛裏洋溢着微笑的人。同時也是一個溫和的富有幽默味的人。吃完飯後，我預備了一個餘興。爲教授跳了一個日本兒童們所跳的舞蹈。其中有一個人拿出簽名簿來要求我簽名，我有趣的畫上我自己的一隻破皮鞋。接着有一個女孩子小聲的說：「請愛因斯坦教授也簽一個名。」教授微笑着取過簽名簿，一邊嘻嘻的笑着，一邊畫上他的有名的幾何方程式。隨後

又把這兩個畫比較的看，又滑稽的說：「你比我的還有趣呢。」

「對於這個小孩子，多半容易理解我的吧。」我一邊笑着又接着說：「所以我只是一個很平凡的人。」

我到教授的住宅時他爲我介紹了他的家族。教授有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女兒是一個雕刻家。我對這位小姐的作品還沒看見過，但在愛恩斯坦家裏可不能不留神鑒賞了。

我指着其中的一件說：「很漂亮呵，」「若是喜歡就送你吧，」愛小姐說。這時我竭力辭謝也不行了。我覺悟了我不應隨便觀賞亂加批語。

愛恩斯坦教授的兒子

我們吃着愛恩斯坦夫人親手調製的精美的點食和菜。在談話之中，教授的兒子試着把愛恩斯坦和我成名的原因，加以心理的解剖。他的兒子這樣說：「你因

爲大眾理解而成名。正相反，父親的成名是因爲不被人理解。」愛恩斯坦夫人談了許多關於教授的逸話，他的性格從側面看是很有趣的。在不埋頭於研究時的教授，簡直是一個懶惰的樂天的人。

這是幾年前有趣的故事了。他一個人關閉在書房裏熱心的研究了好幾天。有一天早晨他走進客廳，坐在鋼琴前用指在音鍵上神經的滑着。忽然他轉身對他太太說：「想出一個非常的思想了。」他像一個小說家想起一篇新小說的大綱一樣的熱心。然後就立起身來又回到書房。兩天後他就發表了他的研究書。這就是震撼科學界的相對論原理的論文和其材料。

我的景氣觀測論

在這時候的談話無論是誰結局終要觸到所謂世界的危機這問題的。「因爲不景氣和失業者的漸漸增加，所以現今實在是一個危急的時代呵。」教授說。

「有許多有識之士，當討論不景氣的時候，都說這不是現在才開始的。把這個只稱爲歷史的重復。正在這個時候，我和一個有名的實業家談話，據他說英國在滑鐵盧戰爭之後，因爲貿易的不振，連國債也不想支付。可是在蒸氣的應用被發明以後，新工業立即勃興。其次當電氣發達後，許多的人就隨着有了新的職業。所以他說不景氣只是一個週期的來臨。但是現在汽車工業和無線電又成爲一個新的企業，然而失業問題並未因此解決。」

因爲愛恩斯坦教授熱心的傾耳靜聽，使我增加了勇氣，我隨又繼續說道：

「然而今日的歷史爲什麼不再重復？過去的不景氣的恢復，或者是有賴於各種發明和新企業，但是從當時看來，所謂現代的機械的發達，只是想急速的減少人力的必要的。所以在將來無論發現什麼新企業，都不用耗費過去那樣多的人力。這樣看來，人類只是用機械的勞動把生產物做消費的手段而已。那末我們的问题即完全弄錯了。」

「總之，是餓不死人類的，因此就須要有什麼變化的。」教授說。

我再接着說：「在事業界裏，把從人力到機械力的根本的產業變革，老實的接受了並且表示歡迎。因此我們能用廉價買到種種必需品。可是實業界又把貨幣價值降低，這即是說他們把購買廉價的物品的的手段變為簡易，而對於資本制度的根本的變化又絕對的反對。資本家們主張維持金本位制，同時又用信用做買賣。用這兩個方法作為交換的手段。他們把商品價值提高，為的好利用信用推廣買賣。但是又因信用的限制而把現在的標準價降低，因此一度提高的價格終於又低落了。信用和黃金，這兩個交換手段，決不能使物價安定的吧。信用因為黃金而變動，所以用信用建築的我們一切的企業價值，是要隨着金幣制度的意思而減低它的價值的。」

愛博士譽我為經濟學者

愛恩斯坦教授笑着說：「你不是一個喜劇演員，而是一個漂亮的經濟學者。但是怎樣救濟這個現狀呢。」

「縮短勞動時間，增發紙幣，和統制物價三個方法。」

「我對於商業數學特別沒有興味，但我覺得凡是活着的人都應當給與充分的衣食住。只要是人們必需的東西就應當有。」教授笑着說。在告辭以前，我們互換像片。一張是在加利福尼亞和教授照的，在那張像片上教授署了這樣的名：

「給經濟學者查利。」

我也在回贈的另外一張像片上署了名。沒有另寫別的字，教授坐在搖椅上微笑的說：「加上『布魯達斯 (Brutus) 喇，你也是嗎？』怎樣呢？」

「再好沒有了。」我談諧的說，可是我就照着說的寫了。

「給愛恩斯坦教授——布魯達斯喇，你也是嗎？」

柏林最後的一夜

明日就是到維也納的一天，在柏林我只有最後的一夜了。那天晚上回到旅館時，菲利浦·薩桑爵士在等候我。

G小姐要和我們一道吃飯，因此我忙着換夜禮服。我們在阿都倫飯店吃晚飯，又一同跳了一次探戈舞。

G小姐實在很可愛，我第一次看見她跳舞的時候，就覺得她的姿態異常優美，身體的活動也有節奏，我被她輕柔地表現感動了。

體驗了她的精密的跳舞，G小姐知道我對她很贊賞。這晚上菲力普爵士回去的時候，我和G小姐又繼續談話。我試着想探知她對藝術的性質是怎樣的意見。

「在你的跳舞之中，表現出一種異國的寂寞，像是祈求什麼不可思議的美一樣。這是你的愛的性格的一部嗎？」G小姐握着我的手，她因選擇話句躊躇了一

下，這樣說道：

「查利，你是一個好人——你確實很知道我的好的地方。縱使我們不知道能不能重逢，但我也无悔恨的。因為我們在巡禮的路上認識了。我只要知道你是在這個世界上活着就夠了。」

這就是G小姐。這就是她的哲學。第二天我送菲力普爵士到英國去，我們就在午間向維也納出發了。

寂靜的維也納的馬路

我又遇見盛大的歡迎。新的人羣比從前更多。都是一些良善的人們。這次我從車站上坐着人肩的車前進。我坐得再沒有這樣合適了，可是不久即脫落了，臉上現着担心的樣子。我們首先前進，在進程上仍失了平均，最後終於上了汽車。後來我的祕書和高野也進來了。於是我們向羣衆揮手，車從人縫裏進行。維也納

是靜寂的。沒有感到什麼歡樂的精靈。維也納有過去老樣子的馬路。走的是廣闊的大街和用寬石頭鋪成的馬路，所謂咖啡館也是有數的。客人進來有現成的咖啡喝，可以在這裏寫信，可以在這裏講生意，幾點鐘的在這兒過去了，咖啡館是很多人住所。——也是和人約會的場所。

到了旅館，通過一些宮殿式的房間。這是預備貴族們住的房子。寬闊的天花板很高，用白粉塗成洛考洛式的裝飾。實在很壯觀的，可是我在這兒住上五六天就厭倦了。

我要出去買點東西，但不想和誰一塊去。和秘書或高野一道出去，要惹人注意。於是我吩咐他們在我的兩邊走，這樣我決定一個人出去了。

我沿着路邊隨處遊蕩着。如果我有文學天才的話，對於維也納的美，也許能寫出許多頁美麗的文章來讚美吧。但我因為沒有這樣的才能，說得絮絮煩煩，反要使讀者感到煩悶的。

塔尼猶布河

我終於自己站在塔尼猶布河的吊橋上溜覽起來。在這兒我才認識維也納的美。在大戰以前恐怕還要美麗吧。我在不盡地設着商店酒館的大街上踱着，不時有人對我注意，但沒有惹起什麼騷動。

羣衆的聚集在心理上是很有趣的事。我不時被人注意，但我仍舊任大街上行走。行人看見我，一面用肘交相指使着一面向前走了。但有時也遇見容易興奮的女人就叫喊起來：「請看呵！卓別林來了！」

因為這個女人興奮的叫聲，人們馬上聚集起來把我包圍着，這時我就不能不尋找載客汽車了。但是今天我可僥倖樂得一人快樂的機會。今天午後應當做許多事情。我去參觀了工人住宅。這是奧國政府建築的，又用廉價租給工人住的。國家幾乎什麼利益也得不到。其次我去參觀了博物館和帝王的宮殿。然後又同兩

位美麗的女人吃飯，飯後再去看戲。看完戲後再到跳舞場。我跳了五六次探戈舞，玩得很有趣，照例有一位容易興奮的女人出來招待。這次還有花園。

這是一位匈牙利女郎。「到這裏來的是一位偉大的藝術家呵！」她這樣對大家說，於是就用凡是想得出的最好的讚辭譽揚起我來了。

匈牙利女郎的接吻

我是一個不會謙遜的人，這是我的弱點。在這時她不覺屈下了膝，俯身捉住我的手。因此我的跳舞的拍子也失了均衡，我不覺一歪身倒在這女人的身上了。這天晚上我雖然沒帶一點酒氣，也沒有半點醉意，可是從跳舞場的主人扶我起來的樣子看，說我是喝醉酒也很像的。

「卓別林先生，不要緊呵，不要緊呵！」我的舞伴說。我雖認為有辯解的必要和應解釋原因，可是她接着又說道：「這種事還是不辯解的好呵。」

巧克力的兵士

第二天我會見巧克力兵士的作曲家奧斯卡·司特洛斯。他說要爲我開一個歡迎會，可是真是湊巧，明天我就要動身他去，而那天晚上是英國領事館的宴會。

來賓約在三百人以上，都穿着美麗的服裝出席。像是要努力挽回過去的維也納的繁華一般，然而這一切在現在看來反而顯得更淒涼。那種霧圍氣正足以表現一個敗落的良家紳士的雅致。那貧乏的奧大利的老舊人家，還要努力保持他的健康 and 體面。在許多人的臉上，記載着過去的故事的。

那天晚上我會見了法國領事館的館員。他告訴我巴黎傳來的消息，說是白里安願意和我見面，到巴黎去時計劃招待我早餐等等的事情。

我想在到巴黎之前，先到意大利作一個較廣闊的旅行，聽見這話後，我把預

定變更了，決定這次先到威尼司，其次再直到巴黎。

憧憬的威尼司

我的行李整理完備，我又準備出發了。在這裏到處都是謙恭懇懃的。旅館的經理、侍者、司閘人，以及街上的人們無不如此。這實在都是一些好人。和這些人們離別是很寂寞的。

意大利北部比加利福尼亞小而古老。威尼司和在想像中一般的美麗。我恍如置身夢境。那街上的月夜、音樂、Gondola，這一切我早已聽說過了。

一入了意大利國境我就在夢之國了。我看見意大利海關的官吏留給我的信，信上說：「查利君：這是我的住址。請在這上邊簽字寄給我。因為不願打擾你的睡覺，就此再見。」

漸漸地到了威尼司了。達到熱情的拉丁氣質的最高潮了。我下了火車後，

就被熱心的影迷們捉住了。一個二十歲左右的青年把我高高地用肩擡起來走出車站。這時我就被四個青年肩着外走，但輕重的分担是不平均的。

體重的大部份是在這個年輕一點人的肩上。我明白他要變換位置，因為他是第一個擡起我來的。我要下來步行，他們聽見了又不准許。可是爲什麼要擡我直走也沒有通知我。我們究竟往那兒去也不知道。我想他們不會騷擾吧，雖然做了信號，但我不願他們這樣硬擡下去的。

我特別注意這個青年，我覺得他已經出汗了。

這個可憐的青年人因爲出汗像是噴有煩言。想把我的身體的重量使大家平均，可是另外幾個人好像他是應當担任較重的部分一樣，都沒有理會他。

從背上擡下來的我

從車站到運河有半哩路的距離。這個青年雖遭人拒絕，但從心裏生出了希

望。他已經呼呼地喘起來，呼吸也很吃力。這次我實在不能再忍了，乃又向他請求。他即刻動了怒，把我從肩上擲下來，也不說一聲再見，卽一面擦着頭擠進人羣中消滅了。唉！我失去一個我的讚美者了。

凡是看見運河的人沒有不驚嘆的。它構造的色彩和美麗，不是用筆所能描寫出來的。它是默默地坐在那兒，使人感到了威脅。羣衆在運河的岸上，看見我們經過就喧嘩着、奔跑着、大聲叫着 *Chou*，這就是他們的歡迎辭。

在威尼司的旅舍

不久到了旅舍了。我的秘書和高野，爲整理我的行李還停留在車站上。所以房裏只剩了我自己。想不到今天不知因爲什麼事情是一個休假日。我的精神很緊張。但是現在身體又很疲倦。我現在又到了一個新的國土了。「我不知道爲什麼要到這兒來」我自語着。

我又想回到加利福尼亞工作。我是怎樣卑賤的人呵。可是我不能有負我的工作。所謂人類是看不見幸福的。

我回到我的房間。在房中來往地踱着，因為羣衆能從窗上看見，乃叫侍者放下窗簾。我聽見「啊」的喊了一聲。失望的私語。像電影的膠片斷截時觀衆的叫聲一樣。因此我一邊希望不見什麼人，一邊走出了露台。

我的神經極度顫慄。我知道宣傳是一種應酬，但這只有在孤獨的剩下一個人的時候。我會想過所謂名聲這件事，可是決沒有因有偉大的名聲而感到威迫的。機會給我帶來適度的工作，但這種工作的性質只是勞動。這樣工作由感嘆更生出愛情來。突然有一個人喊叫道：

「查利，你對許多的笑臉的聚會作何感想？你不常遇見悲哀的臉兒嗎？」

威尼司的街

威尼司的街和運河同樣的美。街道狹窄的也有只能並行三個人的，但是轉過曲折的鋪道，就有可供散步的中世紀式的大廣場，在中央並有古舊的教堂。

在夜裏，電燈的光線，照出穿着外套的人們的影子。街上不時地爲從門內和酒館裏射出的光的洪水所襲。並可聽見青年人們很興奮的站着說話的聲音。意大利人是歡喜說話的國民。

我的朋友給我把這些青年人們的話譯出來，其中有些很有意味的話句。「藝術是勞動，而且是沒有目的的事業。」這一夜我在意大利人們的精神和熱情的信念的鼓勵下上了牀。

第二天，我受了英國領事夫婦吃茶的招待後，我就去參觀監獄和水牢。那並沒有像想象中那樣可怕。從前各個房間似乎還裝飾過護壁板，這並不比倫敦塔的土牢更陰慘。

晚上，我受一個在鄉村的巡迴劇團的招待。他們特別爲我們在飯廳裏預備出

跳舞的地方。在威尼司對於音樂是非常嚴格的。無論在怎樣公開的場所也禁止在預定的時間前開始的。

從威尼司到巴黎去的途中，在火車裏會到了維司特敏斯特公爵夫婦。公爵的身量高而美，看來很適度，夫人也很端莊美麗，公爵說我若願到諾爾曼帖去打獵預備招待我。我離巴黎時想通知公爵。

接到加米一封信。說是要到巴黎車站來歡迎我，加米已經有十年沒見面了。這其間他也能用英文寫信了。

巴黎的雜杏

巴黎！狂熱的羣衆、奔馳的憲兵、加米的擁抱、切斷繩子擁向客車的人羣、照像師、警察的示威、角笛的鳴聲，卸貨的聲音——我們逃走了。

我已平安了。加米不知說了些什麼話，我因為疲倦沒有聽清楚。他的英國話

比法國話還好。可是我們兩個驚人的保着沉默。

拿破崙之墓

因為要赴白里安氏的午餐會，應當同克洛司威爾·斯米司氏一道去的，可是到一點鐘還有許多時間，於是我就坐汽車去拜謁拿破崙墓。

在那個大理石的石箱中睡着最是戲劇性的人的靈魂。我想到了清淨無垢的戲劇，則拿破崙是第一個最先浮上來的人物。看到墓的露台時，我回憶起葛萊的悲歌了。

「光榮之道是這個墓地……」

白里安爵士

午餐會在內閣官邸內舉行。我被介紹認識了許多著名的人物。女詩人諾愛依

伯爵夫人也被邀出席。她是一個小鳥般的活潑，有着聰明的心，身材不大高的女人。內閣秘書長貝爾司洛氏，米拉爵士夫人，布爾邦爵士夫婦，洛司查爾氏，和其他有名的人物也都來參加。

白里安氏來的略晚一點。他的樣子瘦而溫和，背有一點曲，但臉上則洋溢着強烈的責任感的。他的表情隱帶點幽默，但能看出疲乏後的認真。他有一點兒像路易喬治。白里安有着悲劇的臉兒。他不會說英語。乾盃的時候，他對諾愛依伯爵夫人說：

「爲女士的將來，爲卓別林及各位乾盃。」

他的容貌是優美的。在午餐之間，他對伯爵夫人說。

「遇到你實在是難得的。你像被遺棄的女人一般，今天你能來參加這個會，實在是罕有的。」

和詩人諾愛依伯爵夫人談話

吃完了午餐，我們平靜的談話。

「卓別林，你是一個詩人，」伯爵夫人說。

「是沒有詩的詩人，」我笑着答。

「但是你的詩是動的，」伯爵夫人又靜靜地說。「你的電影的內容無論怎樣說也是悲劇的。一切的喜劇演員似乎都喜歡悲劇的。」

「不全是這樣，事實上我是厭惡悲劇的。人生是悲哀的。我只把美作爲活的手段再用悲哀表現出來就是了，因爲悲劇的大部分是存在於一切的美之中的。」

匿名信和萊齊昂·奧布·歐那勳章

在回旅舍的途中接到下邊這樣一封匿名信。朋友爲我譯出來。

「……」

你把幸福帶給這個悲哀的老舊的世界，這是應當感謝的。在世界大戰時我得到了一個萊齊昂·奧布·歐那勳章，但是現在對我已沒有什麼必要了——因為我生存的日子也很短促了，我想把這個勳章奉贈給你。你收到的時候，大概我也許已經死了吧。這算是我贈給爲人類貢獻的你的紀念品，我從心裏希望你收留下。能夠佩帶這個勳章的人，我相信除了你之外再沒有第二個了。」

我深深地感動了。不幸我沒有方法知道這個人的名字和住址。

會到捷克森父子

這天晚上我和路米爾伯爵晚餐。餐後去看佛利·布爾賽爾的歌舞團。聽說我的老朋友捷克森也在這裡工作。捷克森和我從前都在叫做埃特·蘭開雪亞·拉德我父親的班子裏扮一個小角色。

我扮演狗時候的回憶

到了佛利·布爾賽爾會見捷克森的父親。在互表欽慕的應酬話之後，我們就開始談起回憶的話來了。

「你第一次引笑觀衆的事情，我還記得呢。」捷克森的父親說。

這時他回憶起在倫敦希鮑陶洛姆發生的事件來了。我那時恰好八歲。我們的班子正演一個狗和貓的默劇(Pantomime)。我扮裝一隻狗。這是第一次的試演，但是我們得到了成功。我扮裝的狗頗呈活氣，我在背景的一角上迴轉嗅舐，比其他的小狗做的認真，在演技上獲得相當的成功。

戲院裏起了一番騷動。觀衆的哄笑和喝采使我很感動，於是我就開始做出咻的行動去嗅舐在舞台上別的小狗。因為這個更進一層的逼真力，哄笑聲又再度爆發了。

在觀衆方面看，咻咻和嗅舐這種動作是最成功的。

我扮的狗相，表情很驚人。嗅的動作開始使觀衆發笑。即刻我看了一下觀衆。在那兒發生了一種拍子 (Tempo)。笑、看、嗅、這些是驅使觀衆獲得歇司帖利亞的興奮的效果。我的注意又向着舞台的兩邊的包廂，我因爲幸福更有了精神。在舞台的兩邊，穿着白襯衣的捷克森氏和另外幾個人，一面露出不滿的臉兒搖着頭，一面斥令我退場。我因爲有幾分失望，所以不知所措起來。後來我用兩條腿夾着尾巴，在哄笑和喝采聲中偷偷地跑開舞台了。

「天哪！像什麼樣子呵。若是儘這樣幹劇場就非關門不可。」他們這樣說。我想無論誰經過這樣一個特別的逸話後，也要不快活的吧。

「你從那一次起就是一個改變了的孩子，我立刻就看出你的前途的偉大。」
捷克森說。

「我是一個壞孩子呵。」

「不，你像女子一樣的溫和呢。」

捷克森氏現在已是一位老人了。然他還像從前一樣，仍是伶俐活潑。和昔日的他一點也沒改變，現在仍是很有精神的做舞女的指導，看來像似充滿新的機運。他在我的經歷上奠下了基礎。他是一位正直親切的好先生。

比利時國王訪問記

滯在巴黎的比利時國王，希望會見我，於是我就到比利時大使館辦理手續，約定三點鐘前往拜訪。

到大使館的時候，國王恰好因公務剛從外邊回來。我們在會客室裏等候着。突然，房間一邊的門開了，看見一個身高背曲的人，脫了上衣吊着背帶慢慢的走着，像是工作得很有精神一樣。因為我們是背坐着，所以能看見在廊下走的人。他要到另一房間，常轉經廊下時，知道我們來了，於是急急地從那房間裏出來

了。

這位紳士沒想到就是國王，所以我沒很注意。一個大使館員說，國王一天要換四五次衣裳，現在也許是在換衣裳。

不久國王出來了。我在訪問簿上簽了字走向國王。大使爲我介紹了後就出去了，房間裏只剩了我與國王。

我的椅子非常的低

國王指着一張椅子命我坐下，國王自己也在一張椅子上坐下。國王到底是一位身量很高的人。因爲身量高，所以更增加了國王的威嚴。

事情真有點不巧，我的椅子是非常的低。國王的椅子高高的在上，因爲我的椅子離得很近，所以我的鼻子恰好達到國王的膝頭。國王與我的高度作成一個奇妙的對照。

我與飛機

因為國王沉默了，我於是就尋找會話的頭緒。

「陛下賜與拜謁的機會，是非常榮幸的。」

國王點點頭。接着我又陷於困難了。

「陛下滯留的期間不會很久罷。」我問道。

「不久。」國王靜靜地回答。

「陛下也是乘飛機到這兒的吧。」我接着說。

「是的。」國王答。

聲也低了，自信也漸漸的失了，我又說道。

「呵……：……這真是非常有趣的事。我也喜歡飛機。是的，是真喜歡呢。」

我又重覆着說。「胸懷像沸騰起來一般，」總之我關於飛機的話不知怎麼不會停

止了。

「那麼是乘飛機來的，乘飛機到這兒來的。」我的兩手恰好做成祈禱的樣子，一邊凝視着窗一邊說。這最後的一句話連我自己也覺得難爲情了。我與其談飛機的話，還是談有聲電影吧。

國王不可思議的看着我，我覺得很羞愧奇怪地笑起來了

我的電影產生在加利福尼亞

「那麼你在加利福尼亞之外不拍電影吧？」國王問。

「是的，」我靜靜地回答。

「因爲人工燈和其他別的工具，使你對於照像的研究成功了，因此現在不能隨便在什麼地方拍製電影吧？」

「完全是這樣。」我回答。

我變成蟹子

我有點迷惑了。所以我不說什麼話了。可是國王不祇是對電影，對藝術，文學，科學也談了許多。國王對這方面的研究心是很盛的。

我臨告辭時，對退出時應酬的儀節使我再陷於困惑了。從前我知道兒童要在王侯之先退出房間，但現在只有我和國王二人，所以就不知應怎麼辦了。總之沒辦法我只好斜着身子向門那方面走，握着門把手，一邊向國王致別辭，一邊像蟹子一樣由國王前退出了。

我對法國紳士的飲酒戰

蒂達清格夫人這時正滯留在克里永，但有一天晚上夫人開了一個宴會。這是俄國音樂、騎士舞、伏特卡、香檳酒之宴會。這個宴會非常的大，凡是公侯伯子

男等貴族王侯俱都參加，巴黎社交界的名人都都前來出席。

宴會是極其盛大。宴會進行時俄國的音樂家們爲每一個來賓奏音樂，對他們祝健康，又爲來賓把香檳隨意地傾倒杯中，一飲而盡，接着再酬以合唱。

我要先預爲聲明，我沒有飲我應當飲的酒。與會的兩個法國紳士不知我飲酒的計謀，乃在我耳旁私語，說他們收買了音樂隊，在酒宴之中要不斷的對我奏樂，祝我健康。這一次我不能不喝一杯香檳了。在這宴會之初，我已經收買了應當侍候我的侍者，用薑汁水來代替香檳。

這個計謀誰也不知道。因此我用大杯飲了九杯薑汁水。這使法國紳士們對我的豪量非常吃驚，但他們不知道我的計策的。到末尾我舉起祝杯爲每人祝福時，法國紳士們就不能不共飲一杯了。因此當我喝到第九杯時，已經有兩個紳士醉倒了。

到諾爾曼帖獵野豬

星期三晚上我應當與維司特敏斯特公爵一道到諾爾曼帖獵野豬。我到了他住的旅館，商量這一次的旅行。在這里我認識了有名的漫畫家賽姆。他是公爵的朋友。遺憾的是他不能說英語，因此不能不耐着用翻譯來談話。

他的身量很矮，比我還矮五六寸。當他聽見要去打獵時，問他願不願一道去，他急忙搖頭痛快的拒絕了。他拒絕與我們同行時，樣子非常的頹喪。但我見他那樣煩悶，是不難知道他拒絕的理由的。

到維司特敏斯特公爵的別墅

我們那天晚上從巴黎出發，在火車上吃晚飯，當夜就到了諾爾曼帖。從車站到公爵的別墅已是夜間兩點鐘了。公爵的別墅約有十六間房子，看來極雅素而富

古風，使人精神愉快。從外邊來時還覺着有一點冷。可是一經進了房間在溫暖的火旁，精神就好多了。在飯棹上有山珍海味，和香冽的冷酒瓶並列着。於是我們就吃起飯來。在火旁喝着威士忌酒，汽水，談着明天預定的路程。

「我還從未作過這樣的旅行呢。」我說。

「自然還要騎馬而行呢。」公爵說。

「呵，怎麼還要騎馬嗎？」我回答。「雖然我差不多十年沒騎馬了，但實際上和完全沒騎過一樣。」

公爵的臉爲担心而紅暈了。然而我仍很安然的接着說：「不會有落馬的事情發生呢——並且……。」我看着要笑起來了——只是聲音響亮而已。

狩獵問答

公爵爲我說明狩獵的方法。

「第一要先尋找野豬的足跡。要尋足跡必要到森林中野豬的住穴去。這是狩獵的第一件事。由獵犬在前邊嗅找，我們跟在後邊手裏拿着像槍一樣的刺刀，馬追趕野豬的時候，從後邊拿刀刺去。」

「呵，是這樣嗎。」我無力的回答。

「當刺殺的時候應當下了馬。但有獵犬緊跟着野豬，然在這時候也不能不留心的。」

「知道了。」我小聲的回答。

「野豬這東西很兇暴，實際上是危險的，假如沒有獵犬緊緊跟着它，它會向人撲來的。」

「是這樣嗎？」我皺着唾沫回答。

「野豬有時也會向着馬撲來的。」他又說：「但是，我前面已說的很多了。若是明天一隻野豬也看不見那才失望呢。」

「呵，已經很知道了。」我快活的這樣說。

「總之，看見野豬的足跡然後就照話去做吧。」

「很好。就是不見足跡也要殺野豬的，」我也提出一句話來。

約定明天早晨六點鐘起床後，兩人遂回到臥室。

躺在床上精神很興奮，因此這一晚上我一點也沒睡。種種的問題在腦裏盤桓着——假若野豬猛撲過來怎樣辦呢？而結果最令人頭痛的，即是所謂騎馬了。因此越想越覺得馬討厭。有人說馬是可愛的畜生，真不知是什麼思想。我回憶起因乘馬而引起的種種事件來了。

那是在奧達姆騎馬的事情。那條道路是用圓石子鋪成的。馬向大道奔跑的時候，因為道路滑得難行，我遂仰面從馬背上摔了下來，我的腳還掛在馬蹬上，我的頭現在還覺得像觸在馬的後足上一樣。街上的車輛停下了，女人們尖聲地叫着，秩序大亂，我好不容易保全了一條性命。這一段回憶整夜的襲擊着我。

野豬的足跡

第二天早晨我終於出發了。骨節酸痛，又因為睡眠不足，眼也陣陣的痛，頭像鉛塊一樣，轉而成爲頭痛了。雖然這樣，但從不眠之夜的苦惱中脫出來我反而快活起來。下了台階前行，聽到了發見野豬的足跡的報告。

公爵穿着獵人的服裝，紅的上衣，堅實的絲翦絨的騎馬帽。我因爲沒穿正式騎馬服，稍微不舒服。我只買了一件騎馬穿的褲子和長筒馬靴，但沒有上衣和帽子。然而公爵已把我的服裝預備好了。我穿着賽姆絨的小而紅的上衣，可是呼吸有點困難。我並借了公爵的帽子和短衫。

我要預爲聲明，公爵的身量約六尺三寸，並且也是個胖子，因此，他的短衫達到我的膝下。到口袋裏拿火柴，簡直像從襪子裏探物一樣。

還有公爵的手套很大，我的指頭放進去不着邊際，在手套裏也可以握拳頭。

賽姆絨的上衣結實的圍着腰，恰像跳舞服的底邊一般。底邊並造成摺紋兒。

把衣服穿戴好了，一塊出去呼吸早晨的空氣。冰冷的冷空氣！我被大的短衫救了。短衫完全達到膝下。隨後我們坐汽車向發見足跡約有四十哩的地點急駛。到了目的地，我看到獵狗、馬、或爲這場戰鬥而被招待來的客人們。此時所有的物事都備好了，然大家還不出發，大概是有人迷了路，另外的同伴們在候迎着。雖在此時也發生這樣的事。

要摔倒的我的騎馬式

我們因爲已經到了地點，但馬與狗都沒來。起初還很高興，可是後來慢慢地就露出埋怨的聲音來，於是各人都把避冷的東西拿出來了。等了四十分鐘，什麼也沒見來，心里開始擔憂起來。馬和狗也不知到那兒去了。

又住了不久狗來了，馬也來了。於是這個農村就從平靜的霧圍氣中，變成慌

張的騷擾了。狗頻頻地吠叫着。容易興奮的法國人，在胸旁抱着角笛。

「到底那個人怎樣受的傷？」不知誰這樣尋問着，有人回答說是被馬踏傷的。

這時恰好公爵走過來說：「快來，騎上普洛西吧。普洛西是一匹馴順的小馬。」

「是嗎。」我担心的說。

公爵正指着那匹馬說着「上來吧」的瞬間，普洛西就突然用後足站起來，浮躁着，跳躍着兜圈子，像要追逐我一般向我這邊闖來了。但我在對馬無所措手之中，突然回身逃到汽車後邊去了。

「這是可笑的。怎樣一點也不運動嗎？」公爵說。

「可是這不是運動的時候呵。」我回答。

「不要害怕。你騎上就好了。」

我覺得好像要去情死一般。我注意所說的形容詞。在這當兒馬已經牽過來了。這次普洛西比較有點禮儀。騎上了馬，整理了一番馬具。帶這樣多的道具乘馬還是第一次。槍、鞭子、手套、韁繩，這都是不能缺少的。但從公爵借來的手套不能握緊韁繩真是一個大問題。

新聞記者和攝影師也來拍照了。一旦騎上了馬鞍自信倒很愉快。記者們看見我也很佩服。至少我自己是這樣想。我實在覺得很愉快。我想這樣的事從前好像也有過。穿着短衫看來也很莊重，那樣子在馬上看來也不錯。就要出發了，一切都 O.K. 了，我也覺得快活起來了。

我騎的馬一動也不動，它一心地在吃着灌木葉稍，我牽它走，它也不理會。這時記者們的眼光都集中在我身上，因此我不知要怎樣做好了。公爵的書記也策馬來到我的身旁。說道：

「這樣很好。跟在狗後面走，在笛子響了以後。這樣就不會迷路。請隨在我

旁邊走。你不會迷路的呵。」

「做着看吧。」我從心裏真摯的說。

我的騎馬珍談

於是我們準備妥了。公爵在前頭走。我們則沿着小徑隨行。

我實在覺着什麼東西都很有趣。朝日的光輝，和大地的芳香，自然界像和人和馬混合在一起一般。

我向我的書記說道：

「自然還可以走快一點。」

「是的。那要在笛子響的時候呢。」書記笑了。

聽了他的話稍微有點氣短。實際上我也漸漸的害怕起來。這時我們正繞着被大櫟樹包圍的深林的道路走着，突然聽到了「噓噓噓——噓噓噓……」的響

聲。

在這一瞬間我覺得我正伏在馬耳上。馬聽到角笛的清晰的響聲後，就像箭一般地跑起來了。我凝神地抱着馬頭。不知誰在「等一等。帽子和鞭子掉了呵——」那樣叫着。這種事也會發生了。這次我又担心怕失掉什麼了。我們繞過樹林像飛一般地跑着。走出樹林又向前進行了。

後來越過了森林來到道中了。一切都模糊莫辨，僅能看見前面的圍牆。幸而馬也看見了圍牆，於是把步子也放慢了。但我緊抱的手臂並不急於拿開，我在馬上搭掛着。然我們停留的時間並不久。我吆喝了兩聲，馬變了方向又開始前奔了。

此後不久我自己覺着一個漂亮的騎手。我坐在鞍上想也許能做出什麼奇蹟來，同時又想着種種的事情。我一面使自己平均，又在樹枝下低着頭，同時又拿開了馬鐙，可是這三樣事做得都很好。

最後我的書記趕上前來說：「我還不能這樣顛簸着跑呢。」

「那末請對馬說吧。」我回答。

我拿過帽子和鞭子，又整理一下領帶，又開始奔馳起來。但馬忽然發起脾氣來。我們正一路跑着時，它則這兒那兒地顛簸着。正像剛才書記那樣的走法。後來我們跑到山丘上，站着眺望，傾耳靜聽。這是很好的休息。我們迴覽着四野，傾着耳朵，精神很愉快，心情也很沉着。在這個時候我的勇氣又振作起來了。

「聽見什麼了嗎？」書記很熱心的問。

我非常的不安，然外表可裝着很明白的樣子說：「沒聽見什麼呢。」

但是使人不快的角笛又響了。狗聽見了就吠起來，我們又一心地跑起來了。

狩獵的幾點鐘

做這類的事無論做過幾個鐘頭也是毫無變化的。

我們開始動身時遇見一位美麗的法國貴族婦人。這位貴婦好像常常帶着獵犬出去。從她那銅色的顏面上看一定是一個慣於戶外生活的女人。她由斜道而來，恰巧與我們相逢，在狩獵快完了的兩點鐘一直和我們一道。她開始知道是我之後，就留意起來，雖然還有一點鐘，她也急急地過來了。

因為那位貴婦老在我後面，使我連休息的機會也沒有了。向後看時，必定說「真是有趣呢。」

「呵，真的呢。」我勉強地微笑。

我再也不能做成筆直的姿勢了。我斜在鞍的半邊，用腳和腿肚子把鞍夾緊，使脊背得以舒適一點。並時時調換到反對的一邊。

這時公爵走過來說：「什麼也不必想了，今天看樣子什麼也獵不着了。」

我看着像很疲倦的樣子，於是公爵說：「你很疲倦了呢。不要太勞苦了，坐我的汽車回家休息好啦。」

不等公爵的慫恿，我已回道去尋找汽車了。到了汽車停留處，新聞記者拿着照像機來拍照片。我又不能不裝出有精神的樣子了。

因為樣子做得很愉快，乃一隻腳踏在鞍上，跳下地來。可是我的膝頭突然像抽了筋一般，怎麼樣也不能站直。乃急急地蹣跚着走起來。因為一直就騎在馬上，背脊僵直得幾乎不能說話。我會和美人站在一道，現在倒反立不穩了。我呻吟着彎了一下腰。乃用超自然的努力才摸尋着走向汽車，在汽車踏板上坐下來，就在這裏接見記者了。

「狩獵有趣嗎？」這是第一句問話。

「不。」

「看見野豬了嗎？」這是第二句問話。

我一面看着他，雖然說的都是廢話也不能不回答，「沒有。」我無精打彩地

搖着頭。但汽車夫過來救了我，用車把我送到家中。

那天晚上我們圍在火前談着今天所遇見的事。

大家都說：「運氣真不好，雖已進了決賽中，但什麼也沒打着。」

「在那裏弄小石子玩倒很好。」我心裏想。

我心裏正想回巴黎洗一個土耳其浴。晚餐後就起身回巴黎了，等到按摩完了後，已是午前四點鐘了。

想起來今天主人對我真是費盡苦心了。我如果把它畫成漫畫，那一定很有趣呢。

我不想把在巴黎滯留時煩膩的小事件，和上流社會所發生的事情一一寫出來使讀者討厭。晚餐跳舞會啦，戲園和舞場啦，以及一切的遊玩。

南法紀行

離開巴黎我要到南法去，我想去訪問在這裏住過半年的我的哥哥西德尼。在尼斯將做法朗齊·哥爾德的客人，在巴黎住了九天，我即到了上流社會的遊憩地的南法去了。

從巴黎到尼斯是一夜的旅程。在正午就行近了蔚藍的海，開始可以看見地中海了。遺憾的是火車緊靠着海岸走，把海岸的景色破壞了。我最初一看見這個地方就稍微有點失望。房子到處不斷地密集着，和加利福尼亞廣闊的展開的海岸迥然不同。

我的朋友法朗齊·哥爾德夫婦，和我的哥哥西德尼的一家人，都到車站迎接我。我從羣衆那裏受到的歡迎仍覺得很麻煩。但法朗齊·哥爾德對羣衆的熱誠則處之坦然。

「這樣的受崇拜很快樂哪。」他說。

但午飯後我與法朗齊·哥爾德一道出去買網球拍，因為我們是步行去的，羣

衆乃開始從我們的四周包圍起來，交通因而斷絕了。人們擁擠不堪。並高叫着「卓別林萬歲。」人堆積得太多，真覺得討厭起來。並且已經使我們寸步難行了。

哥爾德也變成厭惡的樣子，在好不容易攀尋着回家的路上，他堅決地說：「即給我一千萬塊錢使我成爲你我也不幹的。」

那天下午我到慕尼西華俱樂部去吃茶。這是一個高尚趣味的裝飾得很漂亮的建築物，備有很大的舞廳，和幾間玩紙牌的枱子。這怕是世界上像這一類的場所中最大的一個吧。有幾百人到這裏來茶舞，聽美妙的音樂。

里維拉的美國人

在里維拉住有許多的美國人。我聽見他們激烈的討厭美國的話很驚異。「那個禁酒的，布爾洛磁的，清教徒式的使人枯涸的主義的美國，不是適於居住的地

方。但到法國則什麼都給你！像美國那樣糊塗事兒是沒有的。在法國政治非和民衆適合不成。然在美國，人和政治是不相適合的。」

這樣激烈的批評，到處都能聽見。可是大半都是美國人說的。歐洲人承認美國人的才能，和對科學的貢獻，以及美國的事業等，但語到美國是不是可住居的國度時，則就搖頭不語了。我對法國南部並不即刻就喜歡起來。因為俱樂部的生活的煩悶思想也有點糊塗，但在很漂亮的房子裏當然能會見一些好人。這些人實在是一些快活的人們。後來我發見了在南法有種種的生活方式：有以社交為中心的，有智識階級的，有藝術家的，那末當然也有俱樂部生活的。

我漸漸地喜歡起尼斯來。每天早晨因打網球而體味到舒適的疲倦，晚上會朋友過得也很有趣。有一天去到一個地方吃午飯，會到許多朋友：有馬克斯威爾，薩桑爵士，莫滋萊爵士等人。這個人現在稍微有點失意，但他可是英國政界中最有前途的被人嚮望的一人。

還有可愛的愛爾賽也有幾年沒見面了。和她一道實在很有趣。她不住地唱着自作的歌曲，幾點鐘的唱着，可是使人聽着很悅耳。她把社交場作爲自己的藝術表現的場所。

這天午後我與薩桑爵士到康諾特公爵的私邸吃茶。公爵的態度機警而嚴肅，是八十歲以上的老紳士。宅邸四周圍以美麗的花木，小而簡單。公爵的先祖好似英國代代的喬治主。公爵的血統毫沒混亂。我們一共六個人，用着簡單的茶點。招待殷勤，對客人非常關心，從這裏就表現出公爵人格的端麗。公爵說我的電影第一次公映時他就去看了。我們一道愉快的談了不少話就告辭了。

蒙帖卡羅之夜

我的電影在蒙帖卡羅上映時，我即受摩納哥的公爵招待成爲他的客人了。公爵和摩納哥政府在映演電影的戲院都有投資。我預定先和公爵一道吃晚餐，然後

再作爲他的客人到戲院去。然而當到摩納哥那天晚上，因爲摩納哥政府有急事召見公爵，無暇與我共餐同遊，所以我們只能在戲院裏見面。他爲補償我的失望，乃派一個閣員代表公爵與我共餐。因爲除了英國領事之外，再沒有一個會說英語的，所以，我一面看着大家不熟稔的臉兒，好容易吃完了一頓晚餐。晚餐完的很早，還沒到十點鐘到戲院去的時間，只得苦等着。但到了十點鐘，還不能開始上映。我和英國領事說快一道回去吧，但領事說我們是客人，一切事只好由人作主，自己不能隨便。

好容易聽說要出發到戲院了，到了戲院看見摩納哥公爵和公主早已在坐。顯明的看出有了什麼誤會。但電影演完了後，我又很光榮的辱承康諾特公爵的稱讚。公爵並親自說「有趣極了」。

那天的事件發生後，在英國的報上就登着我在戲院裏等康諾特公爵，到十點鐘尙未開映，致使觀衆動怒的新聞。實際像前面所說過的，我那天是被摩納哥政

府招待晚餐和觀光，那天晚上的程序一切都是摩納哥政府規定的。

還有一家英國報上，說我拒絕在英皇御前獻藝的命令。此事與真相頗不相符。實際上我只接過國王從前到過的所謂勒令演藝的一家戲院，一位叫做布拉克氏的一封電報。這並不是勒令。這只是和皇室毫無關係的布拉克氏的一個命令。

梅特靈克的印象

哥爾德夫婦在俱樂部舉行一個盛大的午餐會。梅特靈克，馬爾湘，陶梅爾格及其他許多名藝術家都來參加。這個宴會及這些名士和俱樂部的背景看來是毫無關係的。但等考克帖爾到了，大家才寬慰了，於是我和周圍的人也融洽起來了。

梅特靈克的態度很靜穆，像常在深思。白髮很美觀，臉的輪廓也很清楚。他像哲學家 and 幼童集於一身一樣。最初談話的時候有一點隔膜，但等到吃飯時就很融洽了。

因為我們都不懂對方的國語，所以談話很吃力。因此我們的談話，就不能不把語句反覆地說着，但還不很明白，因而我們的心情稍微有點浮動。

梅特靈克在菜單上很滑稽的畫着。我請他在那上邊簽字。他乃從他的作品之中引用了一句美麗的章句，說話的樣子很認真。關於菜單上的繪畫說了一個有趣的故事。凡是看見過梅特靈克的臉兒的人，就會喜歡這個人的。在這個俱樂部裏的美的使者，隨筆作家，哲學家的梅特靈克寫了這樣一句話：「在人的一生之中，道德的美比智慧的美更重要，我想這是不久就要到來的。」

梅特靈克在菜單上畫完了，微笑着把它交給我。我接了魯道伊茲給我的一封電報。他到美國去路過此地，因此在南法住不到一天。我爲他規定了一個滯留時的日程表。我們在聖馬爾珂利島的對岸一個非常美麗的帕姆皮齊俱樂部吃午飯。在這個島上有所謂鐵面具的投獄的歷史的監獄。

與魯道伊茲談文藝

魯道伊茲有些地方像拜倫。他同樣有一個高而秀美的額角，和厚而有感覺的女性的嘴唇，他是一個四十左右的人。初會見他時，他那熱心的青年一般的精神給我很深的印象。吃午飯時他拿出一枚栗色的葉子交給我，一面說這是古希臘人的一種風習，對自己所稱讚的人都呈獻桂樹葉子，現在我把這葉子獻給你是表示我對你的敬意。我感激他的美意收留了葉子。我們兩個又談了一些直到現在為止，在我們所看見的東西之中最美的是什麼。我說是倫維爾司網球的美技。後來又說是在一張新聞畫報上看的在大戰後布朗達斯郊野耕種的一個農人的像片。這一個農人可憐的躬着腰，他那對耕地的決心和勇氣，和他的不懈的精神，以及對殘敗的土地建設的意志是最美的。

魯道伊茲則說他會用一點鐘行十二哩，開汽車在佛洛利達海岸行走，在紅的

太陽西沉時美麗的晚霞下，他看見一個穿浴衣的少女在跳台上用腳指在光滑的沙面上描出一道深的線條。他認為這是最美的。

我對自己的矮小這樣說：「我是不能再成爲一個很偉大的人了。在小孩們的眼裏把我尊崇得像一個神一樣。他用眼睛環視着自己的父親及由著作家們用各種文字所寫的關於他父親的書籍。他想他的父親沒有一樣事不能的。」

關於讀書的話，我比一般的知識階級的人們讀得並不爲少。只有一個理由是因爲讀得太慢，而選擇的書也完全以自己的嗜好爲主。關於我的文學教養的基礎是聖經和莎士比亞及布爾達克的英雄傳，再有巴頓的憂鬱解剖學及霍茨威爾的約翰生傳等。此外關於哲學家的著作，我喜歡尼采，愛姆生，叔本華，英格梭爾等人。我第一次讀英格梭爾的著作時使我開始對哲學感到興味。其次是讀愛姆生和尼采。讀英格梭爾時很晚，約在十七歲的時候。再關於古典的著作我也有相當的知識。我和魯道伊茲一塊，從古希臘直到現代的新進作家的著作，一本也沒漏讀

過。

現在我們二人沒有一塊讀書的機會了。可是我們二人對於小說要依由現代生活的要求將漸趨消滅的意見是一致的。我問他關於埃齊生和福德及洛克費拉的書的真偽，他對這個加以否定，他說傳記已讀得很夠了，他又回到從前喜歡的戲曲方面了。他說他在沒成作家以前是一個演員。他問我關於耶蘇在各種不同的作家所寫的不同構想中，最喜歡誰的。我這樣說：

「我自己認為最好的是哈爾特曼的最後的三十日間的基督。依他想基督是一個神秘的哲學家，是一個寂寞的人，連他也被誤解了。」

魯道伊茲接着說：「無論怎樣地解釋，然解說基督的性質的關鍵不是在他那天才之中，而是在他那人類的良心之中的。這個比他的哲學更重大。」

人的命運·我自己的故事

晚上，我們在寂靜的飯館吃飯。我們以人的命運爲話題談起來了。爲着麵包這個小事件常常會轉變你的命運，並能轉變你一生的方向的。假若賽奈特那天晚上不赴他朋友的約會，我現在恐怕還在阿康薩司喂豬吧。賽奈特很記得那件事的。他因爲赴一個朋友的約會，我遂有機會進入美國音樂廳。後來他組織了一個戲班子，就僱用了我。後來又過了二三年馬克·賽奈特就成爲有名的其司頓影片公司的共有者了。我在美國的小戲院常川扮演默劇。但並不很成功，我於是想做一個農人。我已經和一個自己有一家小戲院的人商量過，我們決定一同經營這個事業。我們要積一些錢，在阿康薩司買一塊地養豬。我又去買了一些研究豬的疾病的書籍，但從接到一封電報後，一切計劃都化爲烏有了。我們那時住在費拉帖兒費亞一個小房子裏。那封電報是這樣說着：「你是三年前在美國音樂廳裏演醉漢的那位嗎？如果是，請到紐約倫苦埃卡大廈找凱賽爾·恩特·霍曼一談。」

我對凱賽爾·恩特·霍曼這個人是一面不識的。我心裏想或者是一個律師事

務所，也許是我一個有錢的親戚死了要把遺產贈給我也說不定。但當我得知是關於電影公司的事時，我微感沮喪，雖然我的心已躍躍欲試了。凱賽爾氏說他在賽奈特處會見我。現在記得很清楚，我和凱賽爾氏的會見實在是一個勝利的賭博。我的週薪很大，當時是每週七十五金元。我對凱賽爾氏自己的活動頗有興趣，覺得這是一樁健康的事情。因為活動攝影要在露天舉行，這就需要戶外生活。我之從事電影，也只為這個理由的。自然在小戲院裏每週可拿五百五十金元，而在工作的性質上，我也可以應付的。我們結果以一百五十金元妥協了。於是我到那兒時簡直像一個侵掠者的神氣，現在我唯一不安的是怎樣把薪金做點正當的事。為遵守合同我遂到洛杉磯一家劇場去。馬克·賽奈特已先我而到了。在那裏我通報了我的姓名。他對我非常的年輕很吃了一驚。因為他還是第一次看見除掉舞台化裝的我的本來面目。他不禁說道：「你確是在美國音樂廳我看見的那位嗎？」「當然是的。」我回答，但看他還有點懷疑的樣子。後來他終於說：

「那麼明天請到攝影場吧。」第二天我到了攝影場時，因為不安而轉成羞愧，我站在門口不知進去和不進去的好，總拿不出點勇氣來，所以結果還是轉回旅舍。這樣一連繼續了三天。到第四天，馬克·賽奈特不知我為什麼不到，乃打電話招呼我，因此終於到了那不能避免的舉行試驗之一日了。

我的發軔時代

我在攝影場看着大家工作，雖只是一星期，我可覺着過得很慢。諾曼都和維司塔靈格等人是當時的明星，大家對我都很有親切。我不時看見馬克·賽奈特一個人踱着不知在計劃什麼。他有時對我注視着，我即刻悄悄地笑起來了。並且，我自己也開始覺得到這裏來沒有什麼用了。馬克·賽奈特因為我太年輕也不免有點失望。想來他一定覺得這件事辦得太鹵莽了吧。而最驚人的事，即連已成明星的維司塔靈格，一星期也不過比我多拿五十金元。這不用說是把我看成一個重要的

演員，其他的人們每天只拿三塊錢。這也是大家對我最大的不安的根源。

在最後終於分配給我工作了。片名叫做「Making A Living」，我扮一個新聞記者，但那時的化粧不是像現在大家已熟悉的那份扮相。賽奈特在報館裏。我出去探訪消息。當時拍片子不依照脚本，完全自由拍攝。我因為是初次到攝影場的，所以大家都前來看這位新喜劇演員。導演研究着可令人發笑的噱頭。採取了我的一个提議。開麥拉已預備好了，我在背景後面等待出場，但這個時候我心裏又覺着惶恐起來。可是我的提議買得了人們的笑聲。這使我增加了勇氣，於是又繼續做了幾個動作，然而不知怎麼把導演惹怒了。我自己覺得我所表演的已用盡我的心力了。當時的喜劇情節，是只用在追趕的場合的。然而我可想減少動作使人感到滑稽。

關於這個問題我和導演的意見不斷的衝突。我總是這樣主張：連趕上蘋果車，把它推倒這樣動作都不會作的人，可以不付他薪金。於是他就對馬克·賽奈

特報告說我不能勝任。他並且通知我這張影片一星期拍不完也不要緊，因此我對我的職業擔心起來了。

我的護神

可是誰知我又得了工作了。因為瑪伯爾·諾爾曼特電影裏旅館的佈景已備妥，乃命令我馬上扮一個滑稽的化裝。這次我到服裝部，找出一件肥大而不體面的褲子，不合身的上衣，小的禮帽，大靴子。因為這套扮裝的姿態使我在電影上獲得深刻的印象，所以這套衣裳成爲我的護神了。又爲增加所謂喜劇的感覺，我又添上一個不能抹殺我的表情的小鬚鬚。

我這個扮相無論對誰都惹起了狂熱的反響。也同樣引起賽奈特氏的反響。在我想這個角色的精神已完全被我吸進去了，實際上也可說他是一個有靈魂的人。

賽奈特氏也認爲這個扮相是人的姿態，並且斷言說，他有着永遠追求浪漫司

的步行者的容貌，但他的脚可不允許他。在攝影場的人們，對此也確有很好的批評，可是還沒得到觀衆的公認。瑪伯爾的電影攝完後，我又在另外的導演下表演。但導演們都認爲我不能勝任，於是就對賽奈特氏去訴苦。此時我又演了一張四本長的電影，照例是那樣的化妝，在那時仍是很成功的。

我幾乎被免職

「這是我已被公認的。你做的確乎不壞，可是只做到這兒請停止吧。」賽奈特對我說。

我作夢也沒想到這樣快就被免職了。我以後才知道那一天他的確是想免我的職的，但到了那天晚上，也不知什麼原因他的態度驟變了。賽奈特氏突然到我的休息處來了，他說：

「喂，查利，導演們反對你實在是好笑的。無論在工作方面，個人方面，大

家都喜歡你的，你確是一個良善的人，可是平常大家都願議論人的是非。——我對他態度的突變簡直不了解，後來我才聽說賽奈特那天晚上接了凱賽爾。霍曼從紐約事務所打來的一封信，內容大約說是那穿大皮靴和大得膨脹起來的褲子的人的電影，頗受歡迎，請速速攝製，以備供應等語。

自導自演的發端時代

在這天晚上我請他允許我自導自演一張影。

「很好。不過若是失敗了，誰償還底片的損失？」

「我償還就是了。」我說，我請他給我一個機會。

因此他接受了我的請求，於是我急速召集了一個警察、一個女看護、一個兵士，帶着煉瓦和喜劇用的子彈，乃到公園去攝製我的第一部影片了。

這次攝製完後，賽奈特拿到攝影房去，一點不錯他一定也笑了。因為從他走

出攝影房，就問我這次打算那天再攝製的樣子就可知道的。

從這時起，我遂邁進了一個自導自演的演員的地位了。

因為魯道伊茲的敦促，我遂把我的發軔時代的逸話對他說完。可是這個時間全被我獨佔了，真是對他不起。他因為要到美國去，必須從里維拉回到賽埃布爾，我們於是出了飯店分別了。這時已是半夜二點鐘了。

和H·G·威爾士談話

H·C·威爾士住在枯拉斯附近，因此我被招待與他盤桓了幾天。這時恰好是他費了三年的歲月完成了他的傑作人類的工作與富及幸福一書的時候。

「這次又想做點什麼呢。」我問道。

「還未準備呢。」

「是的。因為著作暫時就不去想較遠的另外的事情了吧。」

「也可說是在做着另外的事呵。」他不可思議的笑了。

關於我的電影，他說我最好再重新攝製幾部短的喜劇影片。他說：「你太爲結構所拘泥，實在是自討苦吃。例如，有誰能把狄更司的小說的結構全部記憶着？恐怕除了書中最特別的事件外其餘的全記不起來吧。我自己則喜歡你偶然發表一部有許多自然的笑料只有二本電影。」

枯拉斯的街與薔薇油

我們決定去參觀枯拉斯，枯拉斯的街有的還帶有十二世紀的雰圍氣。這是一條建在高出地中海海面一千六百呎的高地的街道。

枯拉斯的香料製造廠是很著名的。我和威爾士計劃到香料工廠裏略略參觀一下。

我忘記在什麼地方聽說過：要採取約值五百塊金元一磅的薔薇油，就得榨壓

四百萬朵薔薇花的話。

因為吊襪帶被羣衆包圍

我們想去看市街的堡壘和教堂。在攀登那狹窄的小路時，我的吊襪帶斷了。爲要買一付新吊襪帶，我們不能不到繁華的商店街了。

在街道上步行時，因為威爾士對街道的美麗，讚嘆不置，所以一點也沒注意在商店前開始集攏起來的羣衆。

羣衆騷擾得談話也不可能了。威爾士非常吃驚，乃對我說：「你先獨個去吧。我隨後再坐汽車去。」

「一同走吧，不要緊呵。」我反對的說。

我們暫時在商店裏避難，但後來終於通過了被羣衆埋沒的街道，不能不冒着羣衆的暴風前進了。

現在已不能到香料製造廠和教堂參觀了。「真是遺憾，雖然鬍鬚還未全長出來，然而對於參觀已經不能不絕望了。」因他這樣說，我們遂坐汽車回家了。

H · G · 威爾士的相對論原理

我們的遊覽，大半都如此而終，但也有二三次愉快的遊覽的。

威爾士對我實在是頂有益的朋友。在歐洲旅行中我非常欣幸能有和他一塊盤桓幾夜的機會。與他一塊談論的時候，他現着非常高興的樣子。他對科學上難解的理論，一般的都有着清晰的認識的天賦的才能。我有一天晚上和他討論關於四次元的問題。你瞧！他對相對論原理有着怎樣明確的理解呵。

他告訴我一個有興味的逸話，這是他的著作家的名聲還未顯著以前年輕時候的事，他關於這個問題會寫信給幾個雜誌的主筆，發表他自己的意見。可是讀了他的信，只有一個人回信希望和他晤面。那封回信即是「Fortnightly Review」

有名的主筆佛蘭克·哈利司寫的。

H · G · 威爾士的禮帽

威爾士戴着禮帽去了。他走進辦公室，把禮帽放在主筆的寫字台上。他說他對佛蘭克·哈利司的粗野的態度很驚異。

「……你的論文是很有趣的。可是那樣寫對於一般人似乎不很明瞭，請你寫一篇可以發表出來的文字送來吧。」佛蘭克說。

在這個會見之間，因為佛蘭克不時地敲着棹子，所以每次當禮帽移近棹角時他就跳了起來，他把禮帽往裏推推，注意不使它由棹子上落下來。這時佛蘭克說道：「你的禮帽是在那裏買的？」他認為受了侮辱，乃離開辦公室。從此以後他決定不戴禮帽了。

此外，我又會到滯留在法國南部地方許多世界著名的人物。海爾比氏招待我

在皮奧的美麗的摩登住宅里午餐。在席上我會見了米拉公爵夫人，洛斯查特伯爵夫婦，海賽洛夫夫婦等人。

在到阿爾賽里亞去之前，我又與著名的紐約一書的著者另外尚有許多名著的保羅·摩朗一塊午餐。他在蒙帖卡羅附近也有一座摩登的美麗的住宅。

我在此次旅行中的信條

我的休假正如作家的休假，如果時間允許，我很想將我會見的許多偉人們加以記述，但在會見這些著名人物時，又因曖昧和興奮，很難充分的捉住這些人物的偉大之處。我除把對這些偉人們所得的印象之外，我並且對他們使用比置根於正確的印象還以上的心景，那就是不客氣的大膽的評述。這是一個優伶的信條。可是讀了這個原稿裏我所說的話，也時常因此引起許多事件的。

參觀阿爾賽里亞

阿爾賽里亞這個名字，不知怎麼以它的浪漫的聲音惹起我的興味。這個名字在我眼前把裹在綺麗的彩色的長衣服裏野性的姿態的沙拉森人們的樣子浮現出來。

我對他們的生活方式深表敬意。也確實只有這些駱駝和無花果的「奧默爾·卡雅姆」的子女們，才是近代產業的犧牲者，和我們實在的生活隔離的。因為氣候溫和，所以阿爾賽里亞對於想逃避歐洲的酷寒的人們，成爲一個絕好的避寒地。我們行近海岸時，晃晃的白色的帖萊司的市鎮就展開在我們眼前。在後邊碧綠的丘陵上，反射着阿弗利加的太陽的活氣，街上數千的窗子都鑲着翠玉的邊緣，給人一種像看見一簇珍珠般的感覺。

阿拉伯人和對他們的「奧默爾·卡雅姆」哲學同樣，也是可怕的電影狂的。

我們到時一直通到旅館的街路，兩旁都被數千佇立的人們作成一個人的牆壁。

市鎮的新街道和法國的街道沒有什麼大分別。只因爲有許多穿阿拉伯服裝的士人，所以看起來頗有在西班牙和法蘭西的地中海沿岸的村鎮之感。

我到這樣一個地方游歷，請你想像一下看吧。我們在丘陵的根下下了汽車，然後雇一個阿拉伯人做嚮導，他帶着你在狹窄的左轉右繞地曲折的小道上行走。此處有繪畫一般的生活。工人還用和幾百年前同樣原始的方法工作。我們一面窺看一些奇妙的小房子和黑暗的凹室，在通過街路的時候，又不時走到了廣場。那是像壘壁一般的東西，用以俯瞰市街和海景的。

阿爾賽里亞在歷史上有興趣的場所很多。就中關於墳墓一項，最著名的「克萊爾·萊米阿」，是有名的克洛帕特拉和安東尼兩人所生的女兒克洛帕特拉·賽萊奈的墳墓，不幸我沒能去參觀。羣衆不斷地跟在後面，在路上行走真覺得麻煩。有時我出去買點東西，羣衆也像要暴動一般，把商店的櫥窗也擠破了，結果

不得不去喊了警察來。

在阿爾賽里亞滯留時，我想到北非一帶去旅行，但不幸因季節已過，旅館都歇業了。

佛蘭克·哈利司的印象

由阿爾賽里亞歸來，我暫時滯留在法國南部。我於是有機會去拜訪現在已經逝世的佛蘭克·哈利司（按佛氏死於一九三一年八月——譯者）。他當時正在尼斯蓋一座住宅。

我是老年的佛蘭克的崇拜者，所以他的著作我大抵都讀過了。像他的奧莎卡·王爾德傳，在英語著作中實可稱為巨著，堪與霍茨威爾的約翰生傳媲美。它可稱為華麗的英國十九世紀末葉時代的紀年表。這正是惠茨司勒，畢亞茨萊，羅賽蒂，梅里笛斯，司文朋，白朗甯，拉司金，皮特等人當時文學及美術界著名

的人物時代。

可憐的佛蘭克不拘因為最近出版的自敘傳我的生活與戀愛 (My Life And Loves) 一書，遭受百般非難，就如他的人的莎士比亞 (The Man Shakespeare) 處女水 (Unpath 'd Water) 炸彈 (The Bomb) 鬥牛者蒙帖司 (Montes The Mador) 等名著，無論誰也不會忘記的吧。

我第一次會見佛蘭克是在一九二〇年。我與我的朋友海爾帖曼·仇里阿司一同去聽他的演講。那時我對他的朗朗的聲音就覺得驚異。他的風采和大戰前的凱撒在某處有點相似。他在演說上有着可怕的吸力和確信。

我們後來到他住宅中去晚餐。在他住宅內我會見結成「齊阿尼」的髮式的他的漂亮太太。我們一直談話到深夜方告別。佛蘭克是一位有趣的健談家。他告訴我俾士麥在國會受他同黨的議員攻擊的軼事。佛蘭克學着這位大政治家在國會時演說的姿式，用德國話告訴我這件事：「我尊敬敵人」俾士麥指着一個社會黨員

說。然後他又轉身對他的攻擊者方面說：「可是我輕蔑叛徒」。

在尼斯他的住宅內我們一塊靜靜地吃着飯。他說他最近到美國去時，美國移民局對他很懇切，使他非常感動。他們不加檢查即允許他上岸，而且又特別給他懇切的待遇。

「這和我在大戰中所受的待遇比較起來，實在是可驚異的事了。可是總之我也受了這樣的懇切的待遇，然而現在即使要感激也已剩了有限的幾年了。」

然後我們又談及個人的經驗。我說：「你是一個特殊的有名的人物，沒有從一般人那裏接受過多少正當的反應的，所以這次使你很感動。他們大概不是對你太感到興趣了，就是特意要給你看妄自尊大和裝腔做勢的風貌吧。」

我的惡作劇懺悔

我告訴他下面一個故事。這是我幾年前的經驗，現在我想在這裏加以解釋。

在準備攝製電影的某一個黃昏，我在洛杉磯一條馬路上散步，不知怎麼老想不出一個好的思想，心裏覺得很煩悶。我在冷清的馬路上慢慢地踱着，突然昏昏沉沉地被一家小食堂的飯香所誘，因此頗想單獨的去吃一頓飯。在這樣一個黃昏，我穿着一套舊衣服，我的鬍鬚已有一星期沒剃了，我的樣子看起來簡直和一個失業者一模一樣。

這時有一個年輕的穿着樸素的服裝，一看就知道是一個女工模樣的女郎孤獨的向大街那方面行走，她的臉兒看起來稍微有點憂愁。她並不是一個什麼美人，但看她的樣子似乎心情不定，並微帶憂鬱，所以引起我的惡作劇的心。

因為那一天的事件，使我心情沉悶，並感到失望，我很想離開我的工作，和對於電影完全沒有一點觀念的人談談，這樣也許能使我的精神爽快一些。我若能和那個女郎認識一下多麼好啊。可是我又沒有勇氣。因為說不定要被誤解的。

在我們步行之間，她一邊吃着糖菓，似乎已注意到我了。偶然她把手袋失落

了，但命運好像故意來戲弄我，當我正俯身要拾起來之前，她已自己拾起了。她看見我的樣子微笑了。

「你晚了一步。」

「我的命運永遠如此呵。」我回答。於是談話開始了。

「要到那里去呢」我問道。她說有一位女朋友在阿發陶禮格百賀奈司前等她，要在七點半鐘趕到相會的。

「那末我陪你同去沒有妨礙嗎？」我問道。

「不要緊的，」她回答。

她對我確乎一點也不認識。呵，這簡直是冒險。但她的態度很坦白，也可說是非常自然和正直的，因此把我的虛榮心刺激了。這時我想在我的心情上加點什麼印象 (Impression)。我不把我當作「查利·卓別林」，而只作為一個人物，作為實際的我自己。

「小姐是住在洛杉磯的吧。」我們一邊慢慢地走着，我一邊問道。

「不，不過我的家本來是在東部。」

「在東部那一邊。」

「在紐約。」

「紐約。我到那兒去過的。」我誇張地說。「實在說我是剛遊歷世界回來的。」

「哦，是這樣。」她機械地說。

「我到各處旅行了一次。」

我的計劃原想給我一點印象，可是現在眼看就是七點半了，而她又不能不去會朋友，她的話又很恬淡，這個時機眼看就要失去了。

「可是，」我們向陶拉格百貨公司走時我說道：「爲什麼你要和我同行呢？」

「我也不知爲什麼。不過反正我有半點鐘的空閒，也沒有什麼事情。」

「那末爲什麼特別和我同行？」我緊接着說：「雖然你也可以和別的人同行呢。」

「呵。不知道呢——我想你是溫和的。」

「我溫和嗎？可是我的鬚鬚非剃不可了。」

「是嗎，我並不注意這類事呢。」

「那麼，」我接着說。「你確實覺得我很溫和嗎？」

「自然囉。不然我不會答應你的吧。」

這樣看來，此事最初確實對她顯得有興味了。後來小住片刻她又說道：「這人很有趣呢。你究竟是誰？在那里工作？」

不知因爲什麼奇怪的理由，我對她說我的名字叫蓋爾，是好萊塢高等學校的英文教師。她臉上馬上起了一層暗影。我覺悟了我的職業不使她喜歡。

我們爲會她的朋友乃來到陶拉格百貨公司的一角。看見一個瘦瘦的粗俗的面

孔像鷹一般的女人走近來。我即刻被介紹了。

「這位是蓋爾先生」我的同伴說。這位新同伴只點了點頭，草草地說了聲「日安」，乃把我放在一邊，一心應酬她的朋友去了。

她們熱心地談着話，約摸走了半條街。我簡直成爲一個無用的贅物。後來她們終於覺到有我在一邊，於是我的同伴又懇切地對她的朋友說道：「蓋爾先生是英文教師呢。」

她的朋友做着複雜的表情。

我想這真是有趣的事了。我的周圍被神秘的空氣包圍了。於是我就一面談着我旅行的事情，一面又自誇地把我所認識的有名的人物告訴她們。我把我的朋友修瓦布和汪達比爾特及阿司達等人的名字，很自然地脫口而出。我又告訴她們我有幾部汽車，就中還有洛爾司雷司式的，然我因爲運動喜歡步行，所以不常使用。我這些話的效果非常有趣。她們不時地面面相覷，現出爲難的樣子。很明顯

的，她們把我看成不可救藥的謊言家，只是忍耐的聽着。

後來我說我還餓着肚子想去吃飯。我又說我因為喜歡大飯店裏有很多蕎麥餅，所以有時也到查爾登飯店去。

她們輕蔑地微笑了。乃說道：

「很好。那麼就在這裏分手吧。」

「可是你們也一道去怎樣？」

「雖願同你去，可是我們是兩個人呢。」

「那麼請你們兩位一道去吧。」

她從她朋友方面轉過臉兒對我說：「我們同你一道到那家飯店吧。到那裏後我們再分手。帶着我們兩個人去吃飯是不大方便的。」

我給她有所顧慮的話駁住了。不久三個人就在查爾登飯店門前站定了。

「你們兩位不能陪我一同進去嗎？」我變成懇求了。

「既然承你這樣好意相邀，我們自然願意奉陪。」

我們正要進門的時候我又躊躇了。

「我陪着兩位小姐，不能到查爾登的。我想畢爾齊摩飯店要比這裏好一點吧。」我把市上最高等的飯店提出來了。

我的同伴又面面相覷了一下。說道：「這裏就可以了。我們也不把你看成什麼資本家的呵。我們覺得查爾登已很好了。」

「不，還是到畢爾齊摩飯店去吧。」我斷然地這樣主張着。並且在她們還未來得及反對之前。我已牽住她們的手臂了。

這樣看來她們完全失敗了，我終於給予她們印象了。可是我依然大吹法螺。但她們這次溫順的聽着了。

就我的外表看雖不為大家所熟識，但當我走進飯店的餐廳時，侍者中仍有認識我的，所以很恭敬的對我施禮。領班的侍者也不說我的名字過來給我施禮。

我爲給予我的朋友印象的努力是偉大的。我以驕傲的態度命侍者選擇一個好座位。我點了我所能想得出的最上等的菜肴，又叫了一些爲最上等的菜肴所必須的東西。這樣使廚房的機械一樣不剩地活動起來了。

現在她們的情形大不相同了。那位瘦的已神志頹唐，默默地坐着像呆了一般。但我的同伴則努力在文學上尋找話說了。

「你認識巴西·哈蒙特嗎？他是德里休報的劇評家。」她問道。

我回答說不認識。不久話又轉到電影方面了。這時我的朋友突然像由恍惚狀態裏醒過來一般，她仔細地對我看了一下，於是說道：「你的臉和誰相似呢。但我一時又想不起來在那裏看見的。可是我一直就不放心。現在我才明白你和誰相似了。你和查利·卓別林一樣呵。」

「那不會的，」我即刻回答道。「他不是這樣漂亮的人。」

「不，我不是說在銀幕上那樣子。我只說他的眼睛那方面。」

「他的脚也不能除外呢。」我回答。「究竟你對卓別林這個人怎樣感想。」
「是個大人物，」她答道。「不過我不大愛喜劇。我喜歡嚴肅的東西。」
這時一個侍者過來對我說：「卓別林先生，真對不住，鮮蘆筍偏巧沒有了。」

「你是——查利·卓別林！」那位瘦女郎驚異地叫道。

我惡作劇似地點點頭。她隨嘻嘻地笑起來了。

「呵！這真是再有趣沒有了。你不是英文教師呵。」

她們的態度突然一變而為親密的，也可說像自傲似的。

後來我問她們對我的法螺作何感想。我的同伴說她們當然一句也不相信。但我們進了飯店時就有點迷惑了。因此種種的思想在腦裏迴旋起來。

「我先以為你不是一個間諜就是一個偵探。後來一想也不大對，所以又覺得仍像你所說的一個英文教師呢。」

吃完了飯我們又去看電影，然後她們就回去了。

「卓別林先生」我的同伴說。「今天晚上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一夜。我永遠不會忘記的。」

當我們說再見的時候，不知怎麼有點依依之感了。

「你可以著作呢。」我的話說完了後，佛蘭克批評道。

我因為他的批評很得意。從我所尊敬的人物口裏說出這種話更使我快樂。他幾乎沒注意到在我的文學的願望的園地裏因他的心緒而播下種子。

「你和任何人共同的弱點相近的」我說。「我想寫作。但因有所謂文法那個東西，所以文體總弄不好的。」

「文法是不成爲問題的。」佛蘭克說。「究竟在文法上正確這話誰人說的最有力量。慣用和常用，這就是所謂文法。什麼曖昧的章句成爲文章上唯一的忌諱了。」

「確是如此。就我所知道的範圍內，曖昧的文法和章句是很多的。例如丁尼生在『*Idylls of the King*』中所說的『*His honor rooted in dishonour stood, and faith unfaithful kept him falsely true*』即其一例。這很像會議席上的記錄文中某一文句，已和所謂言語一樣吧。」

「世上有的是說文法是很困難的自負者。」我接着說道。「他們以為文法即是教育良好的證據。但莎士比亞和其他幾個作家常使用不合文法的文句。意思一點也不明瞭。例如雪萊的『*Ode to the west wind*』中的『*de thou me, impetuous one*』一句，假若換上一個“i”字，則這句詩聽來就無音樂感了。其次如莎士比亞在『*Julius Coesor*』中所說的『*The clock hath stricken three*』和在『*任君所欲*』(As You Like It)中的一節『*Rosalind lacks then the love which teacheth thee that thou and I am one*』，這最後的一段是不合於文法的。但我可喜歡。所謂『*Thou and I am one*』是把兩個人看成一個，這是很生動的表現方

法。」

「那麼你就因此而不想寫作了！」佛蘭克喊叫了。

「可是我還不知道我能不能寫呢，現在做着看吧。」我談諧地說。

這天晚上是最後的一夜了。後來過了六個月他就逝世了。他雖然遭受過百般
的非難，但仍不失為文學界中一偉人。他有許多敵人。然也有許多同志。他是弱
者和失敗者的戰士，為他所信仰的主義而戰。他寫的也許太露骨，可是寫的很巧
妙。我確信他的事業要流傳後世的。

在畢阿里茲避暑地

我從法國南部回來，和友人哈里塔萊司君一道駕着汽車到巴黎去，遊覽美麗
的巴黎，富饒的布爾康帖，和揚溢着金鳳花的香味的廣曠的牧場，及有許多家畜
的肥沃的奧阿茲等地。

因哈里塔萊司君的慫恿，乃又到靠近西班牙國境海岸避暑地著名的畢阿里茲遊覽，那天晚上就在建築於十二世紀的壯大的布里薩克城停下汽車。現在是布里薩克公爵邸，晚上。我去參觀酒倉，嘗試許多種類的葡萄酒。

畢阿里茲從前只是一個漁村，據說是拿破崙三世和猶賽妮女皇所喜歡的地方，但現在已成爲歐洲著名的避暑地了。一年到頭熱鬧着。

不論現在怎樣不景氣，但在這裏生活仍是奢華的，在晚餐之前，大抵從五點到七點半的時候，大家都集在帕司克酒店裏，坐在戶外的桌旁，交談着一天之中發生的事件。

巴黎咖啡館是以飯菜精美可口著名，即使找一個座位，也不得不打一次麻煩。連高貴的先生們，豪富的朋友們，也得排成行列等待着。咖啡館的地位狹小，可是生意很好，菜價也便宜。

西班牙貴族梭爾阿納伯爵，在畢阿里茲有一所著名的邸宅。在宅中並飼養着

可愛的白熊。在邸宅附近，有一個伯爵用以參加比賽用的汽艇製造場。但這純粹爲的嗜好，只照原價發售給朋友們，不是爲營利而設立的。這個工場裏有十個技師和工人整年的工作着。

鬥牛——死的跳舞

在聖沙帕司參觀鬥牛，我過了一個壯美的，但心情惡劣的下午。恐怕無論什麼運動也沒有像鬥牛這樣使人顫慄並引起人戲劇的興奮的，但因它的殘忍性，我想無論是誰也不能不背轉過臉來吧。我由鬥牛的技術和美麗中認識了死的跳舞。

因爲梭爾阿納伯爵通告爲我獻上幾頭牛，所以管事的人送來四個烟捲盒。鬥牛下午四點開始。競技場的觀衆已告人滿了。開幕時由音樂隊前導奏着雄壯的西班牙進行曲，鬥牛者入場向主賓席行過敬禮之後，別的人乃都退出場外，只餘第

一號的鬪牛者和助手在場內。

這個鬪牛者來到我們座位前說了聲「再見！」又對我應酬了幾句。即把繡金的披肩 (Cape)，以英武的態度投過來。接着又轉過身來把帽子投擲到我的肩上，我把它一一接過來了。我的朋友梭爾阿納伯爵告訴我說，等到鬪完牛後，就把烟捲盒包在披肩內拋還給他。

一切都準備好了。鬪牛者與助手也準備着開始。大家的注意都集中於競技場的反面的柵門。突然門開了，一頭精力雄壯的牛昂着頭慢慢地走了出來。我不知道怎樣一陣起了憐憫的心情。

鬪牛者揮動着紅色的披肩。因此引起牛的注意。乃做着快樂的樣子舉足向前移近它，但當走向前去時，它的樣子又明顯的變為攻擊的形勢，最後則舉首向着紅披肩衝去。鬪牛者拿着紅披肩在場內各處散跑着，又在牛的周圍誘引着，以惹起牛的注意。那牛眼看着轉為激怒了，於是這第一個鬪牛者開始把牛捉住。

這樣第一場閉幕了。接着是舞曲和跳舞。以調節牛的激怒，恰如美麗的塑像的圖案一般漸漸靜寂起來。

牛，由於紅披肩的作用，時時激怒着，但鬪牛者與牛是一個塑像。牛以它的角在鬪牛者的胸前碰撞磨擦着。

收拾起美麗的披肩的鬪牛者，等到刺槍人 (Picadors) 過來，和第二個鬪牛者換班的時候，直到離開牛靜靜地走出場外，在這個時候，場中的參觀者都屏息無聲地靜觀着。

參觀鬪牛的外國人，大部分對牛懷着恐怖，因之對待它也殘酷。但事實上，這些可憐的動物，在離開競技場時，已經陷於半死半狂的狀態了。我曾訊問過一個西班牙人，爲什麼要這樣對待這些溫順的動物，他則說凡是走出了這個競技場的牛，在它自身即是一個誇耀。

牛被曳出來，競技繼續進行。刺槍落在牛背上，等到鬪牛者殺牛的信號的喇

叭再響起來時，牛即被捉住了。那時，鬪牛者拔出裹着劍的小披肩和劍來，使牛得以再度在場內暫時轉動着。

這時是要深加注意的，那鬪牛者由披肩內拔出劍來，要找一個可以一刺即使牛致命的位置，牛在鬪牛者面前轉動着，雖是那樣馴良的牛，這時也一邊喘息着一邊站了起來。

在用槍刺牛的時候，頭必須低下，像要接近心臟，劍必須在牛的肩胛骨之間刺進去，而距離又近，兩腳必須分開，所以這一瞬間，對於鬪牛者簡直是危機一髮的。

這天午後，可說是看了一場戲劇的血鬪。在廣大的競技場中，有三萬觀衆沉黙着在落寞的陽光中看着人與垂危的牛的鬪爭。

鬪牛者雖然得了勝利，然那鬪着的牛的勇壯也夠使人驚嘆。當鬪牛者給牛一

個致命傷的時候，觀衆一齊喘了一口安心的粗氣。可是那負傷的牛，也不是很容易死去的，它一面凝視着殺它的兇手，一邊又掙扎着站起來。好像在等着一個預期的變化一般。

三萬個觀衆仍舊沉默着，助手想走過去幫忙，但鬪牛者深信他給了牛一個致命傷，所以用堅決的確信的態度阻止他過來。在這一瞬間，他們面面相覷着，保持着不動的沉默。這時在鬪牛者的臉上，像是爲勝利的快樂發光起來一般——然而，在他的眼睛裏會不會洋溢着爲殺掉了牛的悔悟和哀悼的淚珠呢！

這時戶外貨車的聲音，打破了競技場的沉默。等到車聲消逝，鬪牛運走後，場內遂掀起了瘋狂的喝采的渦流。

從畢阿里茲重返倫敦，我預定在這裏只滯留二個月，到英國北部去旅行一次，然後再回到好萊塢我的家。

英國國會

我在英國脫離金本位制前曾來過幾次，並在下院吃過午飯。

英國下院是因襲的偶像。在攜帶品保管處每一個議員都有一個掛衣鉤，鉤上並結以紅色的絲帶。在從前議員還得帶劍。上下兩院同樣的在演說台之前，放着一張三尺大小的擦鞋墊。在現在仍保守着這個嚴格的規則：凡不踏這個擦鞋墊的議員，任何人也不許登上講台，在古代也不知有沒有這個規定。我想這大約爲的在議院開會時，防範反對派的議員激昂得拔出劍來後的舉動，乃訂下這樣一個法律，禁止任何議員越出這個擦鞋墊之外。

我時常被招請在各議員家中聚餐。有一位議員在宅中裝有直通國會的電鈴，因此當開會時他可以馬上知道何時投票。有時我也參加大政黨的熱鬧的宴會，但我一點也感不到興趣。我一直坐到席終人散，簡直像個傻瓜。

在投票的時候，議員們都集在下院廊下的側門，但贊成派和反對派，各派都由各別的入口進來。在表決之後，我會到一位面上帶着很關心的表情投票回來的蘇格蘭議員。

他對我說：「我因為不知道是開始表決，所以走錯了門，這實在對不住各位選舉區民的。」但在我想這對各位選舉區民反倒是高興的，我想給他一個反駁。在下院聚餐是一項非常有興趣的事，在這裏你可以有親身面晤全世界的國王的機會。我接受了與托瑪司爵士一家人聚餐的招待。因為遲到了五分鐘，使他不勝驚訝地說道：

「查利！好啦，不要在意。請你同時見見賽爾畢亞國王吧。還有瑪凱納氏和我的孩子們……請把椅子搬過來坐在國王的旁邊。」

和甘地一席談

瑪哈特瑪·甘地通知我想在卡爾登飯店或某處與我會面，因此我馬上到甘地的朋友卡帖阿爾博士宅中約定晤面的地點和時間。我對印度的事情不大熟悉。我關於印度的知識僅由報紙記載的標題下知道一點兒。甘地是二十世紀的偉人，他巧妙的利用着無抵抗主義，是一個反對改革主義者。這個無抵抗主義不是幾乎也可與暴力匹敵，而且是適用新時代要求的鬥爭力的表現嗎？

卡帖阿爾博士的住宅，是在倫敦的東區，須經過克萊康維爾，好瓦特查比爾，東印度船塢，再向卡姆庭去。我們走進派克登大街的岔道。成羣的行人和無數的汽車，把這一條寬大的街道埋沒了。我從汽車裏下來，就被那些等待着的羣衆狂喜地包圍了。幾個警察過來制止也完全無用，我站在這喧聲四徹的羣衆中間，連我要去的道路也分不清了。有的向我投擲花束，有的敲者我的背脊。我用盡了氣力才上了一個窄狹的階級。好容易和新聞記者及甘地的隨從們擠進了一間狹小的房間。卡帖阿爾博士把我介紹給大家。其中並有一位英國女人，叫做司拉

德夫人，她頭上披着土布的頭巾。甘地這時還未來，還得小等半刻。在這其間，記者們乃乘機問我和甘地會面的理由及種種質問圍困我了。戶外的叫囂仍未停止。

甘地來了，街上全被歡聲洋溢着。警察爲清出從窗外到室內的道路已弄得披頭散髮。甘地臉上浮着微笑提着下垂的長土布的衣服，悠然自得地下了汽車。一個向窗外對甘地投擲鮮花的印度年輕女人，勸我也向他投花，我拒絕了。

因爲羣衆瘋狂的歡迎，竟把甘地圍到腰間的長土布衣服鬆散開了。這不是一幕喜劇嗎！像這樣騷擾，我們正擔心他會不會迷失了路。然而他終於走進這個房間了。

甘地的樣子似乎有點不知所措，但很風雅的接待了我。一隻手仍舊提着他的長士布衣，用另一隻手來握手。

羣衆的狂熱仍未熄滅，他於是走到窗邊。一個年輕的印度女人強把我推到窗邊，這樣一來甘地和卓別林二人一同並立在歡迎的漩渦前了。

新聞記者要求我們回轉過身來，我因為沒聽見要拍他和我的照片，所以剛一轉過身，房間恰好亮了，沒有法子，乃和甘地並立着拍了一張照片。

室內外叫囂不息，連談話也不能夠，我也變得心灰意懶了。我要利用這個假期努力去過愉快的時光，我也很想知道一點關於印度國度的事情。因此我又重復精神，向甘地氏問訊了。

我對甘地主義不表贊同

「我對你的主義不能完全贊成，剛才我已對一位年輕太太談過了，現在我想知道你反對機械的理由。在我想，機械畢竟是人類智慧的產物，是人類進步的一面。對於使人類從奴隸制度下解放出來，因而能夠達到更高的文化這件事，機械

可說是確對人類有過貢獻的。若從紅利利益這點上看，或機械搶奪了人類的勞動力。並給人類一個悲慘的打擊方面說，也許是一個理由；但從它給人類的幫助和恩惠這一點看，恐怕沒有比機械更大的。」

甘地答道：「你這話是不錯的，但在印度條件就不同了。若由風土，或人民生活式樣上考察。我們沒有依賴機械的必要。對於印度人，像西歐諸國那樣文明進步的武器，所謂工業的力量，我想並不急需的。在西歐諸國想到開拓印度是徒勞無益的時候，會把印度放棄了吧。這樣，先進國的工業也不能不陷於孤立了。我們必須知道農業。用自己的手收穫米麥，紡織棉花等事，這在我國人民的生活上是絕對必要的。而且在性情上，我國人民不僅只有淡泊的慾望，同時，對西歐機械的複雜性也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呢。」

「但是你們不可退步。我想如果你們要像西歐諸國那樣的進步，則機械即是必要的了。到那時候，遲早要接受機械的吧。」

「若是不能夠的話，我想還是需要沒有機械的照應以前那樣的東西的。」

甘地的祈禱

不久，祈禱者來到甘地的身旁，一邊是司拉德夫人，另一邊坐着兩個印度人。在祈禱的時候，他垂首靜坐，默無一言。祈禱只五分鐘。然後是祈禱的歌聲——再靜默一分鐘，祈禱就完畢了。

這時我起了一種超現實的不可思議的感情。——這兒是倫敦東隅一間狹小的房間，在戶外又有羣衆的叫聲。這時紅銅色的太陽正在污穢的房頂下沉着，而三個印度人，一個英國女人盤膝打坐祈禱。我們二十幾個人在旁邊看着。

這個人就是約許把握着三萬萬民衆的生命之鍵的人嗎，我一邊懷疑着一邊告辭了。

奧德林·毛萊爾夫人

第二天我出席奧德林·毛萊爾夫人宅中的茶會。我會見了里頓·司特拉賽氏，A·赫胥黎氏，及奧苦賽司·約翰等人。我談到拜訪甘地的事情。

我很討厭拿人做介紹這種事。我對人的名字記不住的。連自己的兄弟的名字有時也會忘記。所謂人的名字，對我實在是無意義的。

我希望能停止這種爲介紹而介紹的事。這樣一來，也許社交會變成一種冒險，試想對於一個完全不知是何人的著名的人物無拘束的談話，這是怎樣一件有趣的

事呵。

奧德林·毛萊爾夫人在宅邸中爲我開茶會時，夫人一邊把奧苦賽司·約翰，

阿道爾司·赫胥黎等名字輕快地說完，一邊對我介紹，可是我完全沒聽進耳中。

赫胥黎的名字在以前也曾聽見過，但當夫人說着奧苦賽司·約翰的時候，我對別

人的名字雖那樣的不關心，但這個名字可沒在我耳中消滅。

我的愛情論

我談論對一般社會的感情。在我想人類愛和民衆愛是不同的。我認爲人類愛是植根於人類的心底的本能，但民衆愛則因心情而變化。所以我以爲如果可以激發民衆愛，也可以威嚇虐待的。

「可是司特拉賽先生說只有友愛，到底是利己的人呵。」奧德林夫人笑着說。

「我的愛是很極端的。即連我自己的身體也不注意愛護的。關於一般人的事只是寫寫而已，但這完全和什麼愛他主義不同的。」司特拉賽氏滿足的樣子答道。（我對於這位維多利亞女士的作者，和維多利亞時期時代的歷史研究家里頓·司特拉賽氏，現在更覺得驚異了。）

奧苦賽司·約翰是一個身材高大丰采美麗的人，他有容易惹人注意的魅力。使人不知不覺要過來與他談話。這天下午我告訴他關於我成名後第一個印象。

當我的名聲漸被確定時，我在洛杉磯的馬路上踱着。我的周圍像變魔術一般。我從落魄悲慘的生活中逃出來後，社會好像給了我溫厚的同情。關於我的事情人們也感到興趣了。他們很恭謹地聽着我的意見了。突然的成名使我的意見也很有價值了。

我到紐約旅行時，才知道所謂名人者的真正的意味。這是我投身電影界二年後的事。我打電報給我的哥哥說要到紐約去找工作，在旅行中我沒想到能發生什麼事的，所以我只帶了一個小提包跳上了火車。

電報股按次收發電報，我想不會出什麼差錯的。我到了阿瑪里洛·帖基莎時，車站上站滿了兒童們，還有市長及市的代表者們。我這時恰好在盥洗室內，聽見人們走進車箱高叫「在那裏」的喊聲。在旅客們想來——我也是這樣想——

不知出了什麼亂子，真是奇怪。

一個旅客叫道：「一定在這個火車上。」「這個車上？」我嘟噥着說。——臉上滿是胰子沫……這時有幾個人來到月台上叫道：「查利·卓別林在這兒嗎？」

「是找我的！」

阿瑪里洛市的招待

「我是阿瑪里洛市的市長，我們想爲全市的兒童們把你作一個客人來招待。只在停車的時候。不過半點鐘。」

我走進在車站內掛着旗的歡迎場。我不知市長對我作何感想，但我在吃飯時一直保着沈默。最後市長祝我將來的幸運，和這次到紐約旅行一路平安。

火車行動了，我心裏有一種奇怪的感覺。我一點也不驚怕，只沈入思想中。

我感到了一個被世上以好奇心觀看着和待遇着的人的悲哀和孤獨。

每到一個站，都站滿了想看我的人，我也出來站在火車的最後部。最初是歡喜，後來是義務，到最後則成爲苦役了。我雖然憧憬着成功與成名，但在這次旅行中還無此準備，所以很爲它的突然而震驚了。

哥哥打來電報，我得知紐約新聞界正等待我的到來，警察也親切地知照我，不要在中央車站下車，最好到一二五號街再下，俾得給我較安全的保護。

我恰像一個王侯的微行一般，到了紐約雖化名住在普拉茲飯店，也被人發見了。

我的成功的魅力真是驚人。我一個人在紐約街頭閒踱着，我也沒有裝扮，也無要去的所在。但是大家都認識我，而我可誰也不認識。我怎樣才能夠認識幾個朋友呢？究竟這就叫做成功嗎？不知別人是怎樣才能得幾個有趣的朋友？所謂成功的我和一向並無兩樣。我只不知道一個成功的人認識幾個朋友是比較容易

的。

我做江湖戲子的時代

年輕的時候，我幾乎走遍了英國鄉村，這時我對旅行一事非常討厭。因此我才跑到倫敦。

但現在我可很想去訪問蘭開夏等地的小村鎮，坐在蘭開夏民房美麗的青竈石的爐邊，嗅着竈內手製的麵包的香味。我並且羨慕那早晨出去做工的青年男女的木鞋的聲音。

我在十四歲時，即是雪洛克·霍爾姆巡遊劇團的團員，但因年歲太少，不許我和劇團的人們同居，所以我無論何時都是孤另另的。我因為解除寂寞，乃買了一條狗和一隻兔子作伴。我把這兩個朋友裝在手提箱內帶着到各地遊行。我因為有了新朋友，所以道具也增加了。狗漸漸長大起來，它馴熟得可以直跟我跑到車

站。在進車站的時候，我可把它裝進提箱裏，以避站長的耳目。不久它生了五隻小狗。這時的問題是如何對付棧房的主婦了。但我想出了辦法。我一聲不響的租了一個便室寢室相連的房子。後來終被發覺了，房間簡直成了動物園，但當主婦發怒時，我便提起一條小狗，說道：「很可愛的呢，等再長大一點送你一條吧。」主婦什麼話也沒說就走了。總之，我這樣帶狗巡遊表演約有一年光景。

訪問曼徹斯達

我到曼徹斯達訪問，正是總選舉結束後麥唐納二次登台的時候。如果可能，我很想悄悄地自己作一次靜靜的旅行。我租了一輛長途旅行的汽車。我第一次到莎士比亞的誕生地斯特拉福特·昂·阿封 (Stratford On-Avon) 去。到的時候正是星期日的黃昏，晚餐後我就到街上散步。很想去探望一下莎士比亞的住宅。我還第一次到這個地方，在黑暗的夜之街上慢慢地踱着，不覺在一座房子前站定

了。真是奇怪，而這座房子就是莎翁的住宅。

第二天早上，斯特拉福特的市長，和阿齊帕爾德·弗拉瓦氏來訪，乃由他們引導再到莎翁的住宅和阿封河畔莎翁劇場參觀。

在布爾霍帖兒

離開斯特拉福特，到曼徹斯達時下起雨來了。這個地方和倫敦不同，我還是初次來。祇是那個古老的米茲特蘭飯店就很中我的意。不久即到了勃萊克朋。這個村鎮就是我從前買過兔子和狗的地方。我現在只記着那個大市場的廣場，和海瑪凱特及布爾霍帖兒。

來到了鎮上決不會使你失望。同時布爾霍帖兒也是大家所想慕的。記得從前這個地方很大，但現在不知怎麼變樣了。我租了一個不到十二間房間的旅館。盥洗完畢，和大家一同吃過牛酪和雞蛋之後，即出去游覽市街了。

我站在市場的廣場內，聽着政治演說。有一羣人是講演達格拉司的經濟論，另外我又聽了一羣大罵首領爲國賊，一面又討論工黨的命運的共產主義者的街頭演說。

不久又回到布爾霍帖兒，在酒店裏一邊聽着關於新政府的民間的議論，一邊喝着棕櫚酒。在談話的中間，我會提出這樣的問話：「蘭開夏怎樣，保守黨很多嗎？」

「在過去幾年中薪水很大，生活也快樂。簡直像住在樂園裏。所以現在沒有什麼問題的。」一個坑夫說。

這個完全的樂園，出於一個要在地下渡過半生的人們的口中，想來這又是怎樣的諷刺呵。

然而在這兒有英國人的靈魂，有他們的忠節，和對責任的理解。英國國民所想的信念是權利與正義。

布爾霍帖兒怪談

黃昏時我付了酒錢，未加思索地從袋中拿出相當數目的錢來。因此就有人用疑惑的眼光注視我。回到房間踏上樓梯，在樓梯底下就有人蹲在那兒。因為北部地方的不景氣，像汽車這類有危險性的東西自然容易惹人注意。汽車夫的房間在這房子的背面，我的房間和大家隔離着。門又沒有上鎖。我想忘記剛才看見那個奇特的面孔，暫時看起書來了。

約住了二十分鐘的光景，我正朦朧欲睡，但廊下的脚步声，把我突然驚醒了。我吃驚地站了起來。什麼聲音也沒有。我的心臟不息的悸動。我想門外不是有人匍匐在那兒，就是站在那兒。我輕輕地轉了轉門把打開了門，又趕快回到床前扭開電燈。依然靜寂無聲。於是我的腦裏就浮出種種的思潮了，連「查利·卓別林在勃萊克朋的旅館裏被暗殺」這種新聞的大標題也想像出來！

嚴加注意之後，乃重新閉上門，又在門把下放了一把椅子。但住了不久，又聽見脚步聲音。這一夜我一面出着冷汗等待着天明。

到了早晨我叫旅館開早飯。一個可愛的蘭開夏女郎拿了橘子汁走進來，說：

「昨天晚上睡得好。」

「那裏，夢見有人站在門外呢。」

她嘻嘻地笑着一聲不響地走出房間。她笑什麼？難道她知道嗎？或者是故意同我玩的惡作劇？當她又拿咖啡進來，經我訊問之後，她老實的招供了：「實在因為一個同伴的要求才回到你的房間來。因為這是會見你的唯一的機會，我們想在你睡覺的時候，乘隙窺看一下。在門外等了半點多鐘，正想乘隙一看時，突然房內的電燈亮了，我們遂嚇跑了。」

這就是昨夜的虛驚！想起來與其是痛苦，毋甯因為未能會見那位女郎而悔恨。若是看得見，也許是件非常愉快的事吧。

任何人對生活都不滿足。我們有了一個理想，努力要使之實現，但結果又爲慾望與恐怖阻撓而失敗。時間與環境給予變化。很少以理想去建立生活的人不是如此。在這裏我不能不想起惠特曼 (W. Whitman) 的話來了：「矛盾即是矛盾呵。」

我對我自己也厭倦了

在本書一開頭，我寫過我對於戀愛與人類厭倦了的話，但現在即對我自己也厭倦了，尤其在開始寫這本書的時候。——然而也想請各位讀者負點責任。鼓勵一個電影演員的我爲文學努力也算一件好事。

可是，自到英國以來，我的目的成爲非常的豐富。我回顧過去，我的青春又重返回來了。我在開甯格頓公園裏徘徊過，在白萊克司頓沈入冥想，又在倫敦各處休息過了。這一次旅行對我最珍貴的是逢見一個舊同事。這不只是相逢的意

思。因爲自己描寫的快樂的夢，不打算分開給誰的。

現在我爲想溫舊交的心情燃燒着，但許多的朋友不是死了，就是倒在戰場，真是不可勝計。

雜技場的世界，也有驚人的變化。在兒童時代工作過的雜技場，現在也改爲電影院了。我滯留倫敦時，曾進行過復興雜技的運動。查利·奧司丁和喬治·洛比是最熱心這個運動的人。洛比是我兒童時代的偶像。查利·奧司丁的技藝，我也會在伏羅伊齊的巴納特劇場看見過。他的技藝是滑稽而有趣。我到皇家戲院時，在休息時間，在後台會見他。獲得了許多舊友的消息。我並會見了埃爾賽·奧哥爾曼，維爾·海及白萊特·拉賽爾諸氏。這幾位先生（曾經是我尊敬欽慕的人）給我許多指教，我懷着尊敬及感謝的心情離開了他們。

到瑞士去

我對瑞士直到現在仍無興味。不知怎麼我討厭山國。一想起在山國裏，就好像與世界隔離被包圍住一般。在頭上高聳的山峯，也好像給我不吉之感。天然的海邊的底地，最合我的性格。我喜歡海濱的程度，即使要我在羅馬渡過一生我也甘心願意。

因為經驗了里維拉地方溫暖的太陽，倫敦之春光與秋霧，環境的變化想來也很有興味，加之烏格拉斯·范朋克氏也在聖毛里茲過他的冬天的運動等等，使我也離開倫敦到聖毛里茲去了。到的時候正是第二天的午後。真是銀裝世界。看見白雪之後，我的心情愉快起來精神也活潑了。

可是，旅館租金之高真是驚人。據說在這裏住兩星期的旅館費足夠別處兩個月用的。

我的滑冰漫談

烏格拉斯主張滑冰應把教練員的費用也包括在內，但我總覺得滑冰是很容易的，用不到什麼教練。據我的經驗，只有二點鐘左右脚步不能自由活動。旋轉也感困難，但我會做着我自己的獨特的式樣。

對於初學者，滑行丘嶺最容易，最困難的問題是停下來。再如跛足的姿勢，同時分開兩腳的距離，使脚踝向內彎曲，做着掘雪的樣子滑着也不容易。在初學的時候，先靜靜地在丘嶺滑着，漸漸增加速力，這時會感到滑冰的趣味。速力增加起來，愉快即成爲慾望。即使險峻的山脈，一天也可走五十哩！這時，無論什麼山岩樹叢，及任何障礙也能夠奇蹟的越過去了。到了這一步，因爲對滑冰有了自信，所以還想再做進一步的冒險。雖然恐怕致命的岩石會粉碎了你的頭蓋骨，又預測到了死亡，然而滑冰人畢竟是理智的，在滑行之前即強烈地感到了生之執着吧，所以他們不會被殺的。

引起奇蹟的某種精神的力量，使岩石也起了同情，可以平安無事地在上邊滑

行着，再向前進也不要緊，滑冰人的精神，是被統制着。一感到了危險，則比思想還強，會馬上坐下來。於是從雪中探出頭來，但意識仍是明晰的。心想沒有什麼人在這兒嗎。乃抬頭眺望着四周，這時有靜靜滑來的不認識的人過來訊問是否受傷。「沒有！」安心的回答着，因為那個不認識的人走遠了，於是乃改變念頭，脫下滑冰道具。這就是滑冰。

可是，各位讀者啊，事情決不只是如此的。我在那兒竟平安的勝利了。在那一天報紙上這樣記載着：「聖毛里茲的人們，吃驚地看見一個身材不高的人，用猛烈的速度在很傾斜的村道上滑着，滑到旅館前突然停下來。他就是電影大王查利·卓別林，路透社的通信記者這樣說。他是那樣敏捷地在旅館前停下來，不錯，他從前是有過遇險的記憶的。查利氏的滑冰實在很好。」

在滑冰季節之間，有許多朋友都到了聖毛里茲。從好萊塢、倫敦、巴黎、柏

林、紐約來的名人們都聚會在這兒。各位也許會吃驚吧，連我從前一次也未會見的前德國皇太子殿下也來了。

有一天，在旅館裏過了午後喝茶的時間，有人說前德國皇太子殿下來了，「在那兒？」我不禁吃驚地說。

這時，我心裏浮起各種的思想。我眺望着殿下，回憶起我攝製過的「肩銃」(Shoulder Arms) 那部影片來了。在這部影片裏殿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這是關於歐洲大戰的一部喜劇。那時，因為突然來了電話，我遂急忙地離開旅館了。

再到意大利

我由奈爾乘船，通過蘇彝士運河，預備在歸途中在日本小住，再經由東洋航海返回加尼幅尼亞。我的哥哥也要同行。他在羅馬等待我。因為到羅馬必要坐汽車去，所以我和我的朋友普萊茲修氏告別了瑞士。到羅馬後將略事遊覽。一越

過瑞士國境就看出意大利獨特的雰圍氣了。這兒竟洋溢着規律與秩序，希望與欲求。在中世紀的環境上，接受了新時代輕微的氣息。每到一個地方，都受熱誠的歡迎。

未會見墨索里尼氏

到了羅馬，我就準備會晤墨索里尼氏。我在羅馬只逗留兩天。這其間因為墨索里尼氏很痛惜分開他的寶貴的時間，所以這個會見未能實現。

公式的去會晤一個人，好像不進家門只眺望着住宅的外觀一樣。我回憶起從前在白宮會晤故威爾遜總統的一幕了。我們同去的一共四個人：曼麗壁克福，瑪麗特萊絲拉，烏格拉司范朋克及我自己。我們被引到著名的「綠室」等待着，這個時候，我有趣的想起了關於大總統的美談逸話，又一面溫習着想和大總統說的話。突然，一個官役進來說道：「請各位排成一行」。大總統進來了。「請進前

「一步」——於是我們被公式的介紹了。

大總統的態度很慫慫。我們雖站在總統面前談話，但總覺得像在別處一樣。爲緩和這種拘禮的空氣，我便笑了起來。同來的幾位都用擔心臉色睥睨着我。恰好談話在這兒中斷了，瑪麗特萊絲拉爲接着這個場面又和總統談了一句話，她說的什麼話我也記不清了。

曼麗壁克福之後，就臨到了我，我用着尖銳的變聲說了一鱗二確實……，可是下邊的動詞應說單數和複數可使我躊躇了。這次的會晤唯一的真物，只剩了在白宮內的愉快的眩惑和誇耀回來了。

在羅馬

我想去遊覽的地方，常常因爲沒有閒暇只得遺憾了。興奮和期待不斷的燃燒

着。以下是我寫的像走馬燈式迴旋的訪問羅馬的日記。夜半到羅馬。市街上已無行人，泰巴河的燈光給人印象甚深。接受朋友和記者們熱誠的歡迎。在旅館中把準備會晤墨索里尼氏的手續辦妥。吃過冷的晚餐後，就到街上漫步。羅馬不及我的想像可愛。

晨四時就寢——七時起身，等待墨索里尼氏的通知。這一天參觀了聖彼得大教堂，羅馬公會所，博物院，然後返回旅館。墨索里尼的通知未來。再度赴市內遊覽，接到墨索里尼的通知，說在這樣短時間內無暇接見。第二天早晨，決定乘到遠東去的船。由羅馬到奈普耳。

航行一路平安。天氣晴朗。船到紅海時，船上的人們都換了熱帶地方所穿的短露膝裸的褲子。

哥倫坡

到哥倫坡（錫蘭之首邑——譯者）時，因為天氣太熱，我也向哥哥借了大家穿的同樣的短褲子。在船入港之後，我們到離哥倫坡七十哩康地的聖池過夜。錫蘭島滿足了我的異國情緒的夢。哥倫坡保持着東洋的神秘主義和熱帶地方的魅力。我們眺望着奇異的燈火，一面爲籠罩空中的濃烈的芳香陶醉，乃把汽車開到康地。

月圓之夜，錫蘭島舉行全體的祭祀。

行列突然會合了。燈和火把在夜空中挺立着。魔術師在繩子上點着火像鞭子一般的揮旋着。兩個戰士走出來，他們的武裝的姿態，在火把的光焰裏輝煌着。汽車夫告訴我他們是惡魔的跳舞者。

惡魔的跳舞者，向我們這邊走近來。他們變成狂熱的，但我一點也不恐怖。大家把我們圍住，再合以大鼓唱起歌來了。突然跳舞者跳了起來，恰如惡魔附體一般團團地旋轉起來了。旋轉完後大家齊向我們施行敬禮。

我對哥哥說：

「哥哥，這樣的地方你知道過嗎？我年老的時候要住在此地，買一塊種茶的土地，渡我的晚年。」這是我最初的反動的心情。

康地的聖池

到康地時天色已晚，晚餐後雇了兩輛人力車，在聖池周圍靜靜地迴覽着，那一晚所餘的印象，我到第二天早晨還記得很清楚。車夫一面指着各處池畔的兇野的海龜，一面在月光下拉着車子。

第二天去參觀寺院。乞丐用兩手張開布條並列在石階上。胸懷塞滿了思潮。

在離開此地之前，羣衆包圍了我的旅館，對我們高揚着歡呼之聲。被熱帶地的雰圍氣魅惑了的我，很奇怪的對於離開此地反而覺得快樂起來，想住在這兒的熱望已沒有剛到此地的強烈了。即使我爲此地的美所魅惑而重來，我想這兒也不

是可以安居的地方。

新嘉坡與錫蘭

下一個港口是新嘉坡，此地附近的景色美麗如畫。在海中生長的樹像有着綠柳的中國版畫一樣。第一次看見新嘉坡的市街頗吃一驚。我受了在好萊塢舞台的背景所描畫的陰慘的影響，所以在我的想像中的新嘉坡，只是一個有着狹窄污穢的街道在街角並設有魔窟的地方。然而進了港口一看，在壯麗雄大的建築物之前，並有碧綠的廣場和公園。無數的船舶在內港輕快的馳駛着。往來大洋的定期航行的商船，一面等待着裝載貨物，一面靜靜地浮沉着。

羣衆的喧嚷也比錫蘭靜得多。可是新嘉坡在赤道中被劃分爲二。我想去非難此類地方也只好作爲罷論。在新嘉坡因爲沒有那樣多的人來打擾你，所以可以愉快的拍照，甚至還可以和人們晤面。

我到旅館時吃的飯菜，是海峽殖民地的大菜，侍者約有二十個，第一個侍者先拿麵包來，餘者則依次拿過肉、青菜、調味料、香蕉、核桃等物。全部的東西都得放在一個盤子內。我一面察看着，一面驚奇着，無論怎樣嗜吃的人到最後也要討厭起來。

我們由新嘉坡到荷屬東印度爪哇的首都巴達維亞去。在船塢裏有許多人來歡迎。過了爪哇，準備在梭萊巴智亞乘汽車，再從那兒乘船到海黎島。

爪哇的淋水澡盆

我不願去詳述旅行瑣事，但由巴達維亞到汪特恩格的行程全是美麗的道路。乘汽車要走六點鐘。我們在布萊昂齊飯店脫了旅裝，就浸在歐洲式的熱水澡盆裏了。熱水澡盆在爪哇只有這個飯店有。此外的旅館全是在水瓢澆水淋的水澡盆。

卡洛埃之枕頭

吃過午飯，就到卡洛埃去過夜了。我在這裏第一次經驗了「荷蘭枕頭」，對於長久在熱帶地方生活的人們，這個「荷蘭枕頭」實在是必要的東西。這個「荷蘭枕頭」的形狀是細長的圓筒形，它是在蒸熱的夜晚夾在膝下納涼用的。我第一次使用它的時候異常可笑，覺得沒有什麼不滿足的。

可是，這天晚上這個「荷蘭枕頭」，及在蚊帳周圍奏着奇妙的聲音飛繞着的蒼蠅和熱帶地方的昆蟲給我深刻的印象。在每個房間都備有驅除這類飛蟲的揮子。在這兒第一夜的經驗，給我在喜劇電影裏許多的構思。

從房間的窗子可以眺望美麗的山谷的景色。精神又重新活潑新鮮起來，吃過午飯就到帖齊巴納的溫泉。到那兒又去看土人洗澡的湖沼。把錢幣扔過去，土人們就很坦然地完全裸着體集於湖畔。

再到約克夏 卡拉特 遊覽被大叢林包圍的著名的霍洛甫達 寺院後，就到繁華的梭埃拉哈 去。我們就由這個港口出發到海黎島。

海黎島·世外的樂園

我第一次得知海黎島的事情，是和我的哥哥雪德尼談話的時候。談話的中心只是隨聲附和的報告些關於威脅世界各處的種種不安。

雪德尼說：假使世界的不安愈益緊迫，弄得毫無辦法的時候，我就到海黎島去。海黎島是一個完全未和文明接觸的世外的孤島，在炎熱的天氣中則喘息於椰子的樹影下，以椰子的果實爲盟，聽憑大自然的意旨生活也很不錯。在不景氣之下沒有糊塗蟲。對於像生活這樣的問題，是不能如說話那樣簡單的。帶到那個島上的女人也要很標緻的等待在那兒。

聽了這些話之後，我的特別有興味的煽惑力也消逝了。但在我漸漸到日本的

航海旅程中，海黎島的一切又燃燒起來了。當輪船行近地中海港灣時，雪德尼給我一冊遊記，這樣說：「在這本書中有一章記着海黎島的事情很有趣。我們乘的這隻船，同時也載着兩個美國青年到海黎島去。」

我貪饞的讀完了這本遊記，其中有一章完全把我魅惑了。第二天我和那兩個美國青年談話，知道他們原來是在意大利研究繪畫的。

「我們這次無可奈何才回美國去，回去就加入失業隊伍中了。所以我們現在以有限的錢想節省着到海黎島去，想來這也是一個聰明的辦法，在這兒一星期有五個美金生活就不會感到困難的。」

這就是他們到海黎島的理由。從爪哇載着我們到海黎島的航行中，船長拿出一張地圖給我們看。海黎島的面積約有二千二百四十一平方哩。位置在爪哇之西，相去僅一葦帶水之隔。臨近海黎島之東有一個洛姆霍克島。海黎島的首都叫新卡拉察。島上人口稠密，住民約在百萬以上，其密度一平方哩約有五百人。開

島歷史不詳，但受爪哇的影響似乎很輕微。

海黎島的生活，宗教佔有重要的項目。寺院與社會間成爲不可分之一體。現代海黎人的信仰以佛教爲本，這種佛教是原始的印度教和霍里奈祥的宗教的混合，其性質異常複雜。

幻滅的悲哀

我第一次眺望到海黎島是在一個早晨。那時我們的船是沿着海黎島美麗的海岸向登岸地點畢萊連格港駛行。像銀色帶子般的悠然的雲朵。在翠綠的山峯上高懸着，那山巔遠看恰如神話裏的島子一般的浮泛着。接着即是雄壯的風景和微笑的小島的幾度迎送，就到了上述的畢萊連格港了。請各位想像一下，如果這個碼頭是文明國家的碼頭所呈現的一切景象吧：我們第一可以眺望着把地平線染成潤濁的一棵大煙突，和修理損壞的船隻的黑色的船塢、鐵工廠、倉庫、製革場，以

及一切文明開化的碼頭所應有的東西，可是在這兒我們一樣也看不到。這只是一個小小的木造的碼頭，有屋頂鋪着紅煉瓦的房子，和四五隻像圖畫般在海中浮泛的船。此處適當海黎島的北部，爲縣長和荷蘭的官吏們居住之所，島上的商業中心地，只有中國人和印度人所經營的三十家左右的店舖，開設在一條街上。

縣長很鄭重的歡迎我們。領導我們到他的官邸，又把我們介紹給一些官吏們。這真是驚人的事，連海黎島的土人們也看到我的一兩部電影。這樣遙遠的來到這兒，又要遇到洛達利俱樂部的歡迎嗎？救救我吧。我這樣想。

在官邸裏招待吃茶之後，我們就駕着汽車到最後的目的地南海黎島去了。

美人在何方

在那兒有美麗的女人呢？聽說土人都是裸肩赤背，然而不知什麼緣故，我所看見的都是全身包裹着。

南下的途中，田園風光的幽美，漸漸地可愛起來了。在銀色的明鏡般的稻田裏，碧綠的稻穗伸延着，廣曠的綠原直舒展到山腰。美麗的壁造的房子，和建着堂皇的前門的屋宇的房簷並排着。這些房子初看頗帶西洋風味，但實際並不如此，土人築壁圍繞房屋，全爲祛除惡魔而設。外壁雖然堂皇可觀，而壁內所建築的房子可異常簡陋，看來景象頗爲矛盾。

坐汽車約走了一刻多鐘，我的哥哥雪德尼就用肘輕輕了撞了我一下。

「看那邊。趕快！」他這一句話引起我的注意了。我回轉頭來一看，在那邊有一羣體格很漂亮的土人，排成一個行列在道中步行。僅用蘇布遮住腰圍，上身完全裸露。女人搖搖擺擺地把泥製的瓦甕頂在頭上，一隻手放在腰間，與同伴合着步調行着。無論男女，那豐滿的身體同樣美而光輝，有的肩頭上揹着用竹子細扎的稻子，行走時全身的筋肉活動得非常好看。

道路也很平坦，在道中看不見一張廣告招牌。男女都在田裏工作，或把家畜

趕到市場。他們的一舉一動不知怎麼都籠罩着一種嚴肅的優美的調子。

南海黎島的旅館是最近才建築的，樣子很帶現代風。荷蘭人也是很別緻的，他們把房間像走廊一般的開放着，在裏面則和寢室隔離開。

賓客一律須着禮服

離開文明的世界，從硬襯衫漿過的領子解放出來，這是何等愉快的事啊！我在這裏已決心只穿土人那樣寬闊的襯衫和草鞋生活了。但是走到食堂入口，看見寫着「賓客一律須着禮服」的告示後，我心裏感到怎樣的不快，諸位不難想像得到吧。我對任何時都要這樣像煞有介事的認真，不覺氣忿起來。所以我故意不去換衣服，也不修面就進去了。

那天黃昏有一位叫哈修費特的水彩畫家同他的夫人來訪問。是一個悶熱的晚上。這兩位來客住在海黎島已經快兩個月了。他們住在從前一位墨西哥漫畫家所

租的土人的房子裏。晚餐之後大家乃到哈修費特夫婦的住宅參觀。沿路的風光非常淒涼。巨大的榕樹，和高聳大空的椰子樹一絲不動地背負着嵌鑲星星的天空。一絲絲的風都沒有。在相隔三百碼左右道旁深處，流射出一道燈光。和光同時湧出一片達巴林鼓（Tampourine）與銅鑼的響聲。接着又聽見一種不知叫什麼名子有音律的聲樂。緩慢而深沈的音色的調子，合着達巴林鼓與銅鑼成爲三重奏般的響起來了。在高音處恰如在靜寂的深淵急沉的礫石一般，低音處則像在露縫的盤子上滴打的紅色的葡萄酒。

優美的土人跳舞

在廣場上我們看見一羣土人站立的跳舞。少女們則拿着籃子坐着。

從人堆裏穿過去一看，在西班牙式的建築物的內院，一羣音樂家手拿木琴般的樂器放在面前，築成一個方陣。在中央有兩個不到十歲的少女跪着，腰纏金色

的圍布，帶着塗金的頭飾，在燈光耀映下放着光。少女們跳起舞來了。伸着手臂，曲着蛇一般的腰身，合着醉人的音樂，從膝部把上半身曲折着。

這種跳舞，大約繼續了半個鐘頭，但少女們毫未看出半點慌亂來，一直保持着完全的階調，合着每次的高音變換着姿式，但此外則什麼話都不講只繼續着老調子。傾斜着頭頸，眼睛反來覆去的轉動着，指頭又顫慄着。這樣的跳着在某些地方可看出忘我的神情。這種跳舞簡直是放開胸襟溶合在歡喜之中的跳舞：眼睛發光，手指抖動，脖頸彎曲，恰如附了魔一般。拍子也有像急湍般激昂的時候，這時恰如江河之水滔滔傾注於海洋一般，但有時調子又很平靜。在最後是波瀾之後歸於寂滅的調子。跳舞終了跳舞者即走進人羣中了。沒有鼓掌的，也沒有喝彩的。跳舞少女們的技術雖然非常優美，但它却是在沈默中鑑賞的技術。

在海黎島人的語言中我發見缺少兩個字。即所謂「戀愛」與「謝謝」。跳舞少女們拚命的練習舞技，向着完成之途努力，但在另一方面，她們這種技術不是

出賣的。舞女們沒有一個依此爲生。要而言之，這是免費的跳舞。只請吃一頓飯而已。這是離開了生意經，不帶半點營利主義的純粹的藝術。

神秘的孤島之夕

看完了演技我們就坐汽車到哈修費特的住宅去。在嵌着星星的南洋神秘的大空下，我們就在走廊下談起話來了。到海黎島之第一夜就這般渡過了。

直到現在，在我們所見慣的風光裏，海黎島是怎樣的與衆不同啊！這是一個和世界各處隔絕的世外的孤島。我竟忘記我是住在這樣一個世界裏。到海黎島尙不過幾個鐘頭，但對我好像是一個住慣了的常住的地方。

從土人的生活中我學了些什麼

所謂人類是怎樣容易與大自然溶合這件事，我在海黎島才開始曉然了。同

時，我並認識所謂文明的生活等等，對於像這樣完全自然的生活，也沒有什麼阻礙力的。

從這些悠然自得的土人那兒我們可以看出人生的真實。勞動與遊戲。他們知道遊戲在人類生活中也佔有重要的部分。他們的幸福的理由即在此。在海黎島的期間，我沒看到一個悲苦的面容。

土人的生活規律和文明人不同。哈修費特的房東有兩位太太。房東對他的老妻是毫不關心的。哈修費特夫人因此而責備他，然而這位房東則搖着肩頭說那個女人已經不美了。

對於懷着這種思想的人，從我們文明人的見地看，覺得這是很殘酷的，但他們的家庭則很和平，兩位太太給予他滿足的服侍。那位年老的太太有一個男孩子，可是照管這個孩子的則是那位年輕的太太。

可羨慕的土人生活

在土人之間沒有像我們所解釋的那種愛的，然而他們比標榜着什麼真誠、希望、博愛的文明人更喜歡幸福的家庭生活。試把我們文明國大都市的羣衆吟味一下吧。然在土人間沒有失敗者，所以沒有什麼焦灼的精神，和爲絕望而變混濁的眼睛。海黎島人們的眼睛老是澄明的。

黃昏來得很慢，乃到一個中國老人開設的什麼都賣的店內喝咖啡。

在回旅館的路上我們惹起一個美麗的土人女郎的注意。她用很留神的眼睛偷偷地看着我們。穿了一件小小的棉織的短衫。聽說在海黎島只有妓女們才把胸部遮蔽起來。

第二天早晨我們在廊下就穿着睡衣舒暢的吃了早飯。一面飽餐南洋的澄明的

晨光，一面吃着鳳梨和莽吉柿 (Mangosteem)，香味直沁入心底。野鴿子在周圍飛翔，咕咕地叫着。土人把笛子繫於鴿頸，鴿子成羣的飛起來，笛子會自然的響動，關於這個故事我在兒時就聽說過。土人們所作的各種珍奇的玩具也頗費一番心機的。

今天和烏爾達·司派斯吃午飯。司派斯是俄國一位畫家兼音樂家，他來海黎島已經五年，因為獻身於島上音樂的研究，身體也勞苦得有點衰弱了。他是一位二十八到三十歲左右很好的美男子。土人對他像對主祭人一般的崇拜。司派斯氏因為一心貫注於土人藝術的研究，所以對土人的生活也很熟識。

土人的求神祈禱

吃過午飯我們由司派斯氏嚮導，深入內地，去參觀對寺院的神們特別捧獻的求神祈禱的儀式場。

一個裹着道袍的僧侶，像回教徒的僧侶般的披散着頭髮。處女們則裹着美麗的腰布，裸露上身。在祭壇前捧獻供物。獻完供物後，乃繞了一個大圈子，在羣衆中找了一個位置坐下來。僧侶不知唸了幾遍咒文。供物先陳設在供台上，但不久即移於寺院外，於是村內的青年們先做出思考什麼的樣子，接着就搶奪起來了。僧侶對青年們揮着鞭子毫無假借的打過去。據說這是驅除誘惑青年們掠奪的惡魔。土人們大都是很老實的，這種景象看起來非常有趣，但是僧侶仍很有精神的揮動着鞭子。

離開儀式場即到司派斯的寓所。這是一個足下可以看見急流，建於山谷間的草茸的窩棚。從他口中聽到種種關於海黎人有有趣的故事。於是，我知道土人們的神秘生活，並知道他們中也有很有教養的有思想的人物。

土人們對音樂的鑑賞是喜歡吵鬧的。如對他們用鋼琴彈奏蕭班，里司特，修貝爾特（以上三人均爲名音樂家——譯者）的樂曲，土人則說他們的曲子使人感

傷，不表歡迎；只對巴赫的樂曲略表興味。

難懂的土人音樂

司派斯氏研究土人音樂已經五年，但對它的拍子還弄不清楚。土人的音樂的拍子幾乎是超越數學的法則，但也有重覆幾次的同一的拍子。在土人音樂中，雖只選幾個簡單的曲子拿到鋼琴上彈奏，一架鋼琴也須要三個熟練的鋼琴師。

土人的死魂靈

所謂幽靈和惡靈等事，對於土人的實在程度，恰如我們之對無線電的實在一樣。司派斯告訴我一個土人在埋葬死屍儀式前所發生的真憑實據的故事。一個土人的母親患了病，放在田裏正中的棺材上。這個女人自己指定埋葬她的日期，但不知爲了什麼事情稍微遲延了幾天。於是在某一天晚上一個土人恐怖得顫慄着跑

到村裏來，他告訴人們說看見在棺材上女人的身體有火球滾轉着。司派斯氏乃和村裏幾個土人即刻跑到前面出事的地點看個究竟。真是令人不勝驚愕，那死魂靈仍舊在那兒站立着。

司派斯最初還以為土人玩的惡作劇，特別派人的耍火的，所以要實地視察一下。據司派斯氏的解說，有一個直徑三呎左右的水銀般的火球，在那女人所躺的棺材上徘徊着。那光球畫着螺旋狀時昇時降，及至土人走近即消滅於女屍的身體中了。

我們上午坐汽車在島上各處探訪，午飯後睡一覺，這就是我們在島上的日課。晚上則由司派斯氏的關照去參觀種種有趣的特為我們舉行的物事。

土人的戲劇

有一天晚上澈夜舉行祭祀。這是因為島上有一個酋長把長期的負債償還了總

督，因此被捕之身得以赦免而開的一個慶祝宴會。這樣說要澈夜跳舞也不是全無理由。這個慶祝會是在一個森林的邊沿舉行，從島上各處前來參加者不下數百人。一切都準備妥當了，就是很細微的地方也充滿了匠心。像這樣的準備是要化去相當費用的，那會長不會因債務的增加而再度被捕嗎？我一面爲會長祝福，一面又不能不爲他焦心了。羣衆排成一個卵形的陣勢，就在這個陣勢內舉行祝典。最初先奏一番清淨的音樂，其次是舞女們入場，然後是土人的戲劇。戲劇的大要是述古代嘎巴王埃爾蘭的故事，大意說一個心地陰毒的寡婦女巫，和她的弟子們，陰謀對繁榮的王國加以種種不幸。那女巫帶着兇惡的面具，化裝一個男子登場了。她的怒髮冲天，指甲伸長——居民都被她恐嚇了。後來這個魔女，終爲一個王宮隨從僧侶的勇敢的兒子奪去她的魔力而死，戲劇就在此閉幕。在最後還要把那個女巫的死屍拿來燒掉。扮演女巫的演員，在這時因爲惡魔的幽靈所附，所以必須全身舞動着，這對於演員實不下於危險的走索戲。我們來參觀的時候，正

燃放着火光，內地一帶都照耀得明亮如晝。我們用一種異樣的戲劇的心情眺望着。在戲劇表演中，巫女盜了神火想逃于圓陣末端建立的小廟堂內，但因這天晚上扮演女巫的演員過度恐怖，失了自制心，乃向人羣中跑去；他一面不知何故歇司帖利般的恐怖的悲鳴着，一面又向內地逃奔去了。羣衆因爲不知發生什麼事故，於是也一同隨他跑起來了。

這時突然響起了一陣可怕的叫喊聲，這個聲音威脅得土人戰慄着跑回來了。僧侶喊着扮女巫的演員，他於是也神志紛亂地隨着羣衆回來了。除去女巫的面具，喝了一點敬神酒之後，那演員即刻恢復常態。不久即舉行犧牲女巫面具的奉獻禮。殺了一隻豬，豬的鮮血把樹葉也濡染了。於是即捧獻嚴肅的祈禱。然後把面具放在一個箱子內，由土人抬走。慶祝典禮於是告終。

我把各式各樣海黎的祭典都拍成影片。由司派斯氏的援助，特把三十個音樂家和三個舞女編成一個正式的跳舞。我問司派斯氏應給多少報酬，他說給他們五

元或十元即可隨意使喚了。然我願使土人歡喜一下，乃給他們二十五元美金。

音樂團的指揮者接受鈔票之後，不知和司派斯氏交換了些什麼耳語。我想也許嫌錢太少。我給他二張十元一張五元的鈔票。後來司派斯過來對我說，如果我有二十五元一張的鈔票最好掉換一下，這樣土人容易明白。幸喜我帶着這樣的鈔票，於是照樣換給他，團長拿到手後就非常歡喜了。

用可可果汁乾杯

某一個黃昏我和司派斯氏一同到一個村落散步。在這村裏看見一個小孩正教授一個一見樣子很年輕的人跳舞。於是我們也被引誘加入愉快的跳舞起來了。還有一個有着男人般嚴厲的臉兒的女人牽着這小孩的手教授，這個女人非常美麗的舞姿，小孩摹做得很熟練。

石油燈的光影佔據四座，為祝剛才那跳舞的人健康，我們用可可果汁乾杯

了。這時他指着那個跳舞的女人說是他自己的養女。我們非常驚異於是乃問他今年多少歲。

他問我們是那一年地震的，司派斯告訴他這已經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

「不錯，在那時我就有三個到了結婚年齡的孩子。」那人答道。

他因為自己的記憶不好，頗露不滿之色。他更對我們說，他到現在已為生活化去二千塊錢了。從二千塊錢的生活費即可隨意計算出多少歲數了。

我們遊逛了幾個村落，有幾個土人住宅內院還繫着汽車，這汽車還是新式的，可是為雨淋打得生鏽了。而且那磨得雪亮的玻窗和窗簾也多半失掉了。

土人購買這樣的汽車，無奈又因收入太少，儘夠他們一生開支的了。汽車剛買進來坐着跑跑倒很開心，但等後來算算一天的汽油費足抵一月的收入時，心裏就不免驚慌起來。因此就讓汽車停在院內任它風吹雨打。我在海黎島停留了十七天，但何時都充滿了興味。

乘飛機到爪哇

離開海黎島我們回到新加坡，然後又從這兒乘飛機到爪哇。由司拉巴亞到巴達維亞是六百哩的航程。在這裏爲等到日本去的船隻又住了幾天。這其間我們浸潤於新加坡的生活中了。

但是，離開海黎島之後，我對它的興味仍未減少。也許因爲新加坡這地方沒有海黎島那樣相應的魅力。我們每夜坐人力車遊逛土人的住居。有時我們聽到稱爲新世界的新加坡的哥尼·愛蘭特去，這兒設有種種的享樂機關。

憧憬的日本

小泉八雲 (Lafcadio Hearn) 的歸化日本，常常煽惑我的想像。開滿櫻花的國，充滿菊香的國，穿着絲織的和服的住民，和在陶器與漆器的家具中圍坐的光

景。看見在西洋污濁的大都市中穿着洋服工作的日本人的姿態，就知道日本人是怎樣有着望鄉之念和心裏暗自憂傷的了。但是現在西洋式的生活則氾濫東洋的天地了。

我們在神戶上岸。在我們到神戶的時候，碼頭上堆集數千歡迎的羣衆。空中並有飛機飛翔散佈歡迎的印刷物。

在日本滯留中，我們簡直受到國賓般的待遇，他們並爲我們特掛專車。在到東京的途中，每個車站都充滿了歡迎的聲浪。在月台上又承藝妓們列隊贈送各種禮品。日本人是慇懃而寬大的國民。車到東京又受到驚人的歡迎，警廳特派出四百個警察，但仍不能維持雜沓的秩序。

好容易才找到了飯店，在途中並遙拜了宮城。照例接見了記者，雖然感到點疲倦，然可愉快的就寢了。

五·一五事件

異鄉的早晨，在床上醒來之後，想想今日的冒險，心裏充滿了感激期待着。

雪德尼因爲贈物山積，書信高束，所以爲我暗中雇了一個日本秘書加以整理。警察穿了洋裝的便服與我們商談今天遊覽日程的保護等事。到東京第一天午後就去參觀角力，晚上則到歌舞伎座看戲。第二天犬養首相招待晚餐。首相的令郎犬養健氏送給我們參觀角力的入場券。這種角力和西洋的角力及柔術完全不同，這是日本最古的一種力技。競技時非常有趣，我因不明白他的技術，初看好像有點滑稽，但實際他們頗能使人興奮的。

我們拿着入場券進來之後，就讓我們到特別席，真不幸，就在這時首相被暗殺的悲報傳進來了。這個兇報給觀衆一個很大的激動。全國人民都驚駭了。

後來據犬養健氏對我說，是我們救了他一命。事實上當首相慘被暗殺時，恰

巧犬養健氏爲給我們佔座位而到角力場了。他說假如他和首相同在官邸，卽要與首相同遭血刃了。據詳細的報告，說那天暗殺的場面非常淒慘；總之，有八個身着軍服的兇漢，白晝襲擊首相官邸，打倒幾個守衛兵，闖入首相房間，槍殺了首相。據說那時首相因正與家人在一道，不願家人親見他被殺的慘狀，所以特把兇漢們讓入別室，這實在是漂亮的態度。那時兇漢們一言未發，卽把身無寸鐵的首相槍殺之後逃走了。

日本戲劇小感

幾年前日本俳優會到落杉磯一次，因爲事前我沒接到什麼知會，若不是我的日本秘書知照我，說不定會錯過機會的。

這一個劇團就在一家小劇院內開演。在此我不想仔細批評，但我確被感動了。唱的歌因爲有幾分聽不慣，最初有點異樣之感，但一經聽慣之後就漸漸明白

它的意味與美妙了。劇的大意是寫一個詩人感到生活的煩惱，在黃昏裏孤獨的儘自咏嘆着，合着歌聲奏着金屬性的絃樂器，爲回答這詩人的咏嘆，那樂器好像也奏着苦惱人世的空虛。跳舞簡直像繪畫般的活動着，線條非常優美。像在希臘神話裏出現的皮克瑪利安和卡拉帖的轉生一般，一變而成爲彫刻。我爲那演員們的佳美的演技魅惑了。參觀這種演技，是我這次到日本遊覽的根本動機。

歌舞伎座

我們到東京的時候，正巧是戲劇季節，乃把各劇院的票子都買遍了。歌舞伎座是一個容納二千人的大劇院。爲代替舞台前幕的升起，他們用椰子作號令往一邊拉開卽表示開幕。有一個叫作花道（舞台上演員進出的遊廊——譯者）的，從舞台直通到觀衆的內部。漸漸地演員們就由這個花道進出了。他們並使用轉舞台，場面可以急速的變化，聽說日本在幾百年前就使用這種轉舞台的。

演劇由三點鐘開始，到晚上十一點停止。狂言的變化頗多。也有一個分成六幕的長劇，在演這長劇時看到一幕跳舞。這種跳舞是屬於所謂舞蹈劇一類的。女角一概由男演員扮演，但他們能把女人的微妙和陰影表現得維妙維肖。演員一登場不和歐美那樣鼓掌歡迎，歡衆只用熱烈的調子喊着演員的名字，但很有效果。關於日本，一切遊客們的印象談大抵是錯誤的，同時，什麼名士之流爲歡迎的熱烈所感動隨意發表的印象談話也不正確。而且，只由外部的風物所給的印象，卽把它稱之爲事物的魂靈也是不夠的。

我的露骨的日本觀

我若露骨的說我對日本的觀感，我要說日本是一個充滿矛盾的國家。就眼前的例來看，如穿着和服而戴禮帽，犧牲國產絲製的和服而改換洋服等，就是一例。

就是他們的藝術也漸爲歐美的影響所薰染。對於傳統的浮世繪藝術——春信，歌磨，北齋，廣重等人的藝術完全不顧。代替這些藝術的，乃創造了既不像日本又不是歐洲的一種鸚鵡島般的藝術。

松竹電影公司的大谷氏在他自宅內舉行了一個有趣的集會。一進房門，我們先得把皮鞋脫掉，換上一雙毯製的拖鞋。大谷氏給我介紹他的家人之後，又介紹了許多舞台演員和電影演員。吃過盛宴之後又回到客廳。接着並有餘興。

我再談一個有趣的故事，那是在堀越氏宅邸招待我茶會時的事情。這時給我獻茶的女人，即是特爲教育朋友的女兒們而自己經營了一個學校，在授課時間內，特別加添一項茶道的時間的女人。只喝茶，此外再不要別的東西，我想這是古時日本人的爲人和精神的表現。茶道表現人生的哲理，以素朴，單純的技術使人類的感情歡喜，所謂日常喝茶，乃是以日本人的習慣表現於生活上的技術。它的歷史要遠溯到數百年以前。

昔日的武士看見女主人靜靜的獻茶，心情仍鎮定如常。那爲戰爭而變粗暴的
神經仍竭力鎮定着。在一舉手一投足之間，研究得完全創造出一種幽寂的氣分，
在獻茶之間，什麼聲音也沒有。也不要什麼姿勢。就完全在寂靜之空氣中眺望
着。在和平的殿堂內，把苦惱而疲倦的心，溶化在茶碗之中，精神因而恢復了。
在功利的歐洲人，對於所謂茶道，也許以爲是時代落伍，不感興趣；但人生的最
高目的是在追求美，那末雖在日常瑣事中也去追求美不是也極合道理嗎？

世界漫遊的旅程幾乎告終，我仍回到好萊塢去。回首一看這樣漫長的旅途，
一個明顯的事實留在印象裏。此外再無別物。我所遊歷過的國家，不論是歐洲和
亞洲，同樣捲在不安裏。就在這不安中，我看出一個新時代孕育其中。一個宗教
的、社會的、經濟的、新時代——人類文明史尙無先例的劃時代的轉變已被醞釀
成熟了。這個未來的新時代，把我刺激得鼓舞起來。我希望能夠不用陳腐的方法
而用一種新的方法在這新時代內完成新鮮的事物，我爲這種期待激勵着。

由美國來再到美國去

輪船漸漸行近西雅圖（Seattle）為位於美國太平洋休賽特灣東岸之良港——譯者）港了。前來歡迎的人們都用溫和的友情把我擁抱了。我自離開故國到美國來，所發生的一切事物都還算不壞。由繁榮與成功所產生的少壯的精神已變為萎縮了，而代替這個的是充滿成熟與真摯的心情。

從西雅圖港到好萊塢的行程，一路上華盛頓州富饒的農園，奧萊康的繁茂的松林，加利福尼亞的葡萄園菓樹園都展開在面前，不拘實際存在的是如此豐富，然而徬徨在飢餓線上的失業者據說已達數千萬人，這個矛盾是怎樣也不能令人置信的。

無論如何，我是快樂的到了美國了。快樂的回到好萊塢。無論何時，美國都是世界的希望。在這個劃時代的時代的推移之中，說不定要發生什麼事故的，但美國是有充分的準備。因為她有充分增強一個大變革的資格。